



麋 斑

著 頤 爾 沙
譯 安 方

國立北平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印行



哥爾斯胡綏(John Galsworthy)序

斑麋是一本極有趣的書。不但小朋友歡喜牠，就是不幸而長大了的人也同樣歡喜。牠對於理解和真理方面描寫之精微，可說超過一切動物小說之上。菲力克斯·沙爾頓是一個詩人。他對於自然界的感應特別深邃，同時他極愛動物。我平常總不贊成這種以言語放進笨畜牲口中的寫法，但是這本書卻用了這方法而絕對成功了，在牠們的對話中間，我們可以體會到牠們的感覺。全書明晰活躍，有幾段感人極深。這的確是一本小小的傑作。

我是從巴黎到卡力斯，在渡船上準備渡過英倫海峽時看的，看的又是絞樣。當我看完一頁之後，便遞給我的妻子看；她看完之後，傳給我們的姪媳；姪媳看完之後，便傳給她的丈夫看。我們四個人整整的聚精會神看了三小時。凡是知道看絞樣是怎麼一回事，和渡海峽有經驗的人，總可以明白在這種情形之下，祇有幾本書有資格看得進去，而斑麋即是其中之一。謹特別介紹給喜歡打獵的人。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442

鄒海濱先生序

這是一本關於動物生活的小說，年紀輕的人看了，一定感覺到無限的興趣；而裏面所涵生存的哲理，就是成人看了，也會產生極深刻的印象。可以說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書，非普通小說可比。

這是一篇散文，但是裏面充滿了美妙的詩意。用落葉來形容冬季的降臨，除了詩人，很難有這種筆法的。而春季，夏季，驟雨，大雪，以及其他種種的描寫，又不啻是一幅幅的圖畫。這本書無疑地是文藝中的上品。

各國都有保護動物的法律，但是不免偏於消極。看了這本書，愛護動物的心念，不禁油然而生，無端殘殺牠們的行爲，自然會消滅於無形。進一步說，這本書有一種力量，使每一個閱者會慧悟到唯有仁愛，才能維持宇宙間安樂寧靜的生活。

我和英國大文豪高爾斯胡梭一樣，看了這本書，不忍釋手。這和原著的惹人目，譯筆的忠實流利，都有關係。

民國三十二年夏於復興居。

張天澤先生序

Felix Daltan 是奧國人，生於一八六九年。他是一個多方面的文藝作家。除了寫小說、散文、作詩、寫劇本以外，還經常爲維也納匯報（*Wiener Allgemeine Zeitung*）撰劇評。他的寫作很多，這裏能夠想起來的有：

- Die kleine Veronika, 1903
- The Wound of Florence, 1921
- Bambi, 1923
- Neue Menschen auf aller Erde, 1925
- Simpson, 1928
- Fünfzehn Hasen, 1929
- Freunde aus aller Welt, 1930
- Gute Gesellschaft, 1931
- Louise von Koburg, 1932
- Dieses Kleines Märchen, 1934

張天澤先生序

方安女士不但能寫很優雅的文字，對於翻譯西洋的文學作品又顯得特別幹練。這譯本是從 Whitaker Chambers 的英譯本重譯的。譯筆忠實流利。原文有不少處確難譯的地方，她都能夠用很輕鬆恰切的詞句翻譯了出來，令人贊賞不置。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八日於重慶商務印書館編輯室

斑麋

森林深處，有一片看起來似乎很開豁而實際上四週都被林木隔絕的小空地，這就是斑麋出母的地方。這小小一方地，僅僅容得下他們母子兩個。

他站在那兒，兩條小腿搖擺不定，一對模糊的眼睛茫然向前望著，什麼東西都看不見。他垂下了頭，全身戰慄，還是一個完全沒有感覺的小傢伙。

「好漂亮的嬰孩，」一隻喜鵲叫道。

她恰好飛過這兒，聽到母親生產時的呻吟，便從附近一個樹枝上落了下來。「好漂亮的嬰孩，」她又讚一句。看看沒有人理會她，她便嘖嘖叨叨地多起話來了，「怎麼一生出來便會站起來走路！真正不可思議！真有趣！我生平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奇事。當然，我還年輕，難窺不到一年。不過這實在太奇怪了。這樣一個小孩子，落地還不到一分鐘，就會走路，太怪了。其實我覺得你們鹿所做的事，沒有一樣不是奇怪的。他也會跑嗎？」

「當然會的。」母親柔弱地說，「請你原諒，我現在不能和你多說話，我有許多事情要

做，並且我還有點昏暈。」

「不要客氣，」喜鵲說，「我也沒有多少功夫，不過這種事情是難得碰到的。試想對於我們這該多麼麻煩辛苦。我們的嬰孩從蛋裏出來之後，動都不會動，躺在窠裏，全靠別人時時當心，刻刻留意。這種辛勤，我告訴你，決不是你所能想像得到的。哺養他們多麼苦，看守他們多麼費力。請你想想我們的苦楚，一方面得爲嬰孩找尋食物，一方面還得不斷地提心吊膽提防着，唯恐他們發生什麼意外。沒有六次在旁邊，他們是絕對沒有辦法的。這你總相信的。要多少時候他們才會動作？要多少時候他們的羽毛才長齊，才像個樣子？」

「對不起，」母親回答她，「我沒有聽見你講些什麼。」

喜鵲飛開了。「笨東西，」她想，「真是很好，可是笨蛋，你聽不見我講些什麼。」

母親並沒有注意她的飛走。她興奮地繼續用舌頭爲她的新生小兒洗濯。用一種溫暖的按摩，隨遍遍他的全身。

這小東西還有點搖晃。可是經他母親一番舔刷之後，他精神一振便站穩了。他那蓬鬆的小紅外衣，印着美的白點子。一張小臉，充滿了昏昏欲睡的神情。

四週由紅褐色的灌木，山茱萸，山楂和小接骨木圍成一座短籬，上面聳着高大的楓樹，山毛櫸和橡樹織成一個綠頂；綠實的土壤上，長着許多羊齒，紫雲英和薔薇，在這些底下，緊靠着地面，鋪着一層已經開滿了花的紫羅蘭和正在含苞欲放的草莓。最茂密的枝葉中間穿下了下

來，像撒下的一個金網。整個森林都佈滿了千萬種音調，組成一片欣悅的騷擾。鵲鳥連聲歡呼，鴿子不斷求愛，山鳥吱吱地唱，梅花雀婉轉而鳴，田鼠唧唧在叫。歌聲之中，忽然一隻櫻鳥飛過，帶着那開口便是罵人的口吻；喜鵲在譏笑，山鷄的啼聲高亢嘹亮。有時啄木鳥的尖銳的呼聲，蓋住一切。樹頭上老鷹的叫喚，尤其清脆刺耳；粗啞的烏鴉隊的合唱，無盡止地進行着。

這頭小鹿完全不懂得這些歌唱和呼喚，一個字都聽不懂。他根本沒有聽。他也不去留意樹林中吹過的種種氣息。他所聽見的祇是他母親鬚刷時所發出的輕柔細微的聲音；這樣他全身都感覺到舒泰而乾淨了。他所聞到的祇是靠近着他的母親的身體。他覺得母親的身體怪好聞的，他湊近去，四處亂找，找到了生命的泉源。

他吮乳，母親則不停地在撫摩她的愛兒。「斑麋，」她輕柔地喊着。她不時伸出了他的頭，四面聽一下，又聞聞各種的氣息。於是她放心地吻着她的小鹿。

「斑麋，」她叫道，「我的**小斑麋**。」

二

初夏時節，一棵棵的樹矗立着蔚藍色的天空之下，伸直了枝幹，在接受陽光。下面灌木林中，開滿了無數紅白黃紫的花。有些已經結了子。牠們成千上萬的長在枝頭上，很柔嫩，很結

實，像一個個捏緊了的小拳頭。地上鋪着一層密如繁星的花架，在這幽暗的森林中，顯出一片寧靜，熱烈和鮮豔的愉快。隨處都是嫩葉子的清香，盛開的花香，潤溼的土味和青葱的林木的氣息。在黎明，或者在薄暮，整個樹林裏洋溢着各種的聲音，而自朝至晚這個芬芳寧靜的世界裏，卻充滿了蜜蜂和黃蜂的低吟。

這是斑斕的早年生活。他跟着他母親在灌木林裏的一條小路上走着。這樣走着多好玩的。濃密的枝葉輕輕拂着他的身體向兩面讓路。這條小路有好幾處看起來似乎閉塞不通，他們卻一路通行無阻。這種的小路到處都有，曲折交錯，貫達全林。他的母親完全認識；有時斑斕在一處進不去的綠牆前面停了下來，他母親卻毫不躊躇毫不困難地知道怎麼樣走法。

斑斕很多問。他喜歡向他母親問種種問題。他覺得發出一個問題，和聽他母親的回答是一件無上的樂事。這些問題怎麼會連續不斷的並且毫不費力地跑到他的心裏來，他可沒有覺得奇怪。他以為這種自然，並且極有趣。就是等待答覆時那種殷切的期望也是怪有趣的。假如回答的話和他所想的相合，他就滿足了。當然有時候，回答的話使他不能了解，這也一樣愉快，因為他可以照着他自己的見解去探索他所不明白的道理。有時他明明覺得母親的答覆不完全，沒有把她所知道的都講出來。這在初，依舊是有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心裏充滿了活躍的熱望，神祕興奮的懷疑和猜測，使他又焦慮又快活而漸漸沉默下來。

有一次他問，「這條小路是誰的？」

他母親說道，「我們的。」

「是你我的嗎？」他又問。

「是的。」

「祇是我們兩人的？」

「不，」他的母親說，「是我們鹿的。」

「什麼是鹿？」斑麋問，他笑了起來。

他的母親對他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也笑了。「你是一隻鹿，我是一隻鹿。我們兩個都是

鹿，」她說，「你明白嗎？」

斑麋快活得跳了起來。「明白了，」他說。「我是一隻小鹿，你是一隻大鹿，是嗎？」

母親點點頭說，「對了。」

不過斑麋又不懂了，「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別的鹿嗎？」他問。

「當然，」母親說。「有好多呢。」

「在什麼地方？」斑麋叫了出來。

「這兒，那兒都有。」

「可是我看不見他們啊。」

「不久就會看見的，」他說。

「什麼時候？」斑麋驟然問，停下來，他奇怪得不得了。

「不久。」母親說着，默默地向前走去。斑麋跟在她後面。他不再說話了，因為他在懷疑，「不久」究竟是什麼意思？他的結論是「不久」一定不是「現在」。但是他不能夠斷定什麼時候「不久」便不是「不久」而是「好久」。忽然他又問，「這條路是誰造的？」

「我們造的，」他的母親說。

斑麋又糊塗了。「我們？你和我？」

母親說，「嗯，我們……我們鹿造的。」

斑麋問道，「那一隻鹿造的呢？」

「我們大家造的，」母親不耐煩地說。

他們向前走着。斑麋高興得只想跳到小路外面去玩一下，可是他依舊緊跟着他的母親。他們前面地上，忽然起了一陣蘇蘇聲，不知道什麼東西在羊齒草和蒿草下面劇烈地擾動。一聲細弱的哀呼傳了出來，於是一切都靜止。祇見樹葉和草戰戰兢兢地復了原來的位。一隻雪貂捉到了一隻老鼠。他偷偷地走了出來，從旁邊溜了過去，打算去享受他的盛饌。

「這是什麼？」斑麋興奮地問。

「沒有什麼。」他的母親安慰他。

「但是，」斑麋的聲音有些發顫，「但是，我看見了。」

「是的，是的，」母親說。「不用害怕。那隻雪貂殺死了一隻老鼠。」可是斑麋卻害怕極了。一陣奇怪而莫名其妙的恐懼抓住了他的心。隔了好久，他才開口。他問，「爲什麼他要殺死那隻老鼠呢？」

「因爲，」他的母親躊躇了一下。「讓我們快一點走，」她這樣說，好像忽然間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把那個問題都忘記了。他匆匆向前走去。斑麋在後面一蹶一跳地跟着。

他們停下來等了一陣，於是又開始慢步走着。最後斑麋實在忍不住了，他問道，「我們有時候也會去殺死老鼠嗎？」

「不會的，」他的母親回答他。

「永遠也不會的？」斑麋問。

「永遠也不會的。」

「爲什麼？」斑麋又問，現在可放心了。

「因爲我們從來不殺害什麼東西，」他母親簡單的說。

斑麋又快活了。

路旁一棵小白楊樹上，吱吱喳喳在爭噪。母親若無其事的走了過去，可是斑麋卻好奇地停了下來。在他頭頂上，有兩隻椋鳥正在爭奪一個搶來的窠。

「滾開，你這個殺胚！」一隻鳥這樣叫。

『不要多話，傻子，』另外一隻回罵着，『我可不怕你。』

『你自己去找你自己的窠，』第一隻大聲叫道，『不然，我打破你的頭。』他恨得快發瘋了。『不要臉！』他譏咕着，『真不要臉！』

另外一隻極鳥一眼看見斑麋站在那兒，連忙飛下來對着他叫道，『你歇着些什麼？你這怪物！』

斑麋嚇得一跳便走開了，立刻逃到母親身邊，慌張而膽怯地跟在後面走着。但願母親沒有知道這件事。

隔了一會他問，『母親，什麼叫不要臉？』

『我不知道，』母親說。

斑麋想了一想又問道，『他們兩個為什麼這樣生氣呀，母親？』

『他們在搶吃的東西。』

『我們有時候也要搶吃的東西嗎？』斑麋問。

『不會的，』他的母親說。

『為什麼不會？』斑麋問。

『因為我們吃的東西很多，夠我們大家吃，』他的母親回答他。

斑麋還要問下去，『母親，』他喊道。

「什麼？」

「我們有時候也會這樣生氣嗎？」

「不會的，孩子，」母親說，「我們不做這種事的。」

他們繼續前進。不久他們前面忽然亮了起來。這條小路在紊亂的葛藤和小樹中間終止了。前面有一大塊空曠明朗的平原。斑糜正想跑過去，可是他的母親卻停了下來。

「那是什麼？」他不禁高興地問。

「那是草原，」他母親告訴他。

「什麼叫草原？」斑糜又問。

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自己就會明白的。」她很正經得穩當地站在那兒不動，抬高頭在靜聽。大口吸着空氣，樣子非常之嚴重。

「好了，」最後她說，「我們可以出去了。」

斑糜一躍而出，可是母親把他擋住了。

「在這兒等我的話，」她說。斑糜立刻順從地站住。「這才對了，」母親讚了他一聲，「現在聽好我說的話。」斑糜看見母親說話如此嚴重，心裏不禁怪興奮的。

「在草地上走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的母親接下去說，「這是一件困難危險的勾當。不要問爲什麼。你以後自然會知道的。現在且聽我怎麼吩咐，便怎麼做。行不行？」

斑葉答應了。

『好，』母親說，『讓我一個子先出去。你在這兒等着。眼睛看好了我。假使你看見我回頭跑，你也立刻回轉身去儘力快跑。我會追上來的。』他停下來觀察一下。於是她又懇切地接下去說：『盡你的力量快跑。無論什麼事情發生，你只管快跑……就是你看見我倒下來，你也不要停止……不要想到我，你明白嗎？不論你看見什麼，或者聽到什麼，立刻趕快就跑。你答應我嗎？』

『好的，』斑葉輕輕的應了一聲。他的母親說得這樣嚴重。

她又接下去說，『假使我在外面喊你出去，你不要又問爲什麼，或者躊躇，立刻到我身邊來。記住這一點。一直跑出來，不要耽擱，不要思索。假使我跑，那就是說你要跑，一直跑回到這兒來，千萬不可停留。你不要忘記，知道嗎？』

『不會忘記的，』斑葉愁苦地說。

『現在我先出去，』他母親說，樣子也鎮靜得多了。

她走了出去。斑葉的一雙眼睛盯住了她，他看見她用極遲緩極小心的步伐走前去。他站在那兒充滿了期望，充滿了恐懼，充滿了好奇心。他看見母親在傾耳諦聽，看見她忽然縮成一團，他自己也抖擻着，預備逃回到森林裏面去。於是他看見母親又恢復了原狀。她伸伸四肢。四週望望，滿意了，便叫道，『來吧。』

斑麋便闖了出去。快樂得一下子把所有的憂慮都丟開了。在森林裏，他頭頂上所看見的祇是些翠綠的樹顛，難得才瞥見一點藍天。

現在整個天穹廣佈在四方，他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這樣的歡欣。以前在樹林裏，他是難得瞥見日光的，有時只看見些由枝葉間閃下來的柔弱而有斑紋的光線。現在他驟然間站立在亮得眩眼的熱光當中，無限的熱力照射着他。這個美妙的溫暖，闔上了他的眼睛，可是打開了他的心。

斑麋好像迷住了。他快活得不知怎麼才好。他簡直瘋了。他向空中跳躍了三五次。他非這樣不可。他祇覺得他須要這樣跳躍，他高興地伸伸他的小腿，呼吸着。他覺得呼吸也暢快輕鬆得多了。他深深地吸着空氣。草地上發出來的一陣陣的甜味，使他開了歡喜得祇想往空中直跳。

斑麋還很小。假使他是人，他一定要叫喊起來了。不過他是一隻小鹿，鹿是不會叫喊的，至少不會和小孩子那麼叫喊。因此他快活的時候，就祇會亂蹦亂跳。他的母親站在他旁邊，也很高興。她知道斑麋發狂了。她看着他往上面一蹦，於是笨重地又在原來的地方跌了下來。她看見他莫名其妙地向四週看着，於是又跳一陣。她明白斑麋所熟悉的祇是樹林中的小路，他小小的生命還沒有出過森林。他老守在一個地方不敢移動，因爲他還不知道怎麼樣在空曠的草地上自由奔馳。

所以她伸出了她的前足，含笑地俯向着斑樂。於是她一躍而起，在草地上跑了一圈，那些高長的草莖，都給她擦過而彈舞起來。

斑樂嚇呆了。這是不是叫他跑回森林去的暗示呢？他記得母親曾經說過，『不要管我，不要管你聽到什麼，或者看見什麼，儘你的力量快跑。』他正打算回過身去，照着他的吩咐跑回去的時候，他的母親忽然奔了過來。她來的時候，帶着一陣奇怪的颼颼聲，就在他面前停下了下來。她把前身朝着斑樂一屈，又和剛才那樣對他笑笑，她叫道『捉我，』於是一閃又去了。

斑樂真糊塗了。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忽兒她又跑了過來，跑得飛快，使他着了頭眩。她把鼻子推推他，急促地說道，『來捉我啊，』馬上又逃開了。

斑樂跟了上去。起先走着，後來卻變了短促的跳躍，他覺得他一點力氣都沒有用似的在飛行。他覺得他下面是空的，跳躍的腳下面也是空的，並且下面的空地愈來愈大了。斑樂高興極了。

彈舞的草聲也是怪好聽的，擦在身上和梭子一般細軟，他跑了一圈。回頭又重新跑一圈，接着回過頭去又跑。

他的母親已經停下來了，在那兒休息。她的眼睛睜住了斑樂，他是瘋了。

忽然間，他跑夠了。他停了下來，神氣十足的走到母親身旁去。他快活地望望她。於是他們滿意地並排着走了一回。

自從他來到空地之後，斑廉整個身心都在享受這藍天，日光，和綠草。他對着太陽暈眩地瞧了一眼，他感覺到射在他背上的陽光的溫暖。

現在他在賞識草地了。隨處都被他驚奇。這兒和森林中不同，連一小塊土地都看不見。一片片的草蓋滿了每一寸的地面。牠們搖舞擺盪着，非常之茂盛。牠們隨着你的脚步俯伏下去，你一走開，牠們又都伸直了，一點沒有損傷。在這片大草原上，開着點點的白菊，紅紫色的翹搖花，和金黃色的蒲公英。

「看啊，看啊，母親，」斑廉叫了起來，「一朵花在飛。」

「那不是花，」母親說，「那是一隻蝴蝶。」

斑廉出神地看着那隻蝴蝶。他正從一片草葉子上面飄盪地衝了出來，在空中翻滾。同時斑廉發現有好多蝴蝶在草地上空飛舞。牠們的樣子似乎很匆忙，但是行動極遲緩，忽上忽下的在翩翩遊戲，把斑廉看得發癡了。牠們真像一朵朵快樂的飛花，不願意老臥在草莖上，自己解放下來跳一回舞的。牠們又像是一羣日落時倦遊回來的花朵，回來休息的，但是沒有固定的住處，要隨時各自去尋找。有時撲下去隱沒在草裏不見了，好像在什麼地方睡着了，可是一會兒又飛了出來，先低低的徘徊一陣，於是愈飛愈高，愈找愈遠，原來所有的地方都被別人佔去了。

斑廉凝視着這些蝴蝶。他真想可以挨近去細看一下。他想揀定一個來着。可是實在太多

了，無從揀起。

他低了頭向地上一望，他看見千萬個生物在他蹄下面蠕動。他們四處亂跑亂跳。他看見一大羣，可是一下子又都躲到草底下去了。

『這些是什麼蟲，毒蟲？』

『馬蟻，』母親說。

『看啊，一片草在動，看他跳得多高！』

『那不是草，』他母親告訴他，『那是一個很好的蚱蜢。』

『他爲什麼要這樣跳？』斑廉問。

『因爲我們走過這兒，』母親告訴他說，『他怕我們會踏在他身上。』

『噢，』斑廉回過去對了那隻在白菊上的蚱蜢說道，『噫，你不要害怕；我們不會傷害你的，』他和氣地向他解釋。

『我不怕，』這蚱蜢顫聲地說，『不過我正在和我的妻子說話，不免嚇了一跳。』

『真對不起，驚擾了你們。』斑廉不好意思地說。

『沒有關係。』這蚱蜢還在發顫。『既然是你們，那是不重要的。不過我不能預先知道來的是那一個，所以非小心一點不可。』

『這是我頭一次到草地上來，』斑廉告訴他，『我的母親帶……』

這蚱蟻低下了頭，好像要撞上來似的。他正經地咕嚕着說，「這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沒有空和你談天，我得去找我的妻子。呼拍！」他一跳便走了。

「呼拍！」斑蟊真奇怪這隻蚱蟻跳得這樣高，並且一跳便不見了。

他跑到他母親身邊。「母親，我和他說話的，」他叫着。

「和誰？」他母親問。

「和那隻蚱蟻，」斑蟊說，我同他說話的，他待我很好。我很喜歡他。他這樣綠，腰是透明的。他們像兩片綠草，可是草卻不是透明的。」

「那是翅膀，」母親說。

「喔，」斑蟊接下去說，「他的臉這樣正經聰明。不過他對我很好。並且他還會跳呢！他呼拍一聲，便跳得高得看不見了。」

他們向前走去。和蚱蟻的一番說話有點使他興奮疲倦，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和陌生的東西說話。他覺得有點飢餓，他湊到母親身邊去找奶吃。

過後，他靜靜的站了一下，眼睛迷迷茫茫的望着空間，心裏充滿了每一次吃完奶都感覺到的快慰。他看見一朵鮮明的花在草堆裏移動。他仔細看一看，不，那不是花，是一隻蝴蝶。他輕輕的走了過去。

這隻蝴蝶沉重地垂掛在一根草莖上，一邊慢慢地扇動着他的翅膀，

『請你坐下不要動，』斑蝶說。

『爲什麼我要坐下？我是一隻蝴蝶。』這個小東西驚訝地問。

『喔，』請你坐一下，坐一分鐘，斑蝶請求牠，『我真想看看清楚。我請求你。』

『好罷，』這蝴蝶說，『看你的面子我就坐一下，可是不能太久。』

斑蝶站在他前面。『真美麗呀，』他讚嘆地說，『多麼美麗呀，像一朵花。』

『什麼？』這隻蝴蝶叫了起來，舞弄着他的雙翅，『你說我像一朵花？我們同類之中，常以爲是比花更美麗的。』

斑蝶不安地說，『喔，對的，比花美麗得多，對不起，我是說……』

『不管你說什麼，我聽來總是一樣，』蝴蝶說，他故意拱起他的身子，兩條觸鬚揮動着。

斑蝶越看越愛。『你多文雅呀，』他說。『又文雅，又精緻！你那雪白的翅膀真是美極了！』

蝴蝶把他的雙翅展放開來，於是兩上摺疊着，像一個直立的船帆。

『喔，』斑蝶叫道，『我知道你們是比花更美麗。並且，你們會飛，花不會飛，牠們是長在花蒂上的。所以你們比花更美。』

蝴蝶又展開了他的翅膀，『對了，』他說，『我們會飛。』他輕快地向空中一飛便飛了上去，斑蝶幾乎找他不到，他徐徐地溫雅地鼓動着翅翼。一直飛進了太陽光裏去。

『完全爲了你，我才坐這麼久，』他說，他在斑蝶前面的天空中巡邏着，『現在我要去

了L。

這是斑麋發現草原的經歷。

三

在樹林的中間有一小塊空地是屬於斑麋的母親的。牠和那條羣鹿在裏面散步的橫貫全林的曲折小路，相距祇有幾步。可是不認識這條隱藏在茂密灌木林裏的支路的，卻永遠不會找到。這是一塊很狹小的空地，就祇容得下斑麋和他的母親；並且很低，斑麋的母親一站起來，牠的頭便伸進枝葉當中去了。那些榛木，灌木，山茶黃錯綜的枝幹，互相交織着，因此從樹頂上漏下來的一小塊日光，都給牠們在半途上遮住了，永遠射不到地面上來。斑麋就是在這兒出世的。這是他和母親兩個人的家。

他的母親躺在地上睡着了。斑麋也打了一個瞌睡。但是他忽然間醒了。他站起來向四週望望。

他站的地方給深深的陰影遮蔽得很黝黑。樹林裏有一陣陣細小的聲音。有時傳來了田鼠吱吱的叫聲。有時是啄木鳥的槌擊聲，和烏鴉毫無歡樂的呼喊。除此之外四週一切都靜寂。不過空氣受了太陽極度的炎熱，發着唧唧的聲音。仔細去聽便可聽出來。並且可以覺察到空氣中另有一種帶些蜜悶的甜味。

斑麋低頭看看他母親說道，「你睡着了嗎？」

他的母親沒有睡着，她在斑麋站起來的時候便醒了。

「我們現在做些什麼呢？」斑麋問。

「不做什麼，」他的母親回答。「我們得在這兒。躺下來，乖乖的睡覺。」

但是斑麋並不想睡覺。「起來，」他懇求他的母親，「我們到草原上去玩。」

他母親抬高頭。「到草原上去，」她說，「現在到草原上去！」她的語氣裏充滿了訝異和驚慌，斑麋也不知不覺害怕起來了。

「我們不能夠到草原上去嗎？」他膽怯地問。

「不能，」他母親堅決地說。「不能，現在不能去。」

「爲什麼？」斑麋感覺到這裏一定有緣故。他更害怕了。可是同時他卻急急於要知道一切。「我們爲什麼不能到草原上去？」他問。

「你長大一點，自然會知道的，」他母親回答他。

「但是，」斑麋還不罷休，「我現在就要知道。」

「將來告訴你，」他母親仍舊這樣說。「你祇是一個小孩子，」她溫和地對他說，「這種事情不能夠和小孩子談的。」現在她變得很嚴重了。「竟想這個時候到草原上去，我做夢也不想不到這種事。噫，這是白天哪。」

「上次我們去不是白天嗎？」斑麋反問她。

「那是不同的」，他母親告訴他，「那是清早。」

「我們就祇能在清早去嗎？」斑麋更莫明其妙了。

他的母親耐心地解釋道，「祇有清早，或者傍晚，或者夜裏，才可以去。」

「白天永遠不能去，永遠不能嗎？」

他母親躊躇了一下。最後她說，「不過有時候我們在白天也去的……但是這是特別情形。

……我不能同你說明，你還太小。……我們有時是去的，……但是我們冒着很大的危險。」

「什麼危險？」斑麋急切地問。

但是他的母親不願意再說下去。「我說冒着危險，那就夠了，孩子。你還不會懂這些事情

的。」

斑麋以為自己什麼都能懂得，所不懂的就是他的母親為什麼不把真情告訴他。但是他不再

問了。

「這就是我們生存的道理，」他的母親接下去說，「雖然我們都喜歡白天，尤其在小的時

候，我們卻不得不整天靜靜的躺下。我們祇能夠在傍晚到清晨的那個時期出去走動。你懂了

嗎？」

「懂了，」斑麋說。

『所以，孩子，我們就得等在這兒。在這兒，我們是安全的。現在，躺下來睡覺罷。』但是斑樂還是不願意躺下去。『爲什麼我們在這兒就安全呢？』他問。

『因爲這裏四週有樹保護我們，』他母親答復他，『這些樹枝的斷折，枯枝的爆裂，都是給我們的警告。並且地上那些去年的落葉，也會悄悄地給我們報信，還有喜鵲和烏鴉在做守望，因此有誰來了，我們早就可以知道了。』

『什麼是去年的落葉？』斑樂問。

『坐到我身邊來，』她說，『讓我講給你聽。』斑樂乖乖地坐了下去，緊靠着他的母親。於是她告訴他如何樹葉並不是一直綠的，如何太陽和溫暖的氣候會漸漸消失。於是天氣漸漸冷了，霜把樹葉染成黃色，褐黃色，或紅色，他們便慢慢地一張張跌下來，這些樹就只剩了一根根的枝幹，光光的好像沒有穿衣服一般。但是這些乾枯的樹葉卻堆積在地上，遇到脚步走過的時候，他們便颼颼地響了。因此，便可以知道有人來了。唉，去年的枯葉子真好啊！他們真盡職，並且非常之機警小心。就是在夏天，他們也有許多藏在小樹底下。遇到危險，便早早的通知我們了。

斑樂挨緊了他的母親。這樣坐着聽母親談話，真是太舒服了。

當她說完之後，他又開始在思索。他想這些好心的老葉子真不錯，替他們防守着，雖然他們已經死去，凍僵，並且經過許多苦楚。他奇怪他母親常常提起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危險。但是

這份思索，使他困乏。四週靜悄悄的，一點聲息都沒有，祇聽見空氣熱得吱吱在叫，慢慢的他聽着了。

四

一天傍晚，斑麋和他的母親又在草原上漫遊。他自以為這兒一切目見耳聞的東西，他都已經懂了。可是事實上，他所知道的並沒有他所想像的那麼多。

這一次和上一次一般，斑麋在他的母親玩捉迷藏。他一圈一圈地跑着，這寬闊的空地，蔚藍的蒼穹，新鮮的空氣，把他迷醉得真發狂了。忽然他看見他的母親停住了。他剛跳了一半，驟然間停下來，因此四條腿開開的去又在地上。他再向上高高一跳，才開始站穩。他的母親好像在跟人說話，可是給草遮住，他看不出是誰。斑麋好奇地搖搖擺擺走了過去。

在他母親身邊那紊亂的草叢裏，他看見兩隻長耳朵在動，那是一對灰褐色的耳朵，上面有很好看的黑條子。斑麋停住腳，但是他的母親說，『來吧，這是我們的朋友，兔子。乖乖的過來，讓他看看。』

斑麋走過去。兔子坐在那兒，樣子很老實。有時候，一對羹匙似的耳朵，聳得筆直。有時候，軟弱地向後面倒着，好像驟然失了氣力一般。他嘴邊那些又直又硬的鬍子，斑麋看了很不入眼。不過他覺得兔子的臉相很和藹，容貌也非常溫厚，那雙大圓眼睛，充滿了膽怯的神氣。

兔子的確是個和氣朋友。斑麋剛才所發生的疑慮，立刻便消散了。然而很奇怪，他原來對兔子所有的尊敬，也連帶着全部消散了。

「晚安啊，年青人，」兔子客氣地招呼他。

斑麋祇對他點點頭。他不明白爲什麼這樣，可是他祇點了點頭。他很想客氣些，可是有點喘不起的樣子。他自己也沒有辦法。也許他生來便是這樣的。

「真是一個可愛的公子，」兔子向斑麋的母親說。他對斑麋仔仔細細觀察了一下，先舉起一隻湯匙似的耳朵，於是舉上第二隻，接着兩隻同時舉了起來，於是又驟然地無力地倒了下去，這真叫斑麋着了不高興，看他耳朵的動作，好像在說，「這小子是不值得去理會的。」

同時那對大圓眼睛還盯在斑麋身上。他的鼻子和長着美麗鬍鬚的嘴，抽縮不停，就像一個人抽動他的鼻子和嘴唇，在極力抑制一個噴嚏似的。斑麋禁不住笑了。

兔子跟着也笑了，可是他的眼睛更顯出了在思索的樣子。「我恭賀你，」他對斑麋的母親說。「我至誠地恭賀你有這樣一個好兒子。他將來一定是個漂亮的王子。誰都看得出來。」

出於斑麋意料之外，他竟用兩隻後腿坐了起來。他把聳立的耳朵和抽動的鬍鬚偵察一回之後，依舊回復了四脚着地的姿勢。「對不住你們，」最後他說，「今天晚上我事情很忙。請你們原諒……。」他回轉身倒拖着的一隻耳朵便跳走了。

「晚安，」斑麋在後面叫。

他的母親笑笑。『這位好兔子，』她說，『他老是這麼溫和謹慎。他在这世上過日子可真不容易呢。』語氣裏含着無限的憐憫。

斑麋讓她母親一個子去挖草，他在四週巡邏着。他想再去找他的朋友，同時還想結識些新交。因為他根本不清楚他所要的是什麼，而祇覺得心理卻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期望。忽然間在遠遠的草原上，起了一陣輕微的沙沙聲，他覺察到一個輕快的腳步聲。他向前面探望着。在樹林那一邊，有一樣東西在草叢中移動。是活的東西嗎？不止一個，有兩個呢。斑麋迅速地對他母親望了一眼，看見她的頸深深的埋在草堆裏，什麼都沒有注意。可是草原那邊的玩意兒，還在進行，正和斑麋以前那麼樣的在兜圈子。斑麋興奮得跳了回來，恨不得要逃走。這時候他的母親看見了，她搶過了頭。

『什麼事情？』她叫道。

但是斑麋卻發呆了，他找不到要說的話，祇囁嚅地說，『看那兒。』

他母親向那邊望望。『喔，』她說，『那是我的堂姊妹，她現在生了一個孩子了。不，她有两个呢，』起初她完全是愉快的口吻，後來卻愈說愈嚴肅了。『武想伊娜生了兩個，』她說，『兩個孩子。』

斑麋注視着草原的那一邊。他看見一個和他母親一樣的東西。剛才他竟沒有注意到。他看見那邊的草振動得成了一個簡單的圓圈；除此之外，他祇看見兩細條紅色的背。

「來吧，」他母親說，「我們上那邊去。你可以和他們交交朋友。」

班藥恨不得幾步便跑了過去，但是他的母親走得很慢，一路偵察探望，他不得不也遲緩下來。可是他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興奮和焦急。

「我早就想到我們會碰到伊娜的，」他的母親繼續說，「我正在奇怪她躲在什麼地方？我知道她已經有了孩子，這是不難猜度到的。但是她竟生了兩個……！」

後來他們三個也看見班藥母子了，他們一齊走過來迎接。班藥不得不先拜見他的姨母，然後他的一顆心卻完全在那兩個孩子身上。

他的姨母很和氣。「好了，」她說，「這是哥布，那是菲琳。你們一塊兒去玩罷。」

這三個孩子本頭似的站在那兒，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哥布挨近了菲琳，班藥站在哥布前面，誰都不動。就這麼張口結舌地站着。

「去玩罷，」班藥的母親說，「玩一陣就熱了。」

「這孩子長得真可愛，」伊娜姨母說，「真可愛。這麼強壯，站得這麼穩。」

「喔，」他的母親謙遜地說，「還可以就是了。但是生兩個，伊娜……。」

「是呀，我到也不覺得什麼，」伊娜說，「你該知道，親愛的，我以前生過孩子的。」

「班藥還是我的頭生，」他母親說。

「很難說定，」伊娜安慰着她，「也許下次你也會和我一樣的。」

三個孩子還站在那兒默望。大家都不說話。忽然間菲琳一跳衝走了。她實在受不了。斑廉立刻便追了上去。哥布跟在他後面。他們跑了半個圓圈，回轉身來，打成一團。他們互相追逐着，高興得不得了。當他們跑得頭昏氣喘地停下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是好朋友了。他們便開始談天。

斑廉告訴他們。他曾經和蚱蟻蝴蝶談話。

「你和蜜蜂講過話沒有？」菲琳問他。

斑廉從來沒有和蜜蜂講過話。他連蜜蜂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常常和他談天的，」菲琳神氣地告訴他。

「樛鳥罵過我，」斑廉說。

「真的嗎？」哥布驚訝地問，「樛鳥竟這樣對待你？」哥布是一點點小事情都覺得訝異，而十分膽小的。

「對了，」他記起了他自己的遭遇，「刺灑在我的鼻子上刺了一針。」他簡單的說了一句。

「刺灑是誰？」斑廉懇切地問。他沒有想到和朋友在一起，能聽到這許多新奇的事情。

「刺灑是一個可怕的东西，」菲琳說，「渾身長滿了長刺，並且很壞！」

「你真以為他壞嗎？」哥布問她，「他倒是從來不傷害別人的。」

「是嗎？」菲琳接上去反問他，「他不是刺過你的？」

「那是因為我要和他說話，」哥布回答說，「並且也祇輕輕的一下。沒有刺傷我。」

班廉看看哥布，「他爲什麼不願意和你說話呢？」他問。

「他根本不要說話，」菲琳插上去說，「你祇要走近他身邊，他把身體一滾，便變成一大團的芒刺了。我母親說，他是那種不願意和外界交接的人。」

「也許他祇是害怕，」哥布說。

但是菲琳知道得更多。「母親說，你不應該和這種東西來往，」她說。

班廉忽熱低低地問哥布，「你知道什麼叫「危險」嗎？」

於是他們大家都上了心事，三個擠在一起。哥布思索了一回。因爲他看見班廉這種急切的樣子，他在努力追憶「危險」，他低聲地說，「是一樣很壞的東西。」

「是呀，」班廉激昂地申說，「我知道牠是一樣很壞的東西，但是究竟是什麼呢？」三個人都嚇慌了。

驟然間，菲琳大聲地愉快地叫了起來，「我知道什麼是危險了，這就是你得逃避的東西。」她真的逃了。她害怕得不能再留在那兒。立刻班廉和哥布同時也跳着跟了上去。他們又去玩了。他們在網子似的綠草上打滾，一下子便把剛才專心探索的問題丟開了，隔一會兒，他們停了下來，又和以前一樣地閒談着。他們望望他們的母親，他們近近的站在一起，隨隨便便吃着

草，靜悄悄地談話。

伊娜姨母抬起了頭，喊着她的孩子，『來吧，哥布。來吧，菲琳。我們要回去了。』

斑麋的母親也對斑麋說道，『來吧，可以回去了。』

『再等一等，』菲琳懇求着，『再等一下子。』

『等一下再回去，求求你，』斑麋說，『這兒多好玩啊。』哥布也膽小地說，『這兒好玩，等一下再走吧。』三個人都這樣說。

伊娜對斑麋的母親看看。『我怎麼說的，』她說，『現在他們已經分不開了。』

於是一種最奇怪，比斑麋那天所碰到的一切更要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樹林裏傳來一陣足蹄聲。枝幹折斷了，小樹沙沙地搖動，斑麋還沒有來得及聽清楚，忽然間一樣東西從深林裏露了出來。不知一個什麼東西，一直衝了過來，並且後面還有一個在追趕他。他們和一陣風似的掃了過來，在草原上跑了一個大圓圈，一下子又消失在樹林裏，隱約還聽見他們在奔馳。於是他們又衝出來了，突然站定在那兒，相距大約祇有二十步左右。

斑麋動也不敢動，他看着他們。他們有點像他的母親和伊娜姨母。不過他們頭上戴着兩支閃爍的角，上面長滿了棕黃色的肉球和白色的齒叉。斑麋真是驚奇之至。他望望這一個，又看看那一個。有一個好像小一點。他的角也細一些。但是另外一個很莊嚴漂亮。他昂着頭，高高地聳着光輝奪目的雙角，上面綴着華美的黑色及棕色的肉球和燦爛的齒叉。

「啊！」菲琳讚美着。「啊！」哥布低低地也喊了一聲。但是斑麋沒有響。他出神地一語不發。於是他們走開了，各管各的向着反對方面慢慢地走進了林中。那隻莊嚴的杜鹿在孩子的和斑麋的母親以及伊娜姨母身邊走了過去。他傲然地走過去，把他那高貴的頭抬得有半天高，誰也不在他眼睛裏。

孩子們一直等他消失在深林裏之後才敢透氣。他們回過去望望另外一隻，可是就在這時，綠樹已經把他遮住了。

菲琳第一個開口，「他們是誰？」她叫道。可是她盪盪的聲音有點發顫。

「他們是誰？」哥布的聲音低得聽也聽不清。斑麋仍舊不作聲。

伊娜姨母告訴他們說，「那些是你們的父親。」

他們不再說什麼就分開了。伊娜姨母帶着他的孩子走進了最近的森林。那兒是她的小路。斑麋和他的母親得穿過整個草原到橡樹那兒，才能夠轉進他們自己的小路。他沉默了好久，最後他問道，「他們看見我們沒有？」

他的母親明白了他的意思，便答道，「當然，他們都看見我們的。」

斑麋煩悶得很。他有點不好意思再問，但是他又實在忍耐不住。「那末，爲什麼……？」他說了一半，又停住了。

他的母親接下去說，「你要問什麼，孩子？」

「他們爲什麼不同我們在一起？」

「他們不大和我們在一起的，」他母親說，「到了時候，他們才來。」

斑麋又問道，「但是爲什麼連話都不同我們說呢？」

他母親說，「現在他們不和我們說話的，到了時候，他們便說話了。我們得等待他們來。」

我們得等待他們說話，全要看他們什麼時候高興。」

斑麋心事重重的問道，「我的父親會和我說話嗎？」

「當然會的。」他的母親答應他，「等你長大了，他便要和你說話了。並且有時候你還要

和他住在一起呢。」

斑麋默默地在他母親身傍走着，他整個腦海裏充滿了他父親的容貌。「他真漂亮啊！」他

反覆地在想，「他真漂亮啊！」

他母親好像明白了他的心思，她說，「假使你長大起來，孩子，祇要你機警不冒危險，你將來會和你父親一般漂亮強壯的，你也會長出一對和你父親一樣的角度。」

斑麋長長地透了一口氣。他心裏湧起了無窮的快慰和期望。

五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斑麋遭遇到許多意外，並且獲得了許多經驗。每一天他都領略到一點

新智識。有時候，他覺得很焦急，他真想不到有這樣多的東西要學習的。

現在他不但聽見，並且會聽察了；當附近發生了什麼事情，種種的響聲自然而然而會鑽進他的耳朵裏來。不但如此，他還能夠聽清楚一切，最輕微的搖動。他聽得出風聲裏帶來最小的耳語。譬如，他知道鄰近灌木林裏有一隻野雞跑過，他認得出那種輕快而不時逗留的步伐。他分析得出一隻田鼠在小路上來往的聲息，和鼯鼠們高興時在叢林中互相追逐着那陣極微細的沙沙聲。他聽得出蒼鷹尖銳的呼聲，並且辨得出他們遇到老鷹襲擊時所發出的忿怒的口吻。他也知道蒼鷹發怒是因為他怕他的窠會被老鷹搶去。他還聽得出鴿子翅翼的擊拍，野鴨在天際清脆悅耳的叫喚，以及種種別的聲響。

此外他還學會了嗅氣。他不久就可以和他母親一樣的精明了。他會吸進一口氣，同時用他的感覺來分析裏面的因素。一陣風吹過的時候，他會這樣想，『那是金花草和草原上的草。並且兔子朋友也在那兒，我顯然聞到了他的味兒。』

在樹葉、泥土、野葱和芥樹的氣味中，他知道雪貂剛才經過。他把鼻子湊在地面上，深深吸一下，可以知道前面有狐狸。他也嗅得出他自己的同族，也許是伊娜姨母和她的孩子們。現在他已經是黑夜的朋友了，他不再想在白天常常跑出去。他情願整天地挨着他的母親，躺在林葉茂密的濃蔭裏面。他聽着酷熱的空氣吱吱地發響，漸漸地睡着了。

睡的時候，他不時醒過來，嗅嗅空氣，考察一下外面的情形。一切都很平靜。祇有幾個田

鼠在交談，小蟲營營不息，而鴿子卻永遠繼續着他們熱情的申訴。這和他有什麼關係！他又睡了。

現在他真喜歡黑夜。每樣東西都活躍起來，每樣東西都在動。當然，就是在夜裏，他也得留心，但是至少可以隨便一點。並且他可以隨意到任何地方去，而在任何地方，他都碰得到朋友。他們也比白天膽大得多。

在夜裏，整個森林是肅靜沉寂的。祇有很少的聲息。牠們在靜寂之中顯得特別響亮，牠們和白天的音調完全不同，聽了有更深的印象。

斑麋喜歡着貓頭鷹。她飛行的本領真了不得，這樣輕，一點聲音都沒有。她的身體這樣龐大，但是她飛起來卻和蝴蝶一樣飄忽。她的相貌也特別，一付堅決深思的樣子。她的眼睛更非凡！斑麋真崇拜她那種剛毅大膽的光芒。他喜歡聽她和他的母親或者別人談話。他總是遠遠的站在一邊，因為他有點怕那個他所崇拜的眼光。她所說的深奧的道理，他大半不懂，不過他知道這些都是聰明話。這些話使他高興，使他對貓頭鷹欽佩到萬分。

貓頭鷹老是嘲弄地叫，「啊！——哈！——哈！——哈！」這和鶉鳥或响鷗鳥的歌聲，或者布穀鳥和愛的音調，完全不同，但是斑麋卻喜歡聽貓頭鷹叫喊，因為她那種神祕懇切，不可言喻的智慧和與衆不同的憂鬱，深深感動着他。

另外還有一隻小貓頭鷹，他是一個可愛的小傢伙，活潑愉快，並且非常好奇。他最喜歡做

怪叫來引起別人的注意，『呾！呾！呾！呾！』他用一種尖銳得可怕的聲音叫着，好像他就要死了一般。其實呢，這正是他興高彩烈的時候，他故意這樣叫着嚇人；假使有人真的上了當，他就快活了。『呾！呾！』他叫得這樣響，四週一哩以內都聽得見。過後他自己不禁也咯咯地笑了，這笑聲卻輕微得很，祇有站在他近旁的才能聽見。

斑麋知道這隻小貓頭鷹一定要嚇倒了人，或者叫別人相信他遭遇到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之後，才會開心。後來，每一次斑麋碰到他，總不忘記跑上去問，『你碰到了什麼了？』或者歎一口氣說，『唉，你嚇了我一跳！』這樣，小貓頭鷹便滿意了。

『真的，』他帶笑地說，『聽起來實在是可怕的。』他把全身的羽毛一齊聳了起來，變成一個很好看的灰白色的球。

有時候，林中遇到大風雨，白天和晚上都有過。第一次是在白天，斑麋眼看着天空愈變愈黑，害怕得很。他覺得黑幕忽然間在中午把天蓋住了。一陣狂風暴雨向樹林裏倒了下來，把那些樹打得直哼，斑麋駭得發抖。電光的閃放和雷聲的咆哮，真把斑麋嚇昏了，他以為世界的末日來了。他的母親不安地跳了起來，在深林中蹣跚來蹣跚去，斑麋跟在她後面。他不能思想，也不能理解這一切。雨和洪水一般的傾瀉着。大家都躲雨去了。森林裏簡直空了。但是這種大雨是無法躲避的。最濃密的樹叢，也給水穿了進去。不久，閃電停了，樹顛上不再見可怕的電光。雷也滾過去了。斑麋聽見遠處還有些隆隆聲，一忽兒便聲息全無了。雨也沒有以前那麼凶猛。

輕輕軟溫和地下了了一小時。森林靜靜地喘息等待雨水慢慢流去。大家都跑了出來，不再怕了。那種感覺已經消逝，給雨沖掉了。

斑麋和他的母親從來沒有像那天下午那麼早到草原去過。天還沒有暗，太陽還高懸在天空中，空氣非常之新鮮，比往時更加甜美。林間響遍了千萬種的聲音，所有的生物都從窠裏爬了出來，跑來跑去，興奮得不得了，在訴說剛才的遭遇。

在他們到草原之前，他們經過一株華美的大橡樹，這株橡樹長在森林的邊邊上，和他們的小路極近。他們到草原上去，一定要經過這棵美麗的大樹。

這時，松鼠正坐在一根樹枝上招呼他們。斑麋和松鼠是好朋友。他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看見松鼠身上的紅衣服，還以為他是一個很小的鹿呢。那時候斑麋還是滿腔孩氣，什麼都還不懂。

在初次見面的時候，斑麋就喜歡松鼠。他很有禮貌，非常多話。斑麋也很愛看他在樹枝間打轉，爬跳，搖幌。他一邊談話，一邊若無其事地在光滑的枝幹上跑上跑下。有時他筆直地坐在一根搖動的樹枝上，把那條豎起在後面鬆鬆的尾巴，來維持他的重心。露出了白的胸膛，兩隻小爪子神氣地放在前面，搖頭擺腦，眼睛裏充滿了笑意，一下子說了一大串滑稽有趣的話。於是他極快的一跳又下來，真好像從樹上跌下一般。

他揮着長尾巴在上面叫，『你好！你好！歡迎你們出來。』斑麋和他的母親都停了下來。

松鼠從光滑的樹幹上竄了下來，『好呀！』他說，『你們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吧？當然，我看見什麼都很好，這就得了。』

和閃電一般，他又竄了上去，嘴裏說道，『下面太濕，等一等，讓我找一個較好的位置，我想你們不會生氣吧，對不起，我知道你們不會的。現在我們可以談話了。』

他在一根垂直的枝幹上跑來跑去。『這真是一件可惡的事情，』他說，『可怕的喧鬧！你們真想不到我嚇成什麼樣子。我躲在角落裏和一隻老鼠一般，絕對不敢動。坐在那兒動都不能動，可算是最難受的了。心裏還擔憂不要發生什麼意外。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這棵樹實在好。說句老實話，我真滿意。我有了牠，再也不願意離開了。不過碰到今天這種事情，無論在那兒都要害怕的。』

松鼠坐了下來，豎起漂亮的尾巴。露出了白色的前胸，兩隻前爪按着他的心口，顯然他是太興奮了。

『現在我們要到草原上去曬曬太陽，』斑麋的母親說。

『那很好，』松鼠叫道，『你們真聰明，我常常說你們是最聰明的。』他一跳跳上了一根更高的樹枝。『現在到草原去最好，』他在上面叫着。於是接連幾跳，一直跳到了樹頂上。『我也到上面去找點太陽光，』他愉快地喋喋不休，『我渾身都濕透了，我還得往上面去。』他也不管他們是不是在聽他的話。

草原上熱鬧極了。兔子朋友把他的全家都帶了出來。伊娜姨母帶了孩子們和幾個熟朋友，也在那兒。斑麋又看見了父親們。他們慢慢地從對面的森林裏走出來。這次又多了一個。各自在沿草原的小路上緩步徘徊，他們不理人，也不談話。斑麋不時對他們看着。他的樣子很正經，可是滿腔都是好奇心。

後來他和菲琳、哥布以及別的孩子們談話。他想玩一下。大家都很贊成。於是他們開始跑圈子。菲琳最快活。她是這樣的活潑，伶俐，充滿了種種奇妙的思想。但是哥布一下子就累乏了。他實在給剛才的雷雨嚇得太利害了。他的心跳得和槌子在打一般，現在還沒有復元。哥布的身體特別衰弱，但是斑麋很喜歡他，他老是這樣好，遷就別人，抑制着心中的傷感，不願讓別人覺察出來。

時間慢慢的過去，斑麋嚐到了青草的滋味，嫩葉子和金花草是多麼嫩軟甜美！當他還想挨近母親身邊去找奶吃的時候，他母親往往把他推開。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她會這樣說。有時候，她很不耐煩地說，「走開些，不要來麻煩我。」有幾次他的母親甚至於在白天，站了起來，不顧斑麋，一個子走了出去。有時當他們在小路上徘徊，母親對他十分冷淡，簡直不管斑麋是不是後面跟着。

一天，他的母親走了。斑麋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他實在想不到，但是他的母親的確走了。第一次把斑麋獨自丟在那兒。

他迷惑地走着，他憂慮，他焦急。他急切需要母親，他悲慘地站在那兒，聲聲叫着。沒有回聲，母親也不來。

他聽聽風聲，又用鼻子嗅嗅。什麼都沒有。他又叫着。他輕微地，哀痛地，含着一包眼淚在叫『母親，母親！』可是一點結果也沒有。

他失望了，他沒有辦法，他開始走着。

他依着那條熟悉的小路走去，不時停下來喊他的母親。他茫茫地漸走漸遠，又慌又急。他苦極了。

後來他走進了那些從來沒有到過的小路。他到了以前沒有見過的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向那兒走好。

於是他聽見兩個和他一樣幼稚的聲音在叫，『母親！母親！』他停下來聽着。那是菲琳和哥布。一定是他們。

他立刻向着呼聲跑過去，不久他在樹葉間看見了他們的紅衣服。哥布和菲琳並排地站在一棵山茶葉樹下面，悲切地叫『母親！母親！』

當他們聽到樹枝沙沙地振動的聲音，他們快活得不得了。但是他們看見來的卻是斑麋，不禁大失所望。然而斑麋的來到，至少也給他們一點安慰。斑麋卻很高興，因為他現在有伴了。

『我的母親不見了，』斑麋說。

「我們的也不見了，」哥布悽然地說。
他們一籌莫展地互相望着。

「她們到那兒去了呢？」斑麋問。他差不多要哭了。

「我不知道啊，」哥布嘆了一口氣。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愁苦到萬分。

忽然菲琳說，「我想她們也許到我們父親那兒去了。」

哥布和斑麋驚訝地對她看着。他們心裏害怕得很。「你是說她們去找我們的父親了嗎？」斑麋顫慄地問。菲琳也在發抖，但是她卻不露出來。她裝出一付什麼都懂得的樣子。其實呢，她根本一點都不知道。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怎麼會想到這上面去。可是當哥布再問一遍，「你真以為是這樣的麼？」她卻神氣活現地說，「是的，我想一定是的。」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提示。但是就是有了這個提示，斑麋依然解不出來。他不能再去思索，他實在太悲傷，太痛苦了。

他走了。他不願在一個地方停留得過久。菲琳和哥布也陪着他走了一陣。三個都在叫，「母親，母親！」後來斑麋和哥布停了下來；他們不敢再走遠去。菲琳說，「我們爲什麼要去找？母親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的。我們還是回到那兒去，讓母親回來的時候，可以找着我們。」

斑麋獨個兒向前走。他穿過了一個叢林，走到一片小空地上。在這片小空地中間，他驟然

停住了。他忽然覺得他的脚在地上生了根似的，再也不能動了。

在這片小空地的邊邊上，一棵高樑樹那兒，有一個東西站在那兒。斑麋以前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東西。同時空氣裏傳來了一種他從未聞到過的氣息，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氣味，很濃，很辛辣，把斑麋刺激得要瘋狂了。

斑麋呆望着那東西。牠站得筆直。身子很瘦，一張灰白色的臉，眼睛和鼻子那兒完全是光的。那張臉很可怕，牠流露出的一種死的恐怖。這個臉把斑麋怔住了，那是個看了非常之害怕的臉，可是斑麋呆站在那兒盯住了他。(註)

這怪物站在那兒，好久沒有動作。於是他從臉旁邊伸起了一隻腿，斑麋剛才沒有注意到那兒還有一隻腿。斑麋看見這隻可怕的腿伸了出來，嚇得不知所措。一剎那間，他竄進了剛才離開的那樹林，飛一般的逃着。

傾刻間，他的母親也和他在一起了。她從他身旁的矮樹和灌木上面躍了過去。他們雙雙拼命向前飛跑，母親在前面領導。她是認識路徑的，斑麋在後面緊緊跟着。一直跑回到了他們的小空地上。

「你看見他了嗎？」母親輕輕地問。

斑麋氣喘得說不出話來。他祇點點頭。

(註)他——指人。

『那就是他，』母親說。
他們母子兩個還在發顫。

六

現在斑麋常常是孤伶伶的。不過沒有第一次那麼苦痛。他的母親不時走出去，無論他怎麼叫喚，她都不回來的。隔了一會兒，她又忽然出現，又和以前一般同斑麋在一起。

一天傍晚，斑麋很寂寞地在徬徨。他連菲琳和哥布都找不着。灰暗的天已經晚了，像一個圓頂，罩住了下面的灌木林。他聽見林間有一些磨擦聲，接着枝葉沙沙地一陣響，他的母親衝了出來。後面還有一個在追趕她。斑麋沒有看清楚那是伊娜姨母，還是他的父親，或者是別人。不過他立刻認出了他的母親。雖然她一剎間便不見了，他卻聽出他母親的聲音。她在叫，看來好像在逗着玩，可是斑麋覺得她的叫聲裏有些驚懼的樣子。

有一天，斑麋在森林裏遊浪了好久。最後，他又開始叫喚了。他實在耐不住這樣的孤寂。再忍受下去，他簡直要悶死了。所以他又喊着他的母親。

忽然他面前現出了一個父親。嚴厲地對他看着。斑麋卻沒有聽見他的足聲。他怕極了。這隻牡鹿比其他的更威武，更高，更神氣。他的外衣閃着深紅的色彩，不過他的臉部是銀灰色的了。一對又高又大長滿了黑色肉珠的角，高高地聳在一雙勁健的耳朵旁邊。

「你叫些什麼？」這隻老牡鹿聲色俱厲地問。斑麋嚇得發抖，也不敢開口。「你的母親現在沒有工夫來管你，」老鹿接下去說。斑麋覺得完全被他這種有力的聲調鎮住了，同時又非常之羨慕。「你一個子就不會過了嗎？不要臉！」

斑麋想告訴他，他並不是一個子不會過，他常常是一個子過着的。但是他沒有方法說出來。他祇能默認，心裏非常之慚愧。這隻牡鹿一回身便不見了。斑麋不知道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是怎麼樣去的；慢慢地走的呢，還是很快地跑的。他來得突然，去也突然。斑麋用心傾聽，可是一點足音和樹葉的震動都聽不到。因此他疑心這隻老牡鹿一定還在附近，他嗅着四週的空氣，一點氣味都沒有。這樣，斑麋知道他的確是走了，才放下了心。可是他卻渴望着再見這隻老鹿，有獲得他的好感的機會。

他的母親回來後，他沒有提起剛才的事情。從此以後，就是她走了，他也不再呼喚了。在流浪的時候，他想着那隻老鹿，他真想再見他一面。他要對他說，「你看，我現在不再叫我的母親了，」這樣老鹿會稱贊他。

不過在草原上碰到菲琳和哥布的時候，他告訴了這樁事情。他們傾耳靜聽着，覺得有意思極了。

「你怕不怕？」哥布興奮地問他。

「有一點……，」斑麋承認了，當時他的確害怕，不過並不十分厲害。

「叫我真要嚇死了，」哥布發表他的意見。

斑麋說他並不十分害怕，因為那隻牡鹿很漂亮。

「這有什麼用處，」哥布接着說，「我嚇得根本不敢去看他，我害怕的時候，眼前祇見一條條的光，所以什麼東西都看不見，並且我的心跳得氣也透不出來。」

菲琳聽了斑麋的故事之後，深惡地沒有說什麼。

但是下一次他們相會的時候，哥布和菲琳急忙忙地向他身邊跳了過來。他們和斑麋又都不見了母親。哥布叫道，「我們找你半天。」「可不是，」菲琳正經地說，「因為我們知道你看見的是誰了。」斑麋好奇地跳了起來問道，「是誰？」

菲琳鄭重地說，「那是老王子。」

「誰告訴你的？」斑麋問。

「母親，」菲琳回答他。

斑麋驚愕之至。「你把那種事情完全告訴了她嗎？」他們兩個點點頭。「這是祕密的啊，」斑麋怒氣勃勃地叫着。

哥布還想自護，「我沒有說，是菲琳說的，」他說。但是菲琳興奮地叫了起來，「你說什麼話？什麼是祕密？我要知道他是誰。現在我們都知道了，豈不是更加有趣？」

斑麋急急於要知道一切的情形，祇好改變了態度。菲琳完全告訴了他，「老王子是森林裏

最大的牡鹿，誰都比他不上。也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少年紀。誰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誰也不認識他的家族。看見過他一次的，也祇有幾個。有時可以很久見不到他，大家便以為他已經死了。但是一下子又會碰到他，才知道他還活在世上。誰也不敢問他到什麼地方去的。他不理人，人家也不敢和他說話。他走的全是別人從來不走的小路。整個的森林他都熟悉的。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危險。別的王子常常互相打架，有時候是玩耍，有時候是比武，有時候真正是格鬪。不過很久沒有誰敢向他挑戰了。那些從前和他鬪過的，現在沒有一個活着。他是最偉大的王子。」

斑麋原諒了哥布和菲琳的洩漏秘密。他獲得了這許多重要消息，他很高興；可是他尤其得意，因為哥布和菲琳並不知道一切詳情。他們不知道偉大的王子曾經說過，「你一個子就不會過了嗎？不要臉！」幸而當時沒有告訴他們。假使那時說了，哥布或菲琳一定連帶着會告訴他們的母親的，那末整個森林裏的人都耍取笑他了。

那天晚上，月亮出來之後，斑麋的母親回來了。他看見她站在草原邊橡樹下面在找他。他一見之後，就跑了過去。

那晚上斑麋又得到了一點新知識。他的母親很累很餓。所以，只在近處走着。他的母親在草原上吃草，——現在這也是斑麋常光顧的東西了。他們並排吃着草，愉快地反芻着，一面緩緩地向森林裏走去。

不久，叢林裏掀起了一陣很大的聲響。斑麋還沒有猜測出緣故之前，他的母親已經大叫起來；他母親在極度慌張或失了自制力的時候，往往會這樣的。「呵，」她叫了一聲，接着跳一下，停下來又大叫，「呵！怕！」聲音愈來愈響，斑麋想看看清楚這些走近來的大東西。他們已經走得很近了。他們和斑麋、斑麋的母親、伊娜姨母、以及姨母家裏的人很像，不過比起來巨大強壯得多，斑麋看着他們嚇呆了。

忽然間斑麋也叫了，「呵！怕！怕！」他自己並不知道爲什麼要叫。他管不住自己。這一隊東西慢慢的走過去。三四個大妖怪，一個跟着一個。最後的一個最龐大。頸項裏長着髮，他的角和一棵樹一般。斑麋看了氣都不敢透。他站在那兒驚奇得直叫，因爲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他覺得異常害怕。他覺得他自己太渺小，連他的母親也好像縮小了許多，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陣羞恥，同時恐懼籠罩着他。他叫着，「怕！可怕！」這樣叫了出來，他好像舒服些。

那一隊妖怪已經走過了。現在什麼也沒有了。他的母親也停止了叫喊。斑麋還不時發出一二聲短促的叫聲。他還有點怕。

「不要叫了，」他的母親說，「他們已經走了。」

「母親，」斑麋輕聲的問，「那是什麼啊？」

「其實，」他的母親說，「講明白了，他們並沒有什麼危險。這些都是你同種的兄弟，是麋——他們很雄壯偉大，比我們強壯得多。」

「他們是不危險的麼？」斑麋問。

「這也難說，」他的母親告訴他，「當然有許多人說，他們是出過亂子的。說他們做過什麼什麼事情，但是我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我們本身和我認識的人身上，從來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他們爲什麼要傷害我們？」斑麋問，「既然和我們是同種。」他竭力想鎮定，可是渾身還是發抖。

「囉，他們從來沒有傷害過我們！」他的母親說，「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我一見到他們就要怕起來。我自己也解釋不出來。但是每一次都是如此。」

斑麋聽了之後，慢慢的放寬了心，但是他仍舊在思索。頭頂上一棵赤楊樹枝上面，那隻貓頭鷹正在作使人聽了心寒的鼻鳴。斑麋心不在焉地忘記了發出受驚的樣子。但是這隻貓頭鷹竟飛下來問他，「我嚇了你沒有啊？」

「當然，」斑麋說，「你每一次都嚇倒我的。」

貓頭鷹低聲咯咯地冷笑。他開心了。「我希望你不要討厭我，」他說，「我是這樣的脾氣。」他把渾身的毛一聳，成了一個毛球，嘴埋進了湧起的白羽毛裏，裝出一對怪聰明正經的臉。他非常之滿意了。

斑麋對他傾吐了他的心事。「你知道，」他躊躇地說，「我剛才碰到了一件真真可怕的

事。」

「真的嗎，」貓頭鷹不樂地問。

斑麋講出了他和他那巨大的親戚相遇。

「不要來對我談親戚了，」貓頭鷹叫道，「我也有親戚的。因為我祇在白天出門，所以他們現在都咒罵我。對的，親戚有什麼用處。假使他們比你大，他們對你決沒有好處；如若比你小，那就更沒有用了。假使他們比你大，那付驕傲的樣子，你就受不了；假使他們比你小，你自己便驕傲起來，看不起他們，所以我是決計不和他們來往的。」

「但是我連自己的親戚都不認識，」斑麋說，不好意思地笑着，「我聽也沒有聽見過，以前從來沒有見過。」

「不要去管他們，」貓頭鷹勸他。「你相信我的話，」他含有深意地轉動着他的眼球，「相信我的話，這是最好的辦法。親戚再沒有朋友好。就看我們吧，我們並沒有親戚的關係，但是我們却是好朋友，這不比親戚好得多！」

斑麋正想再說，貓頭鷹却接下去道，「關於這些事，我的經驗很豐富。你還年青，相信我好了，我不會叫你上當的。並且，我不喜歡管人家的家事。」他深思地轉着他的眼球，臉色顯得嚴重之至，因此斑麋也就覺得不說為妙了。

七

又是一夜過去了，第二天發生了一個事變。

是一個晴朗的早晨，清新涼爽。所有的樹葉子都好像比平時更鮮美了。草原上散發着陣陣芳香。

「唧，唧！」田鼠醒了。他們輕聲在說着話。看看天還沒有大亮，於是便不響了。一切又歸於靜止。不久寂靜的天空中傳來了粗啞的烏鴉叫聲。烏鴉已經起身了，他們在樹頭上面談天。接着聽見喜鵲說，「胡說，胡說，你以為我還在睡覺嗎？」於是各式各種的小聲音從各方面都發動了。「唧！唧！吹！」音調裏還帶着睡意和糊塗氣。慢慢地遠處也在響應了。

忽然間一隻山鳥飛到了一株樺樹上面，她停歇在最高的枝頭，望望這疲乏灰暗的天空。遠遠的東方，射來了紅光。她感覺精神一振，便開始唱起晨歌來了。

她小小的黑身體，襯着天空，似乎一個小黑斑。她又像是樹枝上的一片死樹葉。可是她的歌聲，卻把整個森林都灌滿了愉快。世界萬物都活動了。所有的鳥都在歌歡。鴿子拍着翅膀在飛翔，山雞放開了喉嚨在啼。他們在窠裏輕盈有力地撲到了地面上，微細的嬉笑中夾着一聲聲鏗鏗然的叫喊。高空中，蒼鷹在快活尖銳地叫道，「呀，呀，呀！」

太陽出來了。

「啾！啾！」黃雀歡呼着。他在樹枝間穿來穿去。黃色的圓身體照在晨曦之中真像一個黃金的飛球。

斑麋在草原上那棵大橡樹下面徘徊。草地上閃着露珠。充滿了草香花香土香和種種小動物的耳語聲。兔子朋友也出來了，好像在想心事。一隻山雞嚴肅地跳過，一面啄食草子，一面窺察四週的情形。他頸項間一圈藍色的羽毛，在日光中閃耀得發亮。

離斑麋不遠，有一位王子站在那兒。斑麋從來沒有這樣接近的看過他的父親們。那頭牡鹿就站在斑麋前面一叢灌木的旁邊，身體給枝樹遮住了。斑麋不動，他想等那王子走出來，一面在自問敢不敢去和他說話。他想和母親商量商量，但是回轉身一看，母親已經走開，正遠遠的和伊娜姨母站在一起。這時候，哥布和菲琳雙雙從樹林裏走了出來。斑麋還呆站在原來的地方尋思。假使他現在跑到母親那兒去商量，他得在這王子面前經過，這事情他覺得有些不安。

「噯，」他想，「我何必去和母親商量呢。老王子和我說話，我也沒有告訴過她，我祇消說，「早安，王子，」他總不致於生氣。即使他生氣，我也可以趕快逃走的。」斑麋打定了主意，但是立刻有點氣餒了。

正在這時候，王子從灌木林裏走了出來，向着草原走過去。

「現在，」斑麋想。

忽然間只聽得砰然一聲。

不知道什麼緣故，斑葉嚇成一團。他看見王子就在他面前向他一躍，於是一躍便從他身邊竄進樹林裏面去了。

斑葉駭異地四面看看。餘音還在空中震盪。他看見他母親，伊娜姨母，哥布和菲琳都進了樹林。他看見冤子朋友在狂奔。山雞伸長了頸子在跑。他發現森林中一下子肅靜無聲。他也開始向林中逃避。他剛走了幾步，便遇到剛才那個王子倒斃地上，氣息全無。斑葉嚇得停下了下來，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王子躺在地上，肩部有一個大傷口，血正在那兒向外流。他死了。

『不要停下來！』旁邊一個聲音在命令他。他母親看他身邊疾馳而過。『跑！』她叫道，『快跑！』她一直向前衝過去了。斑葉聽了，立刻追上去，他拼命跑着。

『什麼事情，母親？』他問，『什麼事情？』

他母親斷斷續續地說道，『那……是……他。』

斑葉一陣抖，他們繼續向前跑。一直跑到精疲力盡才停了下來。

『你說的什麼？請你告訴我剛才說些什麼？』一個細弱的聲音在頭頂上問他。斑葉向上看。一隻松鼠正從樹枝間一路嘖嘖叨叨地爬了下來。

『我跟着你們一直跑到這裏，』他叫道，『可怕極了。』

『剛才你也在那兒嗎？』母親問。

「當然在那兒，」松鼠回答她。「到現在我每一根骨頭還在發抖呢。」他坐直了，揮着尾巴，胸部挺了出來，前抓按着心口。「我慌得不得了，」他說。

「我也嚇慌了，」母親說，「我真不懂，我們什麼都沒有看見。」

「真的嗎？」松鼠性地說，「我早就看見他了。」

「我也早看見的，」另外一個聲音說。這是喜鵲。她飛過來站在一根樹枝上。

「我也和你一樣，」上面又來了另一陣啞啞的聲音。一隻檉鳥正坐在白楊樹上。

樹頂上一對烏鴉粗嘎地說，「我們也看見他的。」

「誰，」斑麋想，「他們看見的是誰？」

松鼠按住了心口說道，「我想盡了法子，我想盡了方法，警告那可憐的王子。」

「可不是嗎？」檉鳥說，「我不知叫了多少聲，可是他卻沒有注意到。」

「他也沒有聽到我的叫喊，」喜鵲說。「我至少叫了他十次。後來我想飛到他身邊去，因為他老聽不到我的聲音；我又想飛到他身旁的樹上去，那兒很近，他一定可以聽見了。但是就在那時候出了事。」

「我的聽音恐怕比你們的叫得更高，我盡力警告他，」烏鴉說。「但是那種大人物是不把我們這種小東西放在心上的。」

「太大意了，」松鼠附和着說。

「我們總算盡了我們的力，這次的事情，卻不能怪我們了，」喜鵲說。

「很漂亮的一個王子，正是年青力壯的時候，」松鼠嘆息着。

「假使他不一樣驕傲，少微把我們放點在眼睛裏，也許他不會這樣了，」樛鳥格格地說。

「他並不算十分驕傲。」

「不過和別的王們差不多罷了，」喜鵲接上一句。

「真是笨，」樛鳥冷笑笑。

「你自己才笨呢，」烏鴉從上面向下叫着。「請你不要來談笨不笨了。全森林裏大家都知道你最笨。」

「我！」樛鳥驚奇地說。「誰也不能夠說我笨。我至多不過記性不好罷了，但卻不是笨。」

「隨你高興吧，」烏鴉正經地說。「你不必把我的話放在心上，但是你得記住，王子的死，並不是死於他的驕傲和愚笨，而是因為沒有人能夠逃出他的掌握。」

「唉！」樛鳥說。「我真不愛聽這種話。」他飛開了。

烏鴉接下去又說道，「我們家裏不知上了多少次當了。他愛弄死那一個便弄死那一個，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你自己也小心點，」喜鵲說。

「那當然，」烏鴉悽然地說。「再見吧，」他飛走了，他的家人也一齊跟了走了。

斑麋四週望望，他的母親已不在那兒了。

「他們剛才講的什麼？」斑麋想。「我真不懂他們在講些什麼。他們所說的他又是誰。那次我在灌木林裏看見的也是他，但是他並沒有弄死我。」

斑麋想起倒在地上的王子，他受傷染血的肩膀。他現在是死了。斑麋向前走着。森林中又是歌聲嘹亮的了。陽光一直從樹頂上穿了下來，照耀得很光亮。樹葉送來了陣陣的清香。半空中蒼鷹在叫，附近一個樹枝上，有一隻啄木鳥若無其事地在丁丁伐木。斑麋愀然不采。他感覺到一個神祕的力量在威脅他。他不明白生活既然如此艱難危險，為什麼別人依然如此快活。他從內心發出一種願望，逼迫着他往林木幽深處走，引著他一直走到森林的深處，他要找尋一個藏身的地方，四面都要有密密層層的叢林，沒有人能夠看見他。他再想不到草原上去了。

他發覺有什麼東西在灌木林中輕輕移動，斑麋立刻向後退縮着。那隻老鹿忽然間在他面前出現了。

斑麋渾身發抖。他想逃走，但是他極力抑制着。老鹿把一雙深邃的大眼睛盯着他問道，「剛才你也在那兒？」

「是的，」斑麋懦弱地說。他的心在喉嚨口直跳。

「你的母親呢？」老鹿問。

斑麋依然低微地說，「我不知道。」

老鹿仍舊盯住了他。「你不再叫她？」他問。

斑麋看他那莊嚴鐵灰色的臉，望望他那對頭上的角，突忽間覺得勇氣百倍地。「我也會一個子過的，」他說。

老鹿仔細打量了一下；於是溫和地問道，「你不是那隻前些時哭着叫母親的小東西嗎？」斑麋窘極了，但是他的勇氣不退，「是的，我就是，」他承認了。

老鹿默默地看着他，斑麋覺得他的深沉的注視也柔和得多了。「那時候，你教訓過我，王子。」他興奮地說，「因為我那時一個子就害怕，後來我就不那麼樣了。」

老鹿讚賞地望望他，臉上微微露出了一絲別人看不出來的笑意，但是斑麋卻看出來了。他誠懇地問道，「高貴的王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我真不懂，他們所談的他究竟是誰呢？」他停下來，老鹿兩道陰沉沉的眼光把他嚇住了。接着靜默了一會兒。老鹿的眼光從斑麋身上移到了茫茫的遠處。他緩緩地說道，「自己去聽，嗅，看，自己去發見。」他把頭抬得高高的。「再見，」他說了這一句，便隱沒不見了。

斑麋怔怔地站在那兒，他想哭。但是老鹿最後一句話還在他耳朵裏，這樣他忍住了。「再會，」老鹿這樣講過，看來他不致於生氣。

斑麋得意之極，從心裏激發出一種深切的熱誠。生命誠然是艱難危險的，但是無論如何，

他得忍受一切。

他緩步走向森林的更深處。

八

草原那邊大橡樹上的葉子在落了。所有樹上的葉都在落着。

這株橡樹有一枝長得特別高大，一直伸展到草原上空。枝頭上還有兩片樹葉守在那兒。

「現在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一張樹葉在對另外一張說。

「是的，」另外一張說，「今天晚上又下去了這麼一大批，我們這一枝上差不多就祇剩我和你了。」

「現在什麼都說不定，」第一張說。『好好的天氣忽然會來一陣狂風暴雨，很嫩的葉子都一齊捲走了。誰也不知道下一次又輪到誰了。』

「現在的太陽也不常出來，」第二張嘆息着，「就是出來了，也沒有熱氣。我們最需要的還是熱氣。」

「這不是真的，」第一張樹葉問，「聽說我們下去之後，又有別的來替代我們，而他們下去之後，又有別的來替代他們，這樣一個個替代下去？」

「這是真的，」第二張樹葉微弱地說，「但是我們卻想像不出這個道理，這不是我們的能

刀所能及到的。」

『這樣太慘了，』第一張樹葉說。

她們沉默了一會兒。後來第一張樹葉悄悄地自言自語道，『爲什麼我們一定要落……？』

第二張樹葉問，『我們落了下去又怎麼呢？』

『我們一直沉下去……。』

『我們下面是些什麼？』

第一張樹葉說，『我不知道，有些人說這樣，有些人說那樣，可是誰也不知道。』

第二張樹葉又問，『我們下去之後，還有感覺嗎，還知道我們自己的事情嗎？』

第一張樹葉說，『誰知道呢？那些下去的就從來沒有再上來告訴過我們。』

她們又沉默了，於是第一張樹葉溫和地對第二張樹葉說，『不要這樣不安，你在抖擻了。』

『那沒有關係，』第二張樹葉回答她，『我現在遇到一點點小事情，都會發抖。我覺得沒

有從前那麼有把握了。』

『我們不要談這些事罷，』第一張樹葉說。

另一張樹葉說，『對了，隨他去吧。但是——我們還有些什麼事情可談的呢？』她停頓了

一下，又接上去說，『我們兩個中間那一個先下去？』

『現在還不必憂慮到這樁事情，』另一張葉子安慰她。『讓我們回想從前太陽出來之後，

是多麼美麗，多麼有趣！陽光溫暖地射了下來，我們混身充滿了活力。你記得嗎？還有清晨的露珠，溫和美妙的黑夜……。」

「現在的黑夜可怕極了，」第二張樹葉怨道，「老是那麼沉長的。」

「我們不該怨恨，」第一張樹葉柔聲地說，「我們比起許許多別的樹葉來，已經是長壽的了。」

「我改變得很多了嗎？」第二張樹葉懼怯而決然地問。

「一點也沒有，」第一張樹葉寬解她說，「你看見我變得又醜又黃，所以便疑心到你自己了，但是你卻是不同的。」

「你在騙我，」第二張樹葉說。

「不騙你，真的沒有變，」第一張樹葉急切地解釋着，「相信我好了，你還和初生時一般嬌豔可愛。雖然多了一些黃斑，但是很小，不大看得出，並且這些反而增加了你的美麗。相信我的話。」

「謝謝你，」第二張樹葉感動地說，「我並不完全相信你的話，不過我感謝你，因為你這樣好，你待我一直是很好的。現在我才明白你是多麼的好啊。」

「噓，」另一張樹葉說，同時她自己也不再說什麼了，因為她實在是愁腸百結，不願再多說話。

她們都不響了。一小時一小時過去。

一陣潮溼的風吹過去，又冷又兇狠地掃過樹巔。

「唉，現在，」第二張樹葉叫道，「我……」她的聲音中斷了。她從樹枝上給風吹了下來，一直向下面旋轉而去。

冬天來了。

九

斑麋發覺世界變了。對於這個變了的世界，他祇覺得不滿意。他們一向寬裕慣的，現在好像窮困起來了，因為斑麋有生以來除了豐裕之外，沒有過過艱難的日子。他以為他永久有這麼多的東西吃。他以為他一生不必為衣食發愁。他以為他一直可以睡在綠葉為屏和外界隔絕的草地上，一直有這身光亮美麗的紅衣服穿。

現在不知不覺間什麼東西都變了。這個將完的時序，他看來像一串意外的遭遇。他喜歡看清早從草原上升起或者黎明時忽然從灰白色的天空中降下來的乳白色的霧幕。牠們美妙地在陽光中消散了。罩在草上的霜，白得耀眼，也使他高興。有時候，他喜歡聽他那龐大的親戚——麋——的叫喊，叫時宏聲震及全林，使斑麋聽了又害怕又愛慕。他想起他們頭上頂着的大樹般的角，他覺得他們的聲音和他們的角一樣強大有力。當他聽到這種深長的呼聲的時候，他往

往站定了不敢動。聽着那深沉的聲音滾滾而來，滿腔熱血在發洩他的渴慕、忿怒和自負。斑斕不禁悚然懼極。恐懼籠罩着他，但是他覺得有這種高貴的親戚，又十分光榮。同時他也不免煩悶，因為他們竟如此不可親近。這種態度使他產生了莫名其妙的氣惱和恥辱。

直到過了思春期，牡鹿那種宏壯的呼喊靜止之後，斑斕才又開始注意別的事情，每當晚間在林中浪游，或者白天躺在窠裏，他聽到落葉在樹林裏呻吟。她們不停地從所有的樹巔上和枝頭向下面颯颯飄舞。落葉跌在地面上發出一聲聲極細微的銀音。在這種環境中醒過來。實在太奇妙了，而在這些神祕悽慘的嘆息中睡去，更覺得不可思議。不久地面上鬆鬆的鋪滿了一層落葉，邁有足步經過，她們便沙沙地飛了起來。最有趣的是當你抬脚一步一步把她們踢開，她們可以堆得很高很高。她們會發出細微清脆的「噓！噓！噓！」聲。並且她們也很有用，因為這時斑斕得特別留心聽察外面的情形，有了這些落葉，很遠的消息都可以傳達過來。她們祇要受到一點兒接觸，便「噓！噓！」地報告你了。所以無論什麼東西走過，都瞞不過她們的。

可是雨來了。牠每天從清早一直落到半夜，有時一直落到第二天。有時偶爾休息一下，接着更凶猛地下下了。空氣非常之潮溼寒冷，整個世界都似乎充滿了雨水。假使你想去草原上吃一點草，那就先得吃一飽水；假使在樹枝頭頭上輕輕地咬一口，上面的積水就和瀑布一般灌滿了。你一鼻子兩眼睛。落葉不再呻吟了，他們溼溼的躺在地上，都給雨打平了，一點響聲都沒有。斑斕第一次發覺整天整晚下雨真是討厭，混身都給水浸透了。現在霜還沒有下，他已經在

希望溫暖的天氣了。他覺得這樣水淋淋的跑來跑去，實在太可悲了。

但是北風一起，斑麋才知道冷的滋味。再挨緊些母親也沒有用。起初他覺得有一邊身體挨着母親，還很舒服。但是禁不起北風整天整晚在林中咆哮。牠好像給一陣冰冷冷的忿怒逼得發了狂，要把整座樹林連根毀滅掉。樹木沉痛地叫號着，在奮力抵抗風的進襲。你可以聽到她們沉痛的呼喊，嘆息，斷枝的高叫，和樹幹被擊倒時的怒吼。倒下的樹從每一個傷口裏發出了求救聲。其餘什麼都聽不到，因為風雨愈來愈凶猛，牠們的咆哮把一切別的聲音都蓋住了。

現在斑麋懂得飢餓和困苦了，他眼見風雨把宇宙改變了。樹上沒有一片樹葉，被人污辱了似的站在那兒，光着身子毫無遮蔽。她們伸直了四肢在向上天乞憐。草原上的草也枯萎縮小，似乎沉到地底下去了。就是他那一塊小空地，也悽涼荒蕪不堪。自從樹葉落去之後，他睡在裏面，再也不能像以前那麼安全。這片小空地，現在竟是四通八達的了。

一天，一隻小喜鵲飛過草原，眼睛裏跌進了一小塊又白又冷的東西。接着一片一片地從上面落下來。她覺得眼睛前後罩了一層小網，四週有許多小白片在飛舞。他躊躇地試飛了一下，於是向高處衝了上去。沒有用，這些冰冷的小白片到處都有，並且又有一片飛進了她的眼睛裏去。她繼續向上飛，一直衝上去。

『不要這樣慌，親愛的，』上面一隻烏鴉對他說，『不要這樣慌，你再飛高些，也逃不出去的。這是雪。』

『雪！』喜鵲奇怪地叫道，還在和這些細片奮鬥。

『不錯，』烏鴉說，『現在是冬天了，這就是雪。』

『對不起，』喜鵲說，『但是我今年五月裏才出窠，我完全不知道冬天是怎麼一回事。』

『和你一樣不懂事的多着呢，』烏鴉告訴她，『慢慢的你就會明白的。』

『好吧，』喜鵲說，『既然是雪，我就坐下來休息一下吧。』她在一個樹枝上坐了下來，拂一下身上的羽毛。烏鴉笨重地飛走了。

斑麋起初很喜歡雪。雪飛舞的時候，天氣到很寧靜溫和，世界完全不同了；牠顯得更明亮活潑得多。有時太陽偶然出來照一下，每樣東西都在發光。這一層白色的大被蓋耀閃得好看極了。

但是斑麋的高興不久便消失了。因為從此使他更難找尋食料。他得努力先爬去那層雪，才能找到一張枯萎的草片。堅硬的雪塊常常割破他的腿，他怕牠們會割破他的腳，哥哥的已經割破了。當然哥哥是什麼苦都受不住的，永遠使他的母親擔心。

這時候，鹿時常聚在一起，並且要比以前和氣得多。伊娜常常帶了她的兒女過來。最近有一隻小牝鹿叫瑪麗娜的也加入了這個團體，但是最有趣的人物那是老奈特娜。她是一個很自足的人，對於每件事物都有她自己的成見。『是的』，她會說，『我再不要孩子來麻煩我了，這個玩意兒我受夠了。』

菲琳說，「既然是個玩意兒，那有什麼關係呢？」於是奈特綁會裝出滿面怒容地說，「不過這是一個愚笨的玩意兒，我再不做這種事了。」

他們相處得很好。他們坐在那兒談天。小孩子們從來沒有機會聽到這麼多的新聞。

現在連王子們也加入了。他們初進來時，大家有點拘泥，因為孩子們怕生。但是不久便改過來了，一切都很自然。斑藥崇拜羅諾王子，因為他很威武，同時他又熱情地愛着漂亮的小王子凱洛斯，他們剛剛脫角，踴躍時常對着那兩個灰色的圓斑望望，很光很亮，上面長着許多小尖角。他們的樣子真神氣。

最使他興奮的是王子們談着他。羅諾左面的前足上有一塊高起的皮。那隻腳有點跛，他常常問，「你們真看得出來我是跛子嗎？」大家立刻告訴他，一點兒跛的影跡都沒有。這便是羅諾所希望的答復。其實真是不很看得出來。

「噫呀，」他會接上去說，「那一次我真危險啊。」於是羅諾敘述他怎麼出其不意，對着他放出火來。幸虧祇打中了他的腿，他痛得幾乎發狂；這是一定的，因為連骨頭都打碎了。但是羅諾的頭腦很清楚。他立刻站起來，用了三隻腳便逃走。他雖然受了傷，他還是拚命的跑，因為他看見後面在追上來了。他繼續不停地跑着，一直跑到天黑。然後他才休息一下。第二天又跑，一直跑到他以為是最安全的地方。那兒躲藏起來，照料着自己，等他的傷口慢慢痊愈。他出來之後，便成了一個英雄。他有點跛，但是他以為沒有人能看得出來。

現在他們老是很久很久地在一起，講種種故事。斑麋又聽到許多關於他的事情。他們談論着他的面相，如何可怕。誰也不敢看他灰白的臉。這一點斑麋早就知道，因為他自己經歷過。他們還講到他的氣味，這一點斑麋也會形容；要不是在長輩之前，他早就插嘴了。他們說他的氣味變化無窮，但是一聞到了之後，立刻便分別得出，因為牠總是那麼辛辣深遠，神祕可怕。

他們說他怎麼祇用兩隻腿走路，他們又談到他的兩隻手如何有力。他們之中有幾個連什麼叫手都不知道。但是一經解釋之後，老奈特娜說，「這有什麼希奇。松鼠會做你所說的那些事情，就是一隻小老鼠也有這種本領。」他輕蔑地轉了過去。

「啊，不對的，」他們叫道；於是他們告訴她，這完是不相同的。但是老奈特娜依舊很固執。「你們不看看蒼鷹是怎麼樣的？」她叫道。「還有鷲？貓頭鷹？他們祇有兩隻腳，可是他們要捉東西的時候，他們就用一隻腳站着，另外一隻腳去抓就得了。這比起來要難得多，他根本就不會。」

老奈特娜始終不佩服和他有關的一切。她非常之恨他。「他最是可厭，」她說。而她永遠不改變她的成見。好在也沒有別人反對她，因為誰也不喜歡他。

但是他們的談話愈來愈複雜，竟談到了他還有第三隻手；不但是兩隻手，還有第三隻手。「這是老話，」奈特娜冷冷地說。「我就不相信這一套。」

『你不相信？』羅諾插進去問。『那末，他用什麼東西打傷我的？你知道不知道？』

老奈特卻毫不在意地回答道，『那是你的事，親愛的。他可沒有打着我。』

伊娜姨母說，『我一生卻見得不少，我想關於這第三隻手，難說是有的。』

『我也贊同你的話，』年青的凱洛斯克氣地說，『我有一個朋友，一隻烏鴉……，』他很不意思地停了下來，望望大家，怕他們會譏笑他。但是他看見大家都在靜聽，他便接下去說，『這隻烏鴉的消息很靈通，非常之靈通。他說他真有三隻手，但是不是每次如此。這第三隻手最利害，烏鴉說。牠並不和其餘的兩隻手一樣，不是連在身上的，他把牠插在肩膀上。這隻烏鴉還能夠確確實實說出什麼時候，他是危險的。假使他沒有帶第三隻手，那是絲毫沒有危險的。』

老奈特娜笑了起來。『你的好朋友是個大傻子，我的親愛的凱洛斯克。』她說。『你去告訴她，這是我對於她的批評。假使她自己以為是聰明的，她該知道他永遠是危險的。』但是其餘的鹿卻不以為然。

『有的是沒有危險的；我們一看便知道了，』斑麋的母親說。

『是嗎？』老奈特娜問她。『我想你一定會站在那兒，等他來向你請安呢。』

斑麋的母親溫和地說，『那我當然不會站下來；我逃走。』

接着菲琳說，『無論如何，逃走最好。』大家都笑了。

但是當他們重複談到第三隻手的時候，他們又嚴重起來了，恐懼漸漸地籠罩着他們。因為無論這是不是第三隻手，或者是別的，牠總是一個可怕而不可思議的東西。關於這件事，他們完全是從別人口裏聽來的，他們之中很少親眼看見過。他老是遠遠的站着，永遠不移動。你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什麼，或者發生了什麼事情，忽然間一聲震耳的響聲，一團火射了出來，你和他雖然相隔得很遠，但是你卻倒下死了，胸口給撕開了。他們一談到他，大家都頹喪消沉之至，好像給一個神祕可怕的力量壓住了。

他們好奇地這樣聽着許多可驚可怕的流血故事。祇要是關於他的事，不論是真的假的，或者是歷代傳下來的，他們都聽得津津有味。他們之中每一個人都在思索如何可以解除這個惡勢力，或者如何可以逃避牠。

「有什麼方法呢？」年青的凱洛斯無可奈何地說，「他殺死我們的時候，究竟離開我們有多遠？」

「你那位聰明的烏鴉沒有告訴你嗎？」老奈特娜譏刺他。

「沒有，」凱洛斯笑笑，「她說她常常看見他，但是誰也不明白他。」

「可不是，祇要他高興，連樹上的烏鴉也打得下來。」羅諾說。

「他連空中飛過的野鷄，都可以打倒，」伊娜姨母加了一句。
斑麗的母親說，「他祇要把手對你一揮，這是我的祖母告訴我的。」

『是嗎？』老奈特娜問。『那一聲霹靂似的響聲又是什麼呢？』

『那就是那隻舉起的手啊，』斑麗的母親解釋着。『手一舉起來祇見火光一閃，霹靂就來了。他肚子裏全是火。』

『對不起，』羅諾說，『他肚子裏確是一包火。不過關於他的手的事，你卻說錯了。一隻手決不會弄出這樣利害的傷口，這點是顯而易見的。也許他擲過來的是牙齒。假使是牙齒，許多事情就容易解釋了。我們的確是被他咬死的』。

『他就永遠不放過我們了嗎？』年青的凱洛斯歎息着。

於是這隻小牝鹿瑪莉娜說話了。『他們說，將來他會和我們住在一起，和我們一樣和氣。那時他會和我們玩，整個森林充滿着愉快，我們和他都成了朋友。』

老奈特娜不禁大笑。『請他還是離開我們這些吧，讓我們過些太平日子，』她說。

伊娜姨母責備她，『你不應該這樣說。』

『為什麼？』老奈特娜盛氣地問。『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不能這樣說。和他做朋友！自古以來，他一直在殺害我們，殺死了我們的姊妹，母親，兄弟！自從我們出世以來，他沒有給我們一天太平的日子；一不小心，便給他弄死了。現在還要和他去做朋友！真是胡鬧！』

瑪莉娜把一雙鎮靜而發亮的大眼睛對大家望望。『愛總是偉大的，』他說，『總有一天會實現的。』

老奈特挪轉了過去。「我去找點東西吃吃，」她說着便走了出去。

冬天過得很慢。有時氣候轉溫暖些，但是接着就是一場雪，地面上愈積愈厚，簡直沒有法子把牠爬開。最討厭的是融化了的雪水，到晚上又凍結起來，變成一層薄薄的冰。一不小心，這種薄冰便破裂了，銳利的冰刀把柔嫩的鹿蹄都割得流血。

幾天之前剛下過一場大雪，空氣似乎比較的清澈活潑些。牠哼着很高的音調。牠受着冷在吟哦。

森林裏寂靜無聲，但是每天都有驚人的事件發生。有一次，烏鴉打劫兔子朋友生病的孩子，把他殘忍地殺死了。大家都聽到他悲哀的呼聲。那時兔子朋友不在家，後來知道了難過得不得了。

又有一次松鼠受了傷，拚命在跑，因為他的頸項上給雪貂咬破了一大塊。他竟能夠逃脫，卻是奇蹟。他痛得話都不會講，在樹枝間跳上跳下。大家都看見他。他發瘋似的跑着。不時他痛極了停下來，兩隻前爪抱住了頭，紅的血一直流到了他雪白的胸前上。他又跑了一小時光景，於是驟然間縮成了一團，從樹枝上跌了下去，死在雪裏。幾隻喜鵲立刻飛下來啄他的肉吃。

又有一天，一隻狐狸把一隻強壯美麗的山雞——他是大家敬愛的——撕成了幾片。他的死亡，引起了許多人的同情，個個都去慰問他那可憐的寡婦。

這隻狐狸是把山雞從雪裏拖出來的，他竊在那兒，自以為很安全了。誰也想不到有這種事，因為那是在白天發生的。這個可怕的艱難，造成無窮盡的殘酷和悲慘。牠毀滅了他們過去的記憶，互相的信用，並且摧毀了他們之間的好習慣。森林裏從此不再有和平或慈悲心了。

『好像再不會有好日子過了，』斑麕的母親嘆息着。

伊娜姨母也長嘆了一聲。『從前所過的好日子，真和夢一般不可相信，』她說。

『可是，』瑪莉娜說，眼睛望着前面，『我一直在回憶從前是多麼的美麗。』

『你看，』老奈特娜對伊娜姨母說，『你的孩子在發抖。』她指指哥布。『他一直是這樣抖的嗎？』

『是的，』伊娜姨母憂慮地說，『這幾天來他一直在發抖。』

『應，』老奈特娜坦白地說，『幸而我沒有孩子。假使那個小傢伙是我的，我真怕他過不過這冬天。』

哥布的情形實在不可樂觀。他的身體太壞。一向就比斑麕和菲琳柔弱，並且長得也比他們瘦小。現在他一天更不如一天了。他一點點東西也吃不下。他胃痛。他受不住四週的寒冷和恐怖。他抖得站都站不穩。大家憐惜地看看他。

老奈特娜走過去和謊地推推他，『不要這樣不快活，』她安慰他，『這不是一個小王子的氣概，並且這也是不健康的。』她背了過去，不願意讓人家看出她感動的樣子。

躺在雪地上的羅諾忽然跳了起來。「這真奇怪了，」他咕噥着，向四週望望。每個人驚醒了。「什麼事情？」他們問。

「我不知道，」羅諾說。「我祇覺得不安。我忽然間覺得不安，好像有什麼事情不對了。」

凱洛斯嗅嗅空氣。「沒有什麼特別的氣息，」他說。

大家都站了起來，靜聽，嗅測。「沒有什麼，絕對沒有什麼，」他們同聲一致地說。

「不過，」羅諾堅持着，「你們雖然這樣說，我終覺得不對。」

瑪莉娜說，「烏鴉在叫。」

「他們又在叫了，」菲琳急急地說，他們這時候都聽到了。

「他們飛了，」凱洛斯和別人都在說。

每一個人抬起了頭。高高的樹頭上，一羣烏鴉飛過，他們是從遼遠的森林那邊飛過來的，那兒常常是危險的發源地。他們互相在訴說，顯然有什麼特別事故發生了。

「我說得對不對？」羅諾問。「你們現在總看得出來了吧？」

「怎麼辦呢？」斑麋的母親焦慮地問。

「我們快走，」伊娜姨母驚慌地催促着。

「等在這兒，」羅諾命令他們。

但是這些孩子，伊娜姨母回答道，「這些孩子。哥布是跑不動的。」

「好罷，」羅諾答應了，「帶了你的孩子走罷。我看來是不必的，但是我不反對你們走。」他非常之機警嚴重。

「來罷，哥布。來罷，菲琳。輕輕的，慢慢的走。跟在我後面。」伊娜姨母警告他們。她帶了孩子們溜走了。

時間慢慢過去。他們呆站在那兒，一面聽，一面發抖。

「好像我們的苦頭沒有吃足，」老奈特娜說。「我們還得吃這種苦。……」她恨極了。斑麋看着她，他覺得她在想一件極可怕的事。

三四隻喜鵲在剛才那羣鳥鴉離開的樹枝上議論。「當心！當心！當心！」她們叫着，這些鹿看不見她們，但是可以聽到她們在互相招呼，互相警告。有時，一隻喜鵲單獨地喊着，有時大家共同叫着，「當心！當心！」於是她們飛過來。她們驚慌地從這棵樹上飛到那棵樹上，向後面看看，又害怕又驚惶地飛走了。

「呀！」樛鳥們在叫。他們高高地在驚呼。

驟然間所有的鹿好像受到了什麼打擊似的，都立刻畏縮起來。於是又站直了嗅吸空氣。是他。

一陣濃重的氣息吹過，他們什麼辦法也沒有。這陣氣息衝進了他們的鼻孔，麻木了他們的

神經，使他們的心都停止了跳動。

喜鵲們還在叫。椋鳥還在高處喊。樹林裏一切的生物都騷動着。田鼠像一個毛球似地從樹椏間竄了過去，唧唧地叫着，『快跑！快跑！』

一羣山鳥在他們頭上吱吱喳喳急飛而過。從灌木林的光枝幹中間，他看見一羣糲糊的小東西在白雪上面慌張奔跳。這些是山雞。接着一條紅線掠過，那是狐狸。但是現在誰也不怕他了。因為這陣可怕的氣息，範圍愈來愈廣，把他們心裏灌滿畏懼，他們整個兒籠罩在一種瘋狂似的恐怖之下；他們惟一的動機是逃走，是救自己。

這神祕難聞的氣息來得這樣濃重，他們明白這一次他決不是單獨而來的，一定同來了許多個，因此難免發生一場大屠殺。

他們不敢動。望着狂竄的田鼠和樹頭上亂跳亂闖的山鳥和松鼠。他們知道地上的小生物是不怕的。但是他們卻不同，一聞到他的氣息便明瞭自己的厄運了，森林中的動物是無法抵抗他的來臨的。

兔子朋友也跳了起來，他躊躇一下，坐下來息一下，又跳着向前去了。

『什麼事情？』凱洛斯焦急地問。

兔子朋友祇驚惶地向四週看看，他嚇得話都不會說了，他簡直嚇昏了。

『何必多問呢，』羅諾頹喪地說。

兔子朋友喘息了一下。『我們被包圍了，』他失望地說。『我們沒有地方可以逃了，四面都有他。』

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了他的聲音，至少有二三十個他在『呵！呵！哈！哈！』地叫。像暴風雨的咆哮。他敲打着樹幹，好像牠們是鼓一般。這聲音可怕極了。遠處傳來了枝幹折裂的聲響。

『他』來了。

『他』一直向森林的中心走來。

於是他們聽到一陣尖銳的叫聲，夾着翅膀的聲拍聲，一隻山雞就在他身邊衝了出來。他們聽着這隻山雞愈飛愈高，翅膀的聲拍聲愈遠愈微。接着砰然一聲，一切都靜止了。祇聽見地上的一響。

『他完了，』斑麋的母親戰戰兢兢地說。

『第一個犧牲者，』羅諾加了一句。

小瑪麗娜說，『這時候，我們中間有許多要送命，說不定我便是其中之一。』誰也沒有去注意她，他們都嚇瘋快了。

斑麋想思索，但是他那凶暴的叫聲，愈變愈響。斑麋的神經都麻木了。他祇聽見一片喧鬧聲。在這些狂吠狂叫和爆裂聲中，他聽得他自己的心匍匐在跳。他除好奇之外，什麼感覺都沒

有，連他渾身在發抖都沒有知道。他的母親不睡在他的耳朵邊輕輕他說，『靠近我。』她其實在叫，但是外面的吼聲把她的聲音壓住了，斑鷹聽起來好像耳語一般。這一聲『靠近我』，增加了他的勇氣。這好像一根鏈子，把他拉住了。不然他也許會不顧一切地衝出去。正在他理智迷茫想往外衝的時候，他聽到了她的命令。

他向四週看看。各式各種的生物潮湧似的逃着，互相殘踏地亂竄。一對伶鼬像兩條流線似的掠了過去。快得看都看不清。一隻雪貂迷惘地在聽兔子朋友的極叫。

一隻狐狸正站在一大羣慌張的山雞當中。他們不理會他。他們就在他身邊逃了過去，他連正眼也沒有看他們一眼。他不動，伸長了頸子靜聽衝上來的騷擾，豎起了尖耳朵在嗅吸空氣。祇有他的尾巴因過份的注意，在慢慢搖擺。

一隻山雞衝了過去。他是從最危險的地帶逃出來的，他嚇得不得了。

『不要飛，』他向別的山雞叫道。『不要飛，就跑！不要飛！跑！跑！』

『他反覆地叫着，好像在鼓勵他自己。但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呵！呵！哈！哈！』這死的呼聲很近了。

『不要糊塗，』山雞叫着。這時候他的聲音變成了一串尖銳的極叫，他展開了他的翅翼，撲撲的便飛了上去。斑鷹眼看着他筆直的從樹枝中間拍着翅膀衝上去。身上深藍色和青棕色的花紋閃着金子一般的光彩。長長的尾毛非常之好着地在他身後拂展着。一聲短促的雷鳴，祇是

山鷄在空中一縮，便沉重地跌到了地上。他跌在一羣山雞當中，不動了。

那些山雞嚇昏了，他們一齊衝了出去。有五六隻山雞同時飛了起來。「不要飛。」其餘的警告着跑了。雷聲接連響了五六下，那些飛在天上的山鷄一個個都跌了下來。

「來吧，」斑斕的母親說。斑斕又向四週望望。羅諾和凱洛斯已經逃去了。老奈特娜也不見了。祇有瑪莉娜還在這兒。斑斕和他的母親走了出去，瑪莉娜膽怯地跟在後面。他們的四週都是吶喊叫號和雷聲。斑斕的母親很鎮定。她微微有點發抖，但是她頭腦很清楚。

「斑斕，我的孩子，」她說，「跟緊了我。我們一定要離開這兒，並且要走過那一片空地。我們慢慢地走過去。」

外面的喧鬧響得不得了。他從手裏又揮出了十一二響雷鳴。

「當心，」斑斕的母親說。「現在不要跑。但是當我們要經過那片空地的時候，我們要儘量快跑。你不要忘記，斑斕，我的孩子，我們到了那兒，你千萬不要管我。就是我倒了下去，你也不要管我，你一直跑過去。你明白麼，斑斕？」

他的母親小心翼翼地在喧擾聲中一步步走着。山鷄們正在奔騰，把自己深深地埋進了雪裏面。但是一忽兒又鑽了出來，往前跑着。兔子朋友的全家都在逃難。誰也不說話。大家都給恐怖和震耳的雷聲麻醉了。

斑斕和他母親前面亮了起來。他們從樹枝間已經望見了那片空地。後面敲樹的聲音更迫近

了。樹枝爆裂聲中夾着一片『呵！呵！哈！哈！』的叫喊。

於是兔子朋友帶了兩三個親戚從他們身邊向空地上衝了出去。接着『砰！砰！轟！』一串雷聲，斑麋看見兔子朋友在一株白楊樹上一撞便倒了下去，露出了他的白肚子。他顫慄了一陣，不動了。斑麋站在那兒嚇呆了。但是他聽得後面在叫，『他們就在這兒！快跑！快跑！』

忽然間一聲很大的拍翅聲，接着哀號四起，急雨似的羽毛紛紛飛舞着，一大羣山鷄同時展開了翅翼飛了起來。天空中祇聽得不斷的爆炸聲，受傷者沉重地跌在地上的「卜，卜」聲和逃亡者的尖叫。

斑麋聽得後面有足步聲，他回過去望望。他在那兒。他正從灌木林四周在圍捕來。他從各處鑽了出來，四面衝擊，毆打着樹幹，惡魔似地叫着。

『現在，』斑麋的母親說。『我們快走吧，你不要和我走得太近。』她輕捷地在雪地上一閃便出去了。斑麋跟着也衝了出去。四面都給雷聲包圍住。好像大地都要震裂了。斑麋什麼都沒有看見，他只顧跑。他渴望着早一點離開這個災難，逃出這種窒悶的氣息，他唯一的思想就是逃，生死的問題倒置諸度外了。他奔跑。他似乎看見他的母親受了傷，但是他確實知道不是他的母親。後面的爆炸聲嚇得他眼睛上好像長着一層薄膜。他完全給恐懼抓住了。他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看見。他一直跑過去。

這一片空地總算逃過了。另一個叢林把他迎接進去。後面的叫喊還在繼續，刺耳的爆炸依

然隆隆不絕。上面的樹枝裏有一聲輕微的撲撲聲，好像傳來了第一聲的祝賀。於是漸漸地靜寂下去。斑麋還不敢停。

一隻將死的山鷄躺在雪地上，他的頸子扭曲着，無力地抽動他的翅膀。他聽得斑麋走近來，他停止了抽動，微弱地說，『我沒有用了。』斑麋沒有理會他，他一直向前跑了。

前面一叢錯綜的樹枝把他擋住了。他不得不停下來，另尋出路。他焦急地顫着他的蹄。『這邊走，』只聽得一個斷絕的聲音在說。斑麋不知不覺服從了這個指引，不久就找到了一個空隙，前面有一個東西在微弱掙扎。剛才同他說話的，原來是兔子朋友的妻子。

『你能幫我一點忙嗎？』她問。斑麋對她看看，不禁嚇了一跳。她的後腿動也不會動地拖，在雪裏，流出來的血，把雪都染紅融化了。『你能幫我一點忙嗎？』她又問。她說話的神氣倒像什麼痛苦都沒有，並且還像很快活似的。『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接下去說。『我一點都不明白，但是我好像不會走路……』

她剛說到這裏，便倒下去死了。斑麋駭極，連忙跑了。

『斑麋！』

他驟然間停住了。一個鹿在叫他。他又聽得，『是你嗎，斑麋？』

斑麋看見哥布在雪地上滾動。他所有的精力都消失了，他站也站不住。他躺在地下，身體一半埋在雪裏，無力地抬起了他的頭。斑麋驚奇地走了過去。

「你的母親呢，哥布？」他氣急地問。「菲琳呢？」斑糜焦急地問。恐懼還抓緊着他的心。

「母親和菲琳都走了，」哥布無可奈何地告訴他。他的聲音很低弱，但是和一個太鹿一般鎮靜得體。「他們不得不把我丟在這兒。我跌倒了，你也走吧，斑糜。」
「起來，」斑糜叫道。「起來，哥布！你已經休息了好久了。現在不能再耽擱了。起來，跟我一起逃吧！」

「不，隨我吧，」哥布輕輕地說，「我站不起來。我不能。我自己很想起來，但是我實在太衰弱了。」

「你在這兒豈不危險？」斑糜勸他。

「我也不知道。也許我會死去。」哥布簡單地說。

喧噪聲又起來了。新的爆炸聲又在咆哮。斑糜縮了縮來。忽然間一根樹枝折斷了。年青的凱洛蘇飛一般闖了出來，一直向前面奔馳而去。

「快逃！」他看見斑糜時叫道。「逃得動就快逃，不要站在那兒！」他一閃便不見了，斑糜本能地溜過去。他自己並不知道他突在跑着，隔了好久他才說：「再見罷，哥布。」
「哥布已經」
「很遠，哥布再也聽不見了。」

他
懶充滿了喧噪聲和爆炸聲的樹林中，一直不止地跑到傍晚。黑暗籠罩了大地。這些

聲音才 靜止。不久一陣微風把所有的可怕的氣息全吹散了。但是恐懼依舊滯留在這兒。

和

一個相會的朋友是羅諾。他的脚比以前更跛了。

『那沙樹林裏的狐狸受的傷很凶，』羅諾說。『我剛才看見他的，他痛苦得不得了。痛得祇咬着雪和地。』

『你看見我的母親嗎？』斑麋問。

『沒有，』羅諾推托地說，他匆匆走開了。

後來在晚上，斑麋遇到了老奈特娜和菲琳。三個人都很高興。

『你看見我的母親嗎？』斑麋問。

『沒有，』菲琳說。『我連我自己的母親都不知道那兒去了。』

『嘿，』老奈特娜愉快地說，『這才有意思呢。我剛才還在自慰我沒有孩子麻煩我，現在卻一下子要我招呼兩個孩子了。我真是感激之至！』

斑麋和菲琳都笑了。

他們談到哥布。斑麋講起了遇到他。他們難過得哭了起來。但是老奈特娜卻不讓他們哭。

『什麼大事情都攔一下，現在最要緊的是去找點東西吃。真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奇聞。你們一天沒有吃到一口東西！』

她把他們領到了一個還有幾張葉片沒有完全枯萎的地方。老奈特娜非常之慈善。她自己一

點都不啻，讓斑斑和斑斑吃飽。她揀有草的地方，爬去了上面的雪，便叫他們道，「這兒的草
嫩，不給她們說話，」等等，我們再去找好一點的吃。」但是她停一會又咕咕囔囔地說，
「爲孩子們麻煩真是太無謂了！」

忽然間他們看見伊娜姨母來了，他們跑了上去。「伊娜姨母，斑斑叫。是他第一個看見
她。」琳琳快活得在她身邊直跳。「母親，」她叫着。但是伊娜姨母在哭，並且她累之得很。
「哥布沒有了，」她哭道。「我去找他的。我到他跌倒的地方去看過……那兒什麼也沒有
了。他去了……我的可憐的哥布……」

老奈特娜噲噲道，「你哭有什麼用處，你頭腦清楚一點就該去找他的足跡。」

「哥布的足跡一點都沒有，」伊娜姨母說，「但是……他的……足跡卻在那兒。他找到了
哥布了。」

她不再說什麼。於是斑斑沮喪地問她，「伊娜姨母，你看見我的母親嗎？」

「沒有，」伊娜姨母柔聲地回答他。

斑斑從此便沒有再看見他的母親。

不久楊柳樹上飄舞着柳絮。草木又恢復了青翠。不過樹枝上的嫩葉子還很細小。他們籠罩

在溫柔的晨曦中，新鮮活潑像剛醒來的孩子。

斑樂站在一叢榛木林前面，用他新生的角對着樹幹在衝撞。這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並且也是必需的，因為這對漂亮的角上面還包着一層厚皮。這層皮當然得弄破牠，誰也沒有耐心等待牠自己開裂。斑樂這樣衝撞着，直到把厚皮撞開一條一條的掛在耳朵旁邊。他發覺他的角比樹幹要堅強得多。這個發現使他增加了不少勇氣和驕傲。他更凶猛地撞過去，樹皮一塊塊給他扯了下來。樹幹露出了光光的白身體，不久變成了紅褐色。但是斑樂不管牠，他祇看見鮮明的樹幹在他衝撞中發亮，他更興奮了。一大排榛木樹上都刻上了他工作的成績。

「嘿，你差不多長成了，」他身邊一個愉快的聲音說。

斑樂仰起了頭看看。一隻松鼠和氣地坐在那兒觀察他。上面傳來了一聲尖銳的笑聲，「哈哈！」

斑樂和松鼠都嚇了一跳。伏在榛樹幹上的啄木鳥向着下面說道，「對不起，不過我看到你們底的這種行為，我總禁不住要好笑。」

「有什麼好笑呢？」斑樂客氣地問。

「呸！」啄木鳥說，「你們做事情總是這麼糊塗呆笨。你先得找一顆大樹呀，在這些細小的榛樹枝裏你能找出什麼東西來呢？」

「我要找什麼東西呀？」斑樂問。

『小蟲呀，』啄木鳥笑了。『昆蟲和蟬都有。你看，這樣做。』他『篤、篤、篤、篤』地在橡樹幹上啄着。

松鼠跑上去罵道，『你胡說些什麼？這位王子並不要找昆蟲。』

『爲什麼？』啄木鳥高興地問。『不是怪好吃的？』他把一個小蟲啄了一半，吃了下去，於是又繼續工作着。

『你不懂的，』松鼠責備他。『一個尊貴的王子有着更遠大的目的。你這樣說真是太不識相了。』

『反正都是一樣的，』啄木鳥回答說，『什麼遠大的目的，』他輕快地叫着便飛走了，松鼠急急忙忙又跑了下來。

『你還認識我嗎？』他高興地問。

『認得的，』斑麋和藹地回答他。『你不是就住在那兒的嗎？』他指指橡樹說。

松鼠愉快地對他望望。『你把我和我的祖母混在一起了，』他說。『我知道你認錯了人。你小的時候，她就住在那兒，斑麋王子。她常常對我談起你的。去年冬天雪貂把她殺死了，你也許還記得。』

『對了，』斑麋點點頭。『我聽到這回事的。』

『後來，我的父親就搬到這兒來住了，』松鼠接下去說，他坐坐直，兩隻前爪很有禮貌地

接着他的白胸部。『也許你又要把我和我的父親混在一起了。你認識我的父親嗎？』

『對不起，』斑斑說。『我沒有見過。』

『我想的不錯，』松鼠滿意地叫道。『父親非常之謹慎膽小。他和別人不來往的。』

『他現在到那兒去了？』斑斑問。

『唉！』松鼠說。『上個月給貓頭鷹捉去了，所以……我現在一個兒住在這裏。我很知足，我是生在這兒的。』

『斑斑轉過去想走了。』

『等等，』松鼠匆忙地叫道。『我還有別的話要對你說呢。』

『斑斑停下來了。』『什麼話？』他忍耐着問。

『是呀，』松鼠說，『什麼話呢？』他思索了一回，於是一跳又坐直了，擺盪着他的大尾巴。他看着斑斑。『對了，』他絮絮叨叨地說。『我知道了。我妻對你說你的角已經快長成

了，你不久就可以成爲一個最漂亮的人物了。』

『你真以爲這樣嗎？』斑斑得意地問。『當然，』松鼠說。『你已經長到了一半，還剩下了一半。』

『非常之漂亮，』松鼠叫道，兩隻爪子按緊了他的前胸。『這樣高大，這樣威武，角上長着這樣鮮明的肉叉。真是不常常看見的。』

『真的嗎？』斑斑問。他快活得又去擊撞榛樹。他扯下了一大條樹皮。

「老鼠」一直沒有停過口。『我總照你這點兒年紀，就敢這麼決不肯有這樣的舉止，這是不可原諒的。』去。每天我遠遠的見你像猴兒，再想不到你還在這樣搗鬼。看那點兒做個還無，長個像小猴兒，小的孩子呢。」

「嗚呼！一下子靜默了。『再見吧，』他急促地說，『我要去了。』他跑開了。」

他不願意再提起去年夏天的事，因為從那時起，他就不再過過好日子。他母親親的失蹤，使他一個人孤苦無依，丟了下來。冗長的冬天，好像永遠沒有終止，日子在霜風遲遲裏，隔了好久，才看見一點綠色。假使沒有老奈德娜，斑鹿也許活不過這一冬了。但是她儘力安慰他，幫助他。雖然如此，斑鹿還是孤獨的時候發愁。」

他常常想念哥布。可憐的哥布，現在是死了。悲憤的夢，別的一同死了。那一個冬天，斑鹿還念念不忘地想到他。他第一死，真實地體會到哥布是如何可愛和善。」

他不大見菲琳。她老是和祖母親在一起，好像愈發愈怕離家。到後來，氣候漸漸轉變，斑鹿才又感覺到他自己的存在。他長出了新角，覺得角將送榮耀。但是不久苦痛的失望卻連接不斷地打擊着他。」

別的壯鹿，看見他便追逐他。他們忿怒地與他過關。他們不許他走近去，要弄到他嚇得一步都不敢動。他什麼地方都怕去。一天到晚，祇是憂鬱地坐在隱僻的冰路上，磨行。」

夏天來了，天氣一天熱一天，一種顯明的不要抓住他。他的心給一種又快樂又苦悶的熱

變壓迫着。每當他看見菲琳和她的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他會莫名其妙地突然興奮起來。有時候他認出了菲琳的足跡，或者從空氣中得悉菲琳就在附近。於是祇覺得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慾望催促他到她那兒去。但是一旦順了這個慾望，結果總是懷喪失望。有時空空如也，誰也沒有碰面，他流浪了一回，才明白她們故意在迴避他。有時撞到一隻牡鹿，把他一陣亂打亂踢的趕了回來。羅諾和凱洛斯對他最兇。唉，那實在不是一個快樂的時期。

可是現在這隻松鼠竟不知趣地提起了他的牢騷。他忽然間瘋了似的狂奔着。嚇得一羣田鼠和麻雀慌慌張張的向樹枝間逃避，大家驚訝地問道，「什麼事情？」斑麋卻沒有聽見。一對喜鵲惶惑地追問他，「什麼事情發生了？」烏鴉也怒氣勃勃地問，「你在幹什麼呀？」斑麋一概不理。上面一隻黃雀在歡唱，「早安啊，我真快活。」斑麋也不回話。一條條的陽光從上面射了下來，把森林照耀得很亮。斑麋什麼都不注意。

驟然間一陣很響的撲撲聲，一道虹霓般的鮮明光彩從斑麋腳下飛升而起，耀得他的眼睛都花了，他不得不停下來。那是山鷄喬奈諾。他驚慌地飛了起來，因為斑麋幾乎一腳踏在他身上。他一邊飛一邊罵道：

「從來沒有看見這種事情。」斑麋嚇得對他呆望着。

「這次還算運氣好，不過未免太大意了。」地上另一個聲音在輕柔地說，那是喬奈利娜，喬奈諾的妻子。她蹲在地上保護着她的蛋。「我的丈夫嚇壞了，」她不平地說下去。「我也嚇

了一大跳，但是我動也不敢動。再大的事情落下來我是不敢動的。你就是踏在我身上，我也不會動的。」

斑麋很不過意。「請你原諒，」他吞吞吐吐的說，「我並不是有意的。」

「麋，不要緊，」山鷄的妻子說。「其實也不十分可怕，不過這時候我和我的丈夫特別膽小。你總可以明白……。」

斑麋一點都不明白，他走了。他現在比較安靜些了。森林在他四週奏樂，日光愈來愈亮，並且愈暖和平了。樹上的樹葉，足旁的草，以及從地上蒸發出來的濕氣，聞起來都格外的芬芳甜美。斑麋身體裏面有一股青春熱力在膨脹，一直灌及全身，因此，他行動都顯得有點僵硬不自然，和一個機械的東西相似。

他走到一簇小赤楊樹前面，提高了他的前腳，用蠻力向地上槌打，泥土四處飛揚。銳利的蹄尖割破了地下的草皮，把那些紫雲英、青葱、紫羅蘭、和雪球花連根刨了下來，祇剩了一片光光的泥土。他模模糊糊地打着。

在一顆老無花果樹紊亂的樹根下面，有兩隻麋鼠在掘土，他們擔心地探出頭來望望，看見了斑麋。

「這樣幹未免太可笑了，」一隻麋鼠說。「誰說是這樣掘土的？」

另外一隻麋鼠譏笑地扁扁嘴。「他什麼都不懂，一看就看得出來，」他說。「這就叫做外

行。」

忽然間斑麋在傾聽，他仰起了頭，又聽了一下；他從樹葉裏向外望望。枝葉間閃過一條紅在。隱約還看見鹿角上的肉叉的光芒。斑麋大吼了一聲。不管誰在這兒經過，不管他是凱洛斯或者是別人，他不管了。「向前去！」斑麋想，他預備挑戰了。「讓我給他們看看，我並不怕他們；」他興奮地自言自語，叫他們知道我的利害。」

斑麋進攻時的忿怒激起了一陣樹枝沙沙的震動，許多樹枝斷折了。接着斑麋看見那個鹿就站在他面前。他不認識他，他興奮得什麼都看不清楚。他唯一的思想就是「向前去！」他垂下了他的角，衝上去。一切的力量都集中在雙肩上。他準備一場大戰。接着他聞到了對方的氣息。但是他的眼睛卻祇注意前面的紅身子。對面那頭鹿稍稍轉動一下，斑麋一衝上去並沒有碰到他所期望的抵抗，他一直向前面空地上衝了過去，差一點跌在地上。他搖擺了一下，振作了精神，預備重來一次攻擊。

六。這時候然，才認清是那頭老牡鹿。

斑麋怔住了。他想逃，又有點不好意思逃。但是留在這兒也是一般不好意思。他不動。

「怎麼？」老鹿沉靜地問。他的聲音非常之率直有力。斑麋進了一斑麋的心。他不說什麼。

「怎麼？」老鹿又問一句。

『我以為……』斑麋吞吐吐的說，『我以為……是羅諾……或者……』他停下來對他偷偷地望了一眼。這一望卻更慌亂了。這個老鹿威風凜凜地站在那兒，他的頭已經完全蒼白了，一對高傲的黑眼睛射出了深沉的光芒。

『你為什麼不向我挑戰了……？』老鹿問。

斑麋對他看看，心裏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欣慰和神妙的震顫。他想叫起來，『因為我愛你，』但是他祇說道，『我不知道……』

這老鹿看看他。『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他說，『你已經長得很大很強壯了。』

斑麋沒有回答。他快活得發抖。老鹿把他仔仔細細觀察了一番。於是出乎斑麋意料之外地走了過來。

『你很勇敢，』老鹿說。

他回了過去，一轉瞬間便隱沒了。斑麋怔怔的在那兒蕩了好久。

十二

炎熱的夏天來了。斑麋上次所感受到的熱望，又在他心上活躍着。不過這一次更來得強烈了。他渾身的血液沸騰着，使他沒一刻得到寧靜。他茫茫然若有所失。

有一天，他碰到菲琳了。這是一個偶然的巧遇，近來他的思想非常之紊亂，他的感覺給內

心燃燒着的熱望攪得有點糊塗了，因此他一下子竟認不出菲琳，她跪在他面前，班塵呆死的對她望了好久，才似醉似癡地說，『你長得多美麗啊！菲琳！』

『原來你還認得我？』菲琳問。

『我怎會不認得你？』班塵叫道。『我們不是從小在一塊兒大的嗎？』

菲琳嘆息着。『我們好久沒有相見了，』她說。接着她又說道，『人們隔開了便會疏遠的，』但是她已經回復了她那種愉快挪揄口吻。他們站在一起。

『我小時候時常跟着母親在這條小路上走的，』後來班塵說。

『這條路一直通到草原，』菲琳說。

『我第一次就是在草原上看見你的，』班塵正經地說，『你還記得嗎？』

『是呀，』菲琳回答他，『哥哥和我，』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可憐哥哥……』

班塵也嘆息道，『可憐的哥哥。』

於是他們談論着從前的事，大家不斷互相詢問『你還記得嗎？』大家都發覺兩方面都沒有忘記。兩個人都非常之高興。

『你還記得我們常常玩的觸人遊戲嗎？』班塵提醒她。

『記得，就是這樣的……』菲琳說着便和箭一般射了出去。起初班塵呆了，呆着接着他也衝了上去。『等一等！等一等！』他快樂地大叫。

「我不能等你，」菲琳故意逗他，「我等不及你了。」她輕快地一跳，便在樹枝和草叢間跑了一個圈子。最後斑總算趕了上去，把她擋住了。他們靜靜地站定下來。開心地笑着。忽然間菲琳好似給什麼東西打中了似的向上一跳，又跑出去了。斑在後面追。菲琳一圈一圈地跑，故意逃避他。

「停下來！」斑喘息地說，「我有一句話要問你。」
菲琳停了下來。

「你有什麼話要問我？」她好奇地問。

斑默然不響。

「你騙我的，」菲琳說，她回過去又打算跑了。

「不，」斑焦急地說。「回來！回來！我要……我要問你……你愛我嗎？菲琳……」
她訝異而小心地對她看看，「我不知道，」她說。

「你一定知道的，」斑卻不放鬆。「我很知道我愛你。非常之愛你，菲琳。告訴我，你愛我嗎？」

「也許，」她含羞地說。

「那末，你願意和我同住在一起嗎？」斑熱情地懇求她。

「祇要你有誠意，」菲琳欣然地說。

『請你答應吧，菲琳，親愛的美麗的可愛的菲琳，』斑樂簡直要發瘋了。『你聽見沒有，我是誠意的。』

『那末，我當然是願意的，』菲琳輕輕的說了一句，便逃開了。

斑樂快樂得心花怒放，他連忙追上去。菲琳一直逃到了草原上，一轉身便躲進叢林中去了。斑樂正轉身預備跟進去，裏面卻有一陣很大的沙沙聲，凱洛斯一跳而出。

『停住！』他大叫。

斑樂不理他。他一心祇在菲琳身上。『讓我進去，』他急急地說，『我沒有功夫和你談話。』

『滾開去，』凱洛斯怒氣勃勃地說。『立刻給我滾開去，不然我撞過來就叫你送命。我不許你追求菲琳。』

去年夏天所受的種種氣惱和侮辱，一下子完全記起來了。不禁頓然大怒。他一句話都不說，垂下了他的角，對準了凱洛斯身上就撞過去。

這個進攻十分凶猛，一下子便把凱洛斯撞倒在草地上。凱洛斯敏捷地一閃就爬了起來，但是還沒來得及站穩，第二下又來了，凱洛斯又要倒了。

『斑樂，』他叫道，『斑……』他還沒有叫出來，第三下又來了。這一下撞傷了他的肩膀，他痛得氣都透不出來。

凱洛斯往旁邊一閃避開了斑麋第四次的攻擊。忽然間他覺得他軟弱了，同時他明白這將是一個生和死的決鬥。他嚇慌了回身便逃，斑麋在後面追。凱洛斯知道斑麋今天的怒氣不小，他會不顧一切的殺死他的，想到這兒，他一切的理智都消失了，他拚了命狂奔，往叢林裏直衝進去。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逃走。

一下子斑麋停了下來。凱洛斯嚇得也沒有知道，還在那兒狂奔。斑麋停了下來，因為他聽到了菲琳的利銳的叫聲。他聽聽，菲琳又在叫了，好像有什麼困難恐懼。他立刻跑了回去。他看見羅諾在草原上追逐菲琳，菲琳向樹林裏，逃了進去。

『羅諾，』斑麋不知不覺的叫道。

羅諾——這個跛子跑得不很快——停了下來。

『喔，原來是我們的小斑麋，』他取笑地，『有什麼事？』

『自然有事。』斑麋沉靜地說，但是他的聲音已經給遏止着的忿怒激動得和平時完全不同了。『我要你放下菲琳，立刻離開這兒。』

『原來如此，』羅諾譏諷地說，『你現在竟變成這樣一個膽大的小流氓了。真是意想不到的。』

『羅諾，』斑麋特別溫和地說，『這是替你看想。如果你不早走，等一下恐怕想逃都逃不

「是嗎？」羅諾氣得大叫起來，「你竟敢這樣對我無禮！大概是看不起我的跛腳。別人真也看不出來呢。要不然，你看見凱洛斯這樣膽小無用，就以爲我也怕你了。老實警告你……。」

「不是的，羅諾，」斑麋打斷了他的說，「讓我警告你，走開！」他的聲音都發抖了。『我一直很喜歡你，羅諾。我一直以爲你很聰明。我敬重你，因爲你比我年紀大些。我再對你說一句，走開。我實在不能再忍耐了。』

「可憐你這點忍耐都沒有，」羅諾冷冷地說，「真是大大的可憐，我的孩子。但是你放心，我一下子就會來結束你。你不必多等待的。也許你已經忘記了從前給我驅逐的苦處。」想到這一點，斑麋不再說話了。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住他的忿怒。他和一頭凶暴的野獸一般向着低垂了頭在等候他的羅諾猛衝上去。他們一撞便撞在一起了。羅諾站得很穩，但是他奇怪斑麋怎麼不退後去。這個急驟的進攻有點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爲他沒有想到斑麋會先攻上來。他感覺到斑麋的勇猛有點不容易招架，他明白這次得仔細對付才好。

他們頭頂頭地站在那兒，羅諾用計了。他忽然把頭一縮，斑麋失了重心，向前面一衝便倒了下去。

斑麋且不起來，他伸起後腳，用了雙倍的忿恨向羅諾身上踢過去。把羅諾角上一個肉叉打斷了。羅諾以爲自己的頭打破了。眼睛裏火星直冒，耳朵亂鳴。接着一個猛力的攻擊把他的

肩膀撞開了。他倒了下去，斑麋狂暴地一腳踏住了他。

『讓我走吧，』羅諾呻吟着。

斑麋一頓亂踢亂打，他眼睛裏冒着火。他好像一點慈悲心都沒有了。

『請你饒了我吧，』羅諾悽然哀求他。『你不知道我是一個跛子？我剛才和你說着玩的。饒了我罷。我是和你開玩笑的。』

斑麋一言不發放了他。羅諾精疲力盡地從地上爬了起來。渾身都是血，搖搖擺擺站也站不穩。他悄悄地溜走了。

斑麋正要回樹林裏去找菲琳，那知菲琳自己跑了來。她剛才站在樹林口，一切的情形都看見了。

『你真了不得，』她帶笑地說。接着她輕柔而慎重地對他說，『我愛你。』他們倆甜蜜地離開了那兒。

十三

有一天，他們一同走到叢林的深處，在找尋那一塊斑麋上次遇見老鹿的小空地。斑麋把老鹿的故事全部告訴了菲琳，所以菲琳也十分興奮。

『我們也許會再遇見他的，』斑麋說。『我希望你見見他。』

「我也想見他一面，」菲琳勇敢地說。「我真希望和他說幾句話。」這句卻不是她的真心話，她雖然好奇喜聞，但是心底裏卻有點怕這隻老鹿。

暮靄沉沉，夕陽就要下去了。

他們在顫動的樹葉間緩步並行，各方面的動物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忽然間附近一聲沙沙聲，他們停下來，向那裏望望。看見那隻老鹿正凜然慢步穿過叢林向空地走去。在昏黃的暮色中，真像一個巨大的灰色幽靈。

菲琳禁不住喊了出來。麋斑極力鎮定着。他也很害怕，也想叫出來。但是看見菲琳嚇成這樣子，他不得不先安慰他。

「做什麼？」他擔心地輕聲問她，他自己的聲音也在發顫。「什麼事情？他不會傷害我們的。」

菲琳接着又是一聲慘叫。

「不要慌成這種樣子，親愛的，」斑麋請求她。「何必這樣害怕呢，他還不是我們一家人。」

然而菲琳卻不管。她站定在那兒，呆望着這頭老鹿，老鹿若無其事在走他的路。於是她又叫了起來。

「鎮定一些吧，」斑麋求她。「他要笑我們的。」

但是菲琳鎮定不住。『讓他去笑好了，』她說，接着又叫，『啊……啊！怕……大得可怕啊！』

她一邊叫一邊說道，『怕！不要管我，我沒有辦法了，讓我叫吧，』『怕啊！怕啊！怕啊！』

老鹿站在一片小空地上，在找尋食料。斑麋鼓足了勇氣，一隻眼睛看着歌斯底里的菲琳，另外一隻眼睛望着這頭冷靜的老鹿。他剛才給菲琳的鼓勵克服了他自己的恐懼。他開始自悔爲什麼見了老鹿會發生這種可恥的態度——又害怕又興奮，崇拜中夾着屈服的自覺。

『這簡直沒有道理，』他堅決地說，『我要一直走過去告訴他是誰。』

『不要，』菲琳叫道。『不要去！怕啊！去了會發生可怕的事情的。怕啊！』

『我要去的，』斑麋說。

那頭老鹿從容地在吃東西，絲毫沒有理會這個哭泣的菲琳。斑麋覺得他太驕傲了。他好像受了侮辱一般。『我要去的，』他說。『你不要怕。包你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你在這兒等我。』

他去了，但是菲琳沒有等他。再也沒有這種願望和勇氣停留下去。她一回身一路叫着跑開了。她覺得這才是唯一合理的方策。斑麋聽着她越跑越遠，嘴裏還是『怕啊！怕啊！』地叫。斑麋很想追上去。但是現在卻不可能了。他提起精神向前走去。

他從樹枝中間看見老鹿站在空地那兒，他的頭一直歪倒在地上。他剛一跨出去，他的心便忐忑地跳了。

老鹿立刻抬起頭來對他看看。於是他毫不動心地茫然向前面凝望着。斑麋覺得老鹿這種倘若無人向空中的凝望，正和剛才對他的注視一般傲慢自大。

斑麋不知道怎麼辦好。他是帶了堅決的意志來和老鹿談話的。他要對他說，「好啊，我是斑麋，請問你的尊姓大名。」

對了，這幾句話看來並沒有什麼困難，可是現在卻顯然並不如此簡單。現在他覺得以前所打定的主意尙欠高明。斑麋當然不願意一言不發便退回去，叫別人瞧不起，可是他也不願意太顯殷勤，先去開口。

這頭老鹿出奇地莊嚴，斑麋欽佩之餘，祇覺得自己的卑微。他沒有力量再鼓起他的勇氣，他不禁自問，「我爲什麼要這樣怕他，我不是和他一樣有本事麼？」但是沒有用。斑麋依然在害怕，從他的心底裏他知道他實實在在沒有老鹿的本事好。遠不及他。他覺得苦痛極了，他用全身的力量把自己支持着。

老鹿對他看看，一邊也在盤算，「他很好看，真可愛，這樣優美，這樣有姿勢，外表這樣高雅。不過我不可以這樣盯着他看。我不應該老望着他。並且，這樣會使他不安的。」因此他又把他的目光從斑麋頭上移到空中去了。

『多麼傲慢的神氣，』斑麋想。『真叫人受不住，這種人太自大了。』老鹿繼續在想，『我很喜歡和他交談交談，看他的樣子很和氣。我們平時總不和陌生的人來往，這實在太愚蠢了。』他深思地望着前面。

『他看我和空氣沒有分別，』斑麋想。『這個傢伙以為世界上除了他便沒有別的東西了。』
『我和他談什麼好呢？』老鹿躊躇不決。『我生平不善於應酬。我會講些給他見笑的笨話的……，因為他一定很聰明。』

斑麋振起精神又對老鹿看了一眼。『他實在太壯麗了，』他失望地暗自讚嘆着。

『算了，下一次再說話吧，』老鹿下了這個決心便滿意而威嚴地走開了。

斑麋滿心苦痛地留在那兒。

十四

森林在烈日之下流汗。太陽一出來，便將天下所有的小白雲趕得精光，獨佔在蔚藍色的宇宙間，把天空照耀得沸熱發燙。草坪和樹顛上面的空氣像一串串玻璃絲在火焰之前動盪。所有的樹葉和草片都昏熱不動。飛鳥也躲着不出來。林間每一條小路上全是空空的不見動靜。似乎整個森林中了暑。大地，樹，叢林，動物都在一種懶洋洋的情狀之下，接受這個炎熱。

斑麋在睡覺。

他和菲琳整整的玩了一夜，他和她一直玩到天明，他快活得連東西也忘記吃。現在他祇覺得疲乏，也不覺得飢餓了。他閉上眼睛，就在站着的灌木林中躺了下去，立刻便睡着了。

斑麋睡着的時候，他吸進了許多從曬熱的松樹上發出來的辛辣味和桂樹吐刺裏的清香。這使他生了新的力量。他忽然從昏迷中醒了過來。似乎菲琳在喊他？斑麋向四週看看。他記得剛才睡下來的時候還看見菲琳的，就站在他附近那株山楂樹旁邊吃葉子。他以爲她決不會走遠，但是現在卻不在那兒了。大概她一個子覺得冷靜，所以又在呼喚他了。

斑麋側耳靜聽，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菲琳喊了他多久。他想不出頭緒。他還沒有醒醒。

接着她又呼喚了。斑麋往旁邊一跳對着呼聲那兒站了起來。這時候他又聽到一聲呼喚。一下子他覺得他非常之愉快。他覺得他說不出的新鮮，舒泰，精神充足，不過肚子卻餓得難受。喚聲清晰地一聲聲傳過來，微弱得像鳥的啁啾，柔和中充滿了願望。「來啊，來啊！」這樣叫着。

對了，這是麋的聲音，是菲琳。斑麋極快地從樹林中衝了出來，快得樹枝和草片祇微微的震顫了一下。

但是他在半路裏不得不停下來，向旁邊讓開，因爲恰好那頭老鹿站在那兒，阻住了他的去路。

斑麋這時真所謂一腔熱情的時候，這頭老鹿卻不在他心上，他想以後總有機會再碰頭的。他現在沒有功夫理會他，不管他如何尊貴都不在乎。他所有的思想祇集中在菲琳一人身上。他忽忽忙忙招呼了一下便走了。

『上那兒去？』老鹿熱心地問他。

斑麋有點不好意思，他想用別的話來推託一下。但是他立刻打消了這個意志，仍舊把真情告訴了他，『去她那兒。』

『不要去，』老鹿說。

斑麋不禁一陣忿怒。不要到菲琳那兒去！這個無恥的老鹿竟說得出這種話來！『我逃走吧，』斑麋想。他迅速地向老鹿望了一眼。正碰上了老鹿的深沉的凝視，這個凝視把他鎮住了。他煩燥得發顫，但是他沒有逃走。

『她在喊我，』他告訴他，聲調粗暴好像在說『不要多話了。』

『不，』老鹿說，『她沒有喊你。』

呼聲又在喊着，細弱一如鳥鳴，『來啊！』

『你聽，』斑麋急促地說，『又在喊我了。』

『我聽見的，』老鹿說。

『好吧，再見，』斑麋忽忽忙忙地轉了過去。

『停下來，』老鹿命令着。

『你要怎麼？』斑麋叫道，他實在忍不住了。『讓我去。我沒有時間。對不住，菲琳在喊你應該明白……。』

『我告訴你，』老鹿說，『那不是她。』

斑麋覺得沒有辦法。『但是，』他說，『我聽得出是她的聲音。』

『你聽我的話，』老鹿接下去說。

呼聲又來了。斑麋覺得地面在他腳下發燒。『我去一去，』他請求他，『就回來好了。』

『不，』老鹿悄然地說，『你不會再回來了，永遠不會回來了。』

又是一聲呼喚。『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斑麋嚷着，他簡直要發狂了。

『那末，』老鹿命令似的說，『我們一同去。』

『快走呀，』斑麋叫了一聲便跳到前面去了。

『不，慢慢的走，』老鹿的口吻嚴厲得使斑麋不敢不服從。『跟在我後面，一步一步地走。』

老鹿開始向前移動。斑麋跟在後面，煩惱得祇嘆氣。

『你聽着，』老鹿一面走一面說，『無論那面的呼聲如何急切，你不許擅自離開我一步。假使真的是菲琳，你不久自然會聽得出來的。但是如果不是菲琳，你不要上當。現在一切問題

『全要看你相信不相信我。』

斑麋不敢違抗，他一聲不響地屈服了。

老鹿慢吞吞的向前走去，斑麋跟在後面。啊，老鹿的行動實在太神妙！腳下一絲聲息都沒有。不驚動一張樹葉。不打擾一根枝幹。竟能夠在厚密錯雜的叢林間穿越自如。斑麋雖然是一肚子的不耐煩，見到他這種高妙的本事也不得不拜倒了。他從來沒有想到有人會這樣走的。

呼聲不斷在喚出。老鹿停了下來，他聽了一會兒，點點頭。斑麋站在他身邊，熱望在他胸中洶湧，同時還要遏止這種熱望，真使他痛苦不堪。老鹿太不講道理了。

就是沒有呼聲的時候，老鹿也時時停頓下來抬高了頭聽聽，點點頭。斑麋什麼都聽不見。老鹿忽然離開了那陣呼聲的方向，另外轉入一條灣曲小徑，斑麋暗中在生氣。

呼聲一陣陣傳過來。最後他們漸漸走近去，於是愈走愈近。後來一直走到最近的地方了。老鹿輕輕地說，『無論你看見什麼東西，你不要動，聽見沒有？注意我的動作，仔細跟着我的行動。頭腦放清楚些。』

他們再走近去幾步，忽然一陣斑麋很熟悉的辛辣氣味在他們面前衝了過來。他大大的吞了一口，差一點叫出來。他和生了根一般站着不會動了。祇覺得他的心就要從喉嚨裏跳出來了。老鹿靜靜地站在一旁，用他的眼睛向他示意。

『他』站在那兒。

「他」就站在他們附近，靠着那棵橡樹，躲在林木的後面。「他」在輕輕地叫「來啊！來啊！」

斑麋一下子糊塗了。他該極了，於是從驚駭之中他才漸漸明白是他在模仿菲琳的口吻。

他在喊「來啊！來啊！」

一陣劇烈的恐懼穿過斑麋全身，他整個身心祇想逃。

「不要動，」老鹿急遽嚴厲地輕輕說了一句，好像他要遏止他一切驚慌的暴動。斑麋努力抑制着。

斑麋覺得老鹿輕蔑地對他看了一眼。雖然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斑麋仍舊看得出來。但是老鹿立刻又換了嚴重仁慈的眼光。

斑麋偷偷的對着他望了一望，他覺得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老鹿似乎猜着了他的心思，他說，「我們回去吧，」他轉了過來。

他們小心翼翼地溜開去。老鹿走着一條特別迂曲的路線，斑麋簡直不明白他的用意。他同樣不耐煩地跟隨着。來的時候是被對菲琳的殷切期望所困擾，現在卻是逃的動力在他血管裏激盪。

但是老鹿走得很慢，一路停頓觀察。他隨時改變新的彎曲路線，停一陣，於是才慢慢地走上去。

這時候他們離開危險已經很遠了。『假使他停下來』，斑麋想，『伊是一個很好的談話機會，我要向他道謝。』

可是就在這時候，老鹿當着他眼睛前面往林間一隱便沒有了。一張樹葉子都沒有動，一點聲音也沒有，老鹿溜掉了。

斑麋跟着試了一下。他想模仿老鹿那種輕寂的前進，盡力避免一切聲音。但是他的運氣很壞。樹葉老發着細微的摩擦聲，樹枝被他的身體帶灣了，接着『噹』的一聲，彈了上去，枯枝『格格』地折斷了。

『他救了我的命』，斑麋不斷在想。『我怎麼樣向他道謝呢？』

但是老鹿到處都不見，斑麋從叢林中鑽了出來，四週是一大片開滿了黃花的麒麟草。他抬起了頭四面看看。一點動靜都沒有。祇剩他一個子在這兒。

現在什麼管束都沒有了，逃走的動機又復活了。麒麟草在他飛躍的蹄下面颼颼地向兩邊分開，好像經過鐮刀的砍割一般。

他浪遊了好久，才找到菲琳，他氣急，疲乏，同時卻很快活，很興奮。

『我請求你，親愛的，』他說，『請你千萬不要呼喚我。我們互相尋找好了，但是請你不要喊我……因為我沒有能力拒絕你的聲音。』

十五

幾天之後，他們正在草原對面的橡樹林中漫步。他們要穿過這片草原才能夠回到那棵老橡樹下面的老路上去。

在森林的外圍，枝葉比較稀疏，他們停下來向外面察看着。

「有一個紅色的東西正在老橡樹那邊走動。他們兩個定神一看。

「那是誰？」斑廬悄悄他說。

「也許是羅諾，或者凱洛斯，」菲琳說。

斑廬有點疑心。「他們決不敢再來見我，」斑廬說，他向前面仔細熟視着。「不是的，」他肯定地說，「那決不是凱洛斯和羅諾。是一個生人。」

菲琳同意了，她有點怕，但是同時覺得很奇怪。

「對了，」她說，「是一個生人。我現在也看出來了。真奇怪呀！」

他們望着他。

「他的行動好大意呀，」菲琳叫道。

「笨得很，」斑廬說，「簡直太笨。竟和小孩子那樣不懂事，不知道危險。」

「我們出去看看，」菲琳提議道。他的好奇心在催促他。

『好的，』斑麋也同意。『我們去吧，我也想去看看明白。』

他們向前走了幾步，菲琳又停下來說道，『他也許會攻擊你，他長得很強壯。』

『呸！』斑麋聳起了頭，顯一付輕蔑的神氣說，『看他那一對小角。我會怕他！這傢伙很胖很滑澤。至於強壯！我不相信。來吧。』

他們走了過去。

這個陌生的傢伙正忙着在嚼食青草，一直到他們在草坪上走過了好大一段路，他才覺察到。他立刻就跑過來迎接。他一路高興地玩耍似地跳着，這簡直太稚氣了。斑麋和菲琳都停着不動，等他過來。他在他們面前站住了。

過了一會兒他問道，『你們不認識我了？』

斑麋垂下了頭準備進襲。他反問他，『你認識我們嗎？……』

這個陌生的人打斷了他的話。他恨恨地但是自信地叫道，『斑麋。』

斑麋聽見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不覺爲之一驚。這個聲音打動了他心裏的記憶。但是菲琳已經衝了過去。

『哥布，』他叫了一聲，便感動得不能再說話了。她默默地呆站在那兒。她連呼吸都快停止了。

『菲琳，』哥布輕輕地叫道，『菲琳姊姊，你認得我。』他走過去親吻她。眼淚從臉上流

了下來。菲琳也哭了，什麼話都不能說。

「好了，哥布，」斑麋說。他的聲音也有點發顫，他糊塗了。他深深地感動着，並且覺得大大的奇怪。「看來你並沒有死，」他說。

哥布忽然笑了起來。「你看我並沒有死，」他說，「我想你現在總知道我不會死了。」

「但是那一次雪地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斑麋接下去問。

「哦，那一次？」哥布想了一想說。「那時候他救了我的命。」

「那末，你這一向在什麼地方呢？」菲琳驚異地問。

「和他在一起，」哥布回答他。「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他停下來望望菲琳，又望望斑麋。看到他們這種驚奇的樣子，不禁使他高興。於是他又接下去說，「一點不假，我的親愛的，我的所見所聞比你們在這個古老的森林裏所經歷的要多許多呢。」他有點自大，但是他們不去理會他這一層。他們的思想完全被這個不可信的奇事吸住了。

「快告訴我們，」菲琳叫道，她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

「哦，」哥布愉快地說，「這個我可以講一輩子都講不完。」

「好吧，講出來聽聽，」斑麋催促他。

哥布正經地看着菲琳。他膽怯地低低問道，「我們的母親還在嗎？」

『還在，』菲琳高興地說。『她還活着，不過我好久沒有看見她了。』

『現在我要先去找她，』哥布說，『你們來嗎？』

他們一同都去了。

在路上他們一句話都沒有說。斑麋和菲琳知道哥布急急於要見母親，所以他們兩個都不開口。哥布一聲不響匆匆地走在他們前面。他情也就由他。

祇有在他匆促間走錯了路，或者轉錯了灣的時候，他們才溫和地通知他。『這邊走，』斑麋輕輕地說，或者菲琳嚷着，『不對，不對，我們要往這邊走了。』

他們曾經好幾次穿過空地。他們察出哥布從來不在森林的邊上停留，也不知道在走進空地之前先察看情形。他老是无所顧慮地直衝而出。斑麋和菲琳祇交換着吃驚的眼光，但是不說什麼，他們躊躇地跟着他。他們在每處找尋了好久。

哥布立刻認出他小時候的途徑。他快活得很，沒有想到是斑麋和菲琳領他來的。他向四面看看，說道，『你們想不到我還認得我的小路吧？』他們沒有說什麼，不過又交換了一次眼光。

不久他們走到一個長滿了樹葉的小空地。『來看啊，』菲琳說着衝走了進去。哥布跟了進去，他停了下來。這是他們出世的地方，小時候母親帶着他們住在一起的。哥布和菲琳互相望了一下。他們沒有說什麼。但是菲琳走過去輕輕地吻了她弟弟一下。於是他們又急急忙忙搜索前進。

他們前前後後跑了一小時。從枝葉隙縫中射下來的陽光漸漸亮起來了，而森林也更幽靜了。這是休息的時候，但是哥布卻一點沒有疲倦的樣子。他匆匆的一直向前走，心裏又急又興奮，慢無目標的向四週瞭望。有時遇到一只鼯鼠從他腳下穿過，他竟會嚇得縮成一團。他慌慌張張幾乎蹣跚在山雞身上，山雞拍拍翅膀飛了起來，把他痛罵一場，他嚇得不知所措。斑樂見到哥布這種奇怪的冒失行爲，也吃驚不止。

哥布忽然停了下來，失望地對他們說，『她不在這兒了。』

『就會找到她的，』菲琳安慰他，『快了，哥布，』她有點可憐他。他還是從前那付沮喪的神氣。

『我們何不喊幾聲試試看？』她笑着說。『和我們小時候那麼喊着！』

斑樂向前走了幾步。終久被他找着了伊娜姨母了。她在附近一個樺樹林下面靜靜地睡着

了。
『好了，』他對自己說。同時哥布和菲琳也來了。三個人站在那兒望着伊娜。她抬起了頭懶懶地看看他們。

哥布小心翼翼地走近去，輕輕地喊道，『母親。』

他倏然間一跳起來，她呆住了。哥布立刻跳了過去。『母親，』他又叫了一聲。他想說話，但是他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她的母親對他深深地注視了一下。她那嚇呆了的身體漸漸移動了。一陣陣的顫慄激盪着

她。她什麼話都不問。她不需要解釋和敘述。她慢慢地吻着哥布的嘴，吻着他的臉，吻着他的

額子。她把他當初生的嬰孩似的全身舐着。
班麋和菲琳早就走開了。

十六

他們大家都站在一塊小空地中間。哥布正在對他們談話。

連兔子朋友都來了。他奇怪得把一隻湯匙似的耳朵豎起來聽聽，過後又向後面倒了下去，又豎了起來。

樑鳥棲息一根最低的小樺樹的枝幹上，聽得出了神。喜鵲卻浮燥地坐在對面一株白楊樹上驚呼不止。

有幾位山鷄把太太和小孩子都帶了來，他們聽到奇怪的地方都把頸子長長的伸了出來。有時又縮着頭無言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松鼠也倉皇地趕了來，興奮得手舞足蹈。一下子溜到地下，一下子又穿到別棵樹上去。有時露出了白胸膛，坐得筆直。時時想插嘴發表點意見，但是每一次都給大家斥罵着不許多說。

哥布敘述他當時正沒有希望地躺在雪地上等死。

「那羣狗找着了，」他說，「狗真可怕。他們實在是世上最可怕的东西。他們牙齒裏滿着血，對了我咆哮狂吼。」他對四週的聽衆看看，又說道，「可是後來，我和他們卻和同你們一般地在一起玩耍了，」他覺得神氣得很。「我用不到再怕他們，我現在和他們是最好的朋友了。」可是他們發怒的時候，我耳朵裏卻震得轟轟地響，嚇得我的心都停止了。但是他們並不傷害你。我不是說過，我現在是他們的好朋友了。但是他們的吼聲是太可怕了。」

「講下去，」菲琳催着他。

哥布看着她。「後來，」他說，「他們恨不得把我撕成粉碎，但是他來了。」

哥布停了一停，大家深深地透出了一口氣。

「是呀，」哥布說。他來了。他把那羣狗叫開，他們立刻停止了叫喊。他又叫了一聲，他們全部一動不動地在他身邊蹲伏下去。於是他把我抱了起來。我大叫，他撫摩着我。他把我抱在他的手臂裏。他一點都沒有傷害我。後來他便把我帶走了。」

菲琳插進去問，「什麼叫帶了？」她問。

哥布仔仔細細爲她解釋帶的意義。

「這很簡單，」斑麋說，「你祇要看松鼠怎麼樣捉一個菓子帶走便明白了。」

松鼠又開口了。他熱心地說道，「我有一個表兄……」但是大家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

『不要響，不要響，讓哥布講下去。』

松鼠不得不頓住。他氣得兩隻爪子按住了胸口，他想去和樞鳥談談。『我說我有一個表兄……，』但是樞鳥卻老實不客氣把頭別了過去。

哥布演講他的奇蹟。『外面儘管冷，儘管大風大雨。但是裏面卻一點風都沒有，溫暖得和夏天一般，』他說。

『呵哈！』喜鵲叫了一聲。

『外面儘管大雨把什麼東西都打得溼透，但是裏面卻一滴水也進不來，一切都是乾的。』

山鷄伸長了頸子扭扭頭。

『外面蓋滿了雪，我在裏面卻很暖和，』哥布說，『我暖得嫌熱。他們給我草吃，有時吃粟子，山芋，菜菔，要吃什麼有什麼。』

『真的嗎？』大家不禁奇怪起來。

『又香又甜的新割的草，』哥布從容地又說一遍，得意洋洋地望着大家。
松鼠的聲音又鑽了出來，『我的表兄……。』

『不許響，』別人禁止他。

『冬天他可以從什麼地方弄到草和這許多東西的？』菲琳急急地問。

『他種的，』哥布回答道。『他要什麼就種什麼，所以要什麼就有什麼。』

菲琳又問道，「你不害怕嗎？哥布，當你和他在一起的時候？」

哥布沾沾自喜地笑笑。「不，親愛的菲琳，」他說，「我一點都不害怕。我已經知道他不會傷害我，我爲什麼還要怕他？你們大家都以爲他可怕。其實他並不可怕。假使他喜歡你，假使你服侍得好，他對你很好的。非常之好。世上簡直沒有再比他好的東西了。」

哥布正講到這兒，那頭老鹿忽然一聲不響地從林間鑽了出來。

哥布沒有看見他，依然滔滔不絕地講下去。但是聽的人卻看見了，他們惶惶然氣都不敢透。

老鹿毫無動靜站在那兒，一雙深沉莊嚴的眼睛望着哥布。

哥布說道，「不但他好，他的小孩子都愛我。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時常拍着我和我玩。」他忽然間不講下去了。他看見了那頭老鹿。

大家肅靜無聲。

於是老鹿厲聲問道，「你頸子上是一條什麼帶子？」

大家向哥布頸項上看看，果然看見那兒有一條用馬鬃織成的黑色繩索。

哥布吞吐地說道，「這個嗎？這是我帶的頸圈。這是他賜的頸圈，得到他的頸圈是一個極大的光榮，這是……」他愈說愈慌亂了。

誰也不敢出聲。老鹿深刻憂鬱地對哥布看了很久。

「你這個可憐的東西！」最後他低低地說了這一句便隱沒了。在座的人全嚇得不敢作聲，祇有松鼠卻喋喋不休地說道，「我剛才說的表兄，也和他在一起住過的。他把他捉了去，關起來，吠，關了好久，後來有一天，我的父親……。」誰也沒有聽他說些什麼。牠們都走開了。

十七

有一天，瑪莉娜又出現了。

她在哥布失蹤的那一個冬天，已經完全長成了，但是誰也沒有看見過她，她一個子獨行獨息，不和別人來往。

她長得很細小，看起來很年青。但是她比誰都幽靜莊重溫存。她從喜鵲，松鼠，椋鳥，鶉鳥，和山鷄的報告裏，知道哥布經過了種種的奇遇又回來了。於是她也出來看看他。

哥布的母親對於她的拜望，感得非常的榮幸與愉快。哥布的母親很得意自己的老運亨通。她以為整個森林都在討論她的兒子，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她分享了他的光榮，她要人人知道她的哥布是鹿族中最聰明最能幹最好的一個。

「你覺得他怎麼樣，瑪莉娜？」她嚷着。「你以為我們的哥布如何？」但是她不等她的回答又接了下去說道，「你記得老奈特娜從前看見他冷得有點發顫，就說他沒有用嗎？你記得她

還說他將是我的累贅嗎？」

「噫，」瑪莉娜說，「你爲哥布擔的心也就不少。」

「現在可用不着了，」他的母親說。她奇怪人們爲什麼還記着這些事。「唉，可憐的老奈特娜。可惜她不能活着看看我的哥布現在變成什麼的樣子了。」

「是啊，可憐的老奈特娜，」瑪莉娜柔和地說，「她真太可憐了。」

哥布就愛聽他母親誇獎他。他站在那兒聽着一句句讚美的話加在他身上，簡直和在太陽光裏沐浴一般的舒適暢快。

「連老王子都來拜會哥布了，」他的母親告訴瑪莉娜。她講到這兒，故意把聲調放低了，好像這是一件極鄭重而神祕的事情。「從前他是絕對不給人家望一眼的，現在卻爲了哥布的緣故降臨了。」

「他爲什麼叫我可憐的東西？」哥布不平地問。「我真不明白他的意思。」

「不要放在心上，」他的母親安慰他，「他是這樣一個老怪物。」

但是哥布也很會自寬自解。「我一天到晚就爲這句話不得安定，」他說，「可憐的東西！」我並不是一個可憐的東西，我的運氣很好，我的經驗比你們大家的都豐富。我的見聞和對於生活的認識，決不是生長在森林中的人所及得上的。你覺得怎麼樣，瑪莉娜？」

「對的，」她說，「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自此以後，瑪莉娜和哥布便時時在一起了。

十八

有一天，斑麋去尋訪老鹿。他在各處巡閱了一整夜。到後來天也亮了，太陽也出來了，他才發覺自己走在一條荒僻的小路上，菲琳也不見。

有的時候他對於菲琳還很依戀。他有時覺得他仍和往時一般熱愛着她。他依舊要找她散步聽她絮絮細語，和她在草原上或者在森林四週嚼食嫩草。但是她卻不能夠使他完全滿足。

在從前，當他和菲琳在一起的時候，他從不想起他和老鹿相會的事，就是有時記得，也是極偶然的事。現在他卻一心一念祇想見他，覺得有一種不可言狀的願望在鼓動他去找尋老鹿。他祇偶爾的想到菲琳。其實祇要他願意，他儘可以一天到晚和菲琳廝守在一起。別的鹿更不在他心上。見了哥布和伊娜姨母，他總設法故意避開。

老鹿批評哥布的話猶在斑麋耳中。在他心上刻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對於哥布這次的回來感覺很深。斑麋自己也莫明其妙，不過哥布這種的態度使他痛心。斑麋不明白為什麼緣故有點替他抱愧。並且他有點怕他，這也是沒有緣故的。當他和哥布無害，誇大，自尊，自足的哥布，他腦子裏充滿了『可憐的哥布！』這幾個字。他沒有法子把他們驅逐。

天傍晚，斑麋應酬了貓頭鷹一陣，把他驅開心之後，他忽然想起了問道，『你可知道

「住在什麼地方嗎？」

斑樂回答說，他絕對不注意這些事情。但是斑樂察得出他是故意不肯說。

「不，」他說，「我不相信你的話，你這樣聰明，森林中什麼事情都熟悉。你當然知道老鼠躲在什麼地方的。」

這個大毛球似的貓頭鷹把羽毛一收，頓然間小了一半。「我當然知道的」，他的聲音更柔溫了，「但是我不應該告訴你，我真不該告訴你。」

斑樂繼之以哀求。「我決不會使你受累的，」他說，「我這樣敬重你，當然不會害你的。」

貓頭鷹聽了這些話，心花怒放，成了一個灰色絨球了，他把那對大而狡猾的眼睛少少轉動一下。「原來你是敬重我的，有什麼理由呢，請問？」他問道。

斑樂毫不躊躇，「因為你如此聰明，」他說，「並且如此好心，如此和善。再者，你對於嚇人的方法實在奇妙，實在妙極。我希望我也會如此，那對於我實在是大有功用的。」

貓頭鷹快樂得把嘴伸進了他毛茸茸的胸部。

「好吧，」他說，「我想老鹿一定也願意見你的。」

「真的嗎？」斑樂叫了出來，同時他的心也因快活過度而跳得更快了。

「當然，這是一定的，」貓頭鷹說。「他一定願意見你，所以我不妨冒險把他的地方告訴

你。」

他把渾身的毛一收，忽然間又瘦了許多。

「你知道楊柳樹下面那條深溝嗎？」

斑麋點點頭，他知道的。

「你知道深溝盡頭那個小橡樹林嗎？」

「不知道，」斑麋說，「我從來沒有到那一頭去過。」

「好吧，你聽清楚了，」貓頭鷹低低地說。「那邊有一個橡樹林。你走進去。裏面長滿了檉木，榛木，白楊，山榿和松樹。就在這些林木中間，有一棵連根拔起的老山毛櫸。你得仔細去找尋，照你這種高度去看是看不見的，要在半空中才看得清楚。你可以在樹幹下面找到他。但是千萬不要說出來是我告訴你的。」

「在樹幹下面嗎？」斑麋問。

「對了，」貓頭鷹笑笑。「那兒地下有一個洞。樹幹恰巧橫在洞上。他就睡在樹幹的下面。」

「謝謝你，」斑麋感激地說。「我不知找得着找不着，但是我很感謝你，」他立刻跑了。

貓頭鷹偷偷的跟在後面飛着，忽然間在他旁邊「噤噤！噤噤！」大叫了兩聲。把斑麋嚇得渾身的毛都縮了起來。

「我嚇到了你了嗎？」貓頭鷹問他。

「是……呀，」斑鷹吞吞吐吐的說，這一次他可是說的真話。

貓頭鷹滿意了。他說道：「我不過想再提醒你一聲。不要告訴他是我告訴你的。」

「當然不告訴他，」斑鷹答應一聲又走了。

斑鷹剛走到深溝那兒，老鹿卻一下子在黑暗之中出現在他的面前了。他出現得如此突然，如此輕寂，斑鷹嚇得向後退縮。

「我現在丕住在你要去找我的地方了，」老鹿說。

斑鷹什麼話都說不出。

「你有什麼事情要找我？」老鹿問他。

「沒有什麼事情，」斑鷹好不容易掙扎出這一句話，「沒有什麼事情，對不住得很，我沒有什麼事情。」

隔了一會兒老鹿又問道，「你找我不去一次了，」這回的語調溫和得多了。

他等了一筆。斑鷹依舊沒有回答。老鹿接下去說道，「昨天你在我身邊走過了兩次，今天早上也走過二次，都很遲。」

「爲什麼？」斑鷹鼓足了他的勇氣說道，「爲什麼你要那樣批評哥布？」

「你以爲我批評得不對嗎？」

「不」，斑麋抱歉似的叫道，「不，我覺得你是對的。」
老鹿對他淡淡地點了點頭，他的眼光也比以前裏和藹了。

「但是我不懂什麼道理？」斑麋問。

「你感覺得到就夠了，你以後自然會懂的，再見吧，」老鹿說。

十九

現在大家都覺得哥布的行動有點奇特可疑了。別人都往黑夜裏醒過來，他卻專門在夜裏睡覺。但是在白天呢，別人都分頭去找安息的地方，他卻神彩奕奕在外面巡行，當他高興的時候，他甚至於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躊躇毫不在意地跑到草原上去。

斑麋實在忍不住不說了，「你不覺得危險嗎？」他問。

「不，」哥布簡單地說，「對於我是沒有危險的。」

「你忘記了，我的親愛的斑麋，」哥布的母親插上去說，「你忘記了他是哥布的朋友啊。哥布不必和你們一般膽小的。」她很得意。

從此斑麋再不說什麼了。

有一天哥布對他說，「我覺得這樣隨時隨地亂吃東西有點奇特。」

斑麋不懂他的意思，「有什麼奇特呢？我們不都是這樣的，」他問。

「呸，你們是這樣的，」哥布驕傲地說道，「但是我卻有點不同了。我平常總是等東西預備好了送來給我或者喊我去吃我才吃的。」

斑麋憐憫地望着哥布。他再看看菲琳，瑪莉娜，和伊娜姨母。她們都是笑容滿面地羨慕哥布的佳運。

「恐怕到了冬天，你會過不慣的，哥布，」菲琳說。「我們在冬天是沒有乾草，山芋，和燕菁吃的。」

「這到是對的，」哥布承認。「我還沒有想到這一點。我根本想不起來冬天是怎樣的了。一定是很可怕的。」

斑麋靜靜地說道，「可怕倒不見得，不過艱難些罷了。」

「好吧，」哥布神氣十足地說，「如果實在艱難，我老老實實回到他那邊去就是了。我幹什麼要挨餓呢？用不到自尋苦吃的。」

斑麋一言不發便走開了。

後來哥布和瑪莉娜在一起的時候，他講起斑麋。「他不了解我。可憐的老斑麋，以為我還是從前那個傻而無用的哥布。他始終不相信我已經不同了。危險……！他們指的是什麼？我當然很明白，不過像他那樣的人才有危險，我是沒有的。」

瑪莉娜很贊成哥布的見解。她愛他，他也愛她，他們倆都很快樂。

『真的，』他對她說，『沒有人再比你了解我了。我也不必苛求，總算大家都很看重我。然而祇有你最了解我。當我對別人敘述他的種種好處，他們雖然相信我的話，但是他們始終固守着他們的成見，以爲他是可怕的。』

『我是一直信任他的，』瑪莉娜深思地說。

『真的嗎？』哥布快活地問。

『你記得那一次你跌在雪地上的時候嗎？』瑪莉娜說。『那時候我就說總有一天他會和我們一起玩耍的。』

『不，』哥布回答她，他有點疲倦了，『我不記得了。』

幾星期之後，有一天清早，斑麋和菲琳，哥布和瑪莉娜都站在他們時常遊息的榛樹林中。斑麋和菲琳剛從外面走了回來，預備找一個隱蔽的地方休息，在這兒碰到了哥布和瑪莉娜。哥布正想走到草原上去。

『還是和我們一起站在這兒吧，』斑麋說，『一下子太陽出來之後，誰也不敢出去了。』

『沒有關係的，』哥布譏諷地說，『假使別人不敢去，我去。』

他走了出去，瑪莉娜跟在他後面。

斑麋和菲琳停在後面。『走吧，』斑麋生氣地對菲琳說。『走吧，不要去管他們。』

他們繼續前進，但是忽然間他們聽得喜鵲在草原對面大聲急叫，斑麋縱身一跳，連忙跑過

去追哥布，在橡樹邊追上了他和瑪莉娜。

「你聽聽看。」他叫道。

「聽什麼？」哥布莫名其妙地問。

喜鵲又在遠處大叫了一陣。

「聽到沒有？」斑麋再問一遍。

「沒有聽到什麼？」哥布還很泰然。

「這是危險的警報。」斑麋堅持地說。

一隻椋鳥開始驚惶地飛了起來，於是接二連三地嚷着，讓上有許多鳥鴉都在互相警告。

菲琳哀求道：「不要到外面去了，哥布才未危險了。」

瑪莉娜也求他，「躲在這兒吧，今天躲一下，親愛的，外面太危險了。」

哥布站在那兒，高傲地微笑着，「危險！危險！我怕什麼危險？」他問。

他的固執，使斑麋想起了一個主意。他說道，「無論如何，讓瑪莉娜去試探一下，那末我

們可以知道……。」

當着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瑪莉娜已經溜了出去了。

當他們三個站在那兒看着她，斑麋和菲琳都很擔心，惟有哥布卻十分鎮靜，他以爲他們這種

愚笨的觀念，唯有聽之而已。

他們看見瑪莉娜昂起了頭，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向草原上，不停地四面探望嗅察，忽然向閃電似的回身一躍，如一陣旋風直衝回到叢林之中。

「是他，牠，」她低聲極叫，聲音都嚇變了，混身四肢全在發顫，「我……我看見他，」她訥訥地說，「是他，他就站在楊樹旁邊。」

「來吧，趕快。」斐廉說。

「來吧，」斐琳勸他。駭得話都說不出來的瑪莉娜也在低聲敦促，「趕快來吧，哥布，我求你。」

但是哥布還不肯聽，「你趕緊逃好了，我不愛你，假使是他，我要去和他談談。」他說。哥布固執已見，不採納一切的忠告。

於是大家都停下來看他如何出去。他們站在那兒，哥布的極端的信任使他們感動，可是同時極度的恐懼使他們不安。

哥布勇敢地獨立於草原之上，向四週在找尋楊樹林。後來他看見了楊樹，並且發現了他。接着祇聽得轟然一聲。

哥布隨着鎗聲往上一躍。回身逃進了樹林，步伐蹣跚。

當他進來的時候，他們還站在那兒，駭呆了。祇聽得哥布喘息甚急，他一直翻了過去，他們一同追了上來。

可憐的哥布已經倒在地上。瑪莉娜走近去，斑斕和菲琳遠遠的站着，準備逃走。

哥布的肚子打開了，血紅的內臟從傷口流了出來。他微弱地抬起他的頭。

「瑪莉娜，」他使力喊道，「瑪莉娜……」他已經不認識她了，他的氣也快斷了。

草原邊的林木中發出了一陣沙沙聲。瑪莉娜俯向着哥布，「他來了，」她發狂地對他說，

「哥布，他來了，你能爬起來和我一起逃嗎？」

哥布痛苦而無力地又抬了一抬頭，四肢痙攣抽踢了一陣，便靜止地躺下了。

在一陣樹枝斷裂聲和沙沙聲之中，他從叢林中走了出來。

瑪莉娜看見他離開自己很近。她慢慢向後退縮，躲進了最近的林木裏去，於是立刻逃到斑

斕和菲琳那兒。

她最後又回過去看了一次，看見他灣着身子在捉那隻受傷的鹿。

接着他們聽到一陣哥布臨死時的慘呼。

二十

斑斕獨自在河邊徘徊，這條清溪在蘆葦叢和柳樹中間潺潺流過。

近來他喜歡孤獨，不時到這裏來。這是一個鳥獸罕到的地方，碰不到任何熟人。這正合他的意。因為他的思想現在變得極其嚴肅，心境極其鬱悶。他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變化，他根

本也不去探究。對於外界的事物，他祇有一些模糊的回憶，好像整個生命都黯淡了。

他往往會在水邊站立數小時之久。這一灣清流佔據着他全部思潮。水上的空氣另有一種特別的、新鮮而刺激的氣息，聞了之後，他可以忘去一切而生出了自信的感覺。那兒有一對母鴨，每隻母鴨身邊帶領着一羣小鴨。她們不離地在教小鴨子種種學問，小鴨子一邊學一邊練習。有時母鴨發出一聲警告。小鴨子立刻向四處散開。他們一點聲音都沒有地散開去。斑麋看見鴉隻翅膀還沒有長全的極小極小的鴨子，往草堆裏鑽，不振動一根草莖，使敵人毫無目標可尋。起先他還可以看出見蘆葦中許多小黑點在爬動，一下子便什麼也不見了。

不久，母鴨輕聲一呼，小鴨子一齊游了出來，圍聚在母親身邊。他們立刻排好隊伍，又開始巡游工作了，斑麋每次看了都驚歎不止。這在他看來永遠是一個奇蹟。

有一次警報之後，斑麋問母鴨子，『什麼事情？我看了半天，卻並沒有發現什麼危險。』

『沒有什麼事情，』母鴨說。

還有一次，一隻小鴨子在發警號，警號發出之後，他轉身便向蘆葦裏穿了進去。一下子又從河岸邊鑽了出來，斑麋恰好站在那兒。

『什麼事情啊？』斑麋向這小東西，『我沒有瞧見什麼啊。』

『沒有事情，』小鴨回答，一面裝出一付大鴨子的神情，擺擺尾巴，慎重其事地整理着小翅膀。於是搖搖擺擺游到水裏去了。

可是斑樂是很佩服鴨子的。他覺得他們比他更知道謹慎，他們的聽覺和嗅覺都比他靈敏。他祇要站在河邊看鴨子，他平時內心不斷的緊張便可以放鬆些了。

他還歡喜和鴨子談話。他們不說廢話的，這完全和別的動物不同。他們談論寬敞的天，談論風和遼遠的田地，在那兒他們可以找到美味的東西吃。

斑樂時常看到一條火光似的東西，在溪邊一掠而過。「噓喇」，蜂鳥輕柔地叫一聲，和一個飛旋的小斑點一般衝了過去。當他飛過的時候，祇看見紅紅綠綠的色彩一閃。斑樂感動之餘，想仔細看一看這奇怪的漂亮客人，他喊住他。

「不必去喊他的，」一隻松雞在草叢裏通知斑樂，「不要喊他，他從來不理人的。」

「你在什麼地方？」斑樂在草叢裏找她。

但是松雞卻從另外一個絕對不同的地方高聲大笑起來，「我在這兒啊。剛才過去的怪物從來不和別人交談的，所以不必去叫他。」

「他真美麗，」斑樂說。

「可是脾氣不好，」松雞說話時又換了地方。

「爲什麼你以爲他脾氣不好？」斑樂問。

松雞跑到對面去了，她說，「他向來不關心別人的事，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他從不和別人談一句話；反之，別人和他談話，他也不表示高興。遇有危險發生，他決不發一點警告，他

根本不愛和任何有生命的東西接交。」

「可憐的……，」斑麋說。

松鷄不等他說完就插了上去，她那愉快抑揚的聲調忽然從很遠的地方傳了過來。

「他也許以爲人家會妒忌他那無聊的彩澤，所以不願讓人家多看。」

「大多數的人都是不願意被別人注意的，」斑麋說。

忽然之間，山鷄一站便站在他的面前，「我可不怕人看的，」她說。小身體上滿是不光，毛羽滑澤，搖搖擺擺，得意之至。一剎間又不見了。

「我真不明白一個人怎麼可以在一個地方站上那麼久。」她從水裏叫了出來，一下子又在遠處接下去說，「那太危險，並且也太累了。」於是從對面愉快地喊道，「你走動走動罷，假使你裏維持你生命的安全，你得不斷地走動。」

斑麋發覺草裏面起了一陣輕微的沙沙聲。他四面一看，從枝葉之間看見一道紅光閃過，接着便隱沒在葦草中不見了。同時有一股濃厚熱烈的氣息刺激着他的鼻孔。溜過去的是一隻狐狸。

斑麋想叫喊，想頓腳警告大家，可是蒲草葉子一陣顫動，狐狸已經極快的竄過前面去了。接着花四濺，母鴨一聲慘鳴。斑麋聽到她的翅膀拍拍作響，看見她那雪白的身體在叢林裏一閃。他看見她的翅膀很重的打着狐狸的臉。於是一切又靜止了。

狐狸衝着鴨子從叢林裏走了出來。她的頸子垂着，翅膀還在掙扎，可是狐狸全不在意。他偷看了斑麋一眼，便鑽到森林裏去了。

斑麋毫無動作地站在那兒。

幾只老鴨子慌慌張張的飛了起來。山鷄正在向四面告急，田鼠躲在灌木林裏面啾啾。而那羣喪失了母親的小鴨子，則在蒲草裏面拍着翅膀，小聲悲啼。

蜂鳥沿着河岸飛過。

「請你告訴我們，」小鴨子叫道，「請你告訴我們，你看見我們的母親沒有？」

「嗚啞，」蜂鳥尖銳地叫了一聲，光彩奪目地飛了，「這關我什麼事。」

斑麋回轉身子便走開了。他走過一大片開滿了黃花的平原，穿過一叢小樺樹，橫過老樺樹林直走到那深溝的邊上。他在那兒徘徊觀望，希望可以遇見老鹿。自從哥布死後，他好久沒有看見他了。

最後他遠遠地看見了一眼，他跑過去。他起初靜靜地走了一陣，過後老鹿問道：「嗚，他們對於他還是保持以前的論調嗎？」

斑麋明白他指的是哥布。他說道：「我不知道，我現在總不和他們在一起。」他躊躇了一下又說，「可是我時常想起他。」

「真的，」老鹿問，「你現在不和他們在一起了？」

「是的，」斑麋高興地回答說，可是老鹿卻不言語了。

他們走着。驟然間，老鹿停住了不動，「你聽到什麼沒有？」他問。

斑麋聽了一下。他沒有聽到什麼。

「快來，」老鹿叫了一聲，便匆匆的向前跑了。斑麋跟在後面。跑了一陣老鹿又停下來問道，「你還聽不到什麼嗎？」

這時候斑麋才聽到一種在森林中從未聽到過的聲音。有些像樹枝被扳之後重復彈上去的響聲。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沉重而不規則地擊打地面。

斑麋想逃，但是老鹿叫道，「跟我來，」便一直往發聲的方向跑去。斑麋在旁邊大膽問道，「這樣豈不危險？」

「這實在太危險了，」老鹿神祕地說。

不久他們看見有些樹枝都扳彎了，下面在奮力拖曳。他們走近去，才看見灌木林中間有一條小路。

兔子朋友躺在地上。他猛力向兩邊扭扭掙扎，掙扎了一陣便精疲力盡地躺着不動；過了一下，又掙扎一陣。他每一個動作都牽動了上面的樹枝。

斑麋看見一根極細的繩子，從樹枝上穿下來，把兔子朋友絆住了，正繞在他的頭頸上。

兔子朋友一定聽見了他們走近的足步聲，他發狂地向上一蹶，仍舊跌了下來。他想逃，他

亂滾，在草地上翻跳。

『不要動，』老鹿命令他說，於是憐憫地，用一種柔和得使斑鹿感動的口吻說道，『不要怕，兔子朋友，是我來了。你不要動，躺下去。』

兔子聽了他的話，便平平的躺了下去。祇聽得他窒阻的喘息在喉間輕輕地響動。

老鹿咬住了那根樹枝，先扭一下，把牠拉了下來。他拉着走了一轉，把全身的力量一齊壓在上面。然後，一隻蹄踏住了樹枝，用鹿角一擊便把牠打斷了。

他鼓勵地望望兔子，『不要動啊，』他說，『我即使弄痛了你，你也不要動。』

他側着頭，把角旁邊的一個小叉向兔子耳朵後面的頸項毛裏面伸進去。他使勁伸進去，點點頭。兔子開始在扭動。

老鹿立刻縮了出來。『不要動，』他告訴他，『這是你的生死關頭。』他又開始他的動作。兔子躺在那裏喘氣，斑鹿站在旁邊駭得一句話也沒有。

那隻緊緊在兔子頸項邊的角，已經從圈套下面穿了進去。老鹿現在差不多是跪在地上，他的頭兩邊扭動着，好像在和別人打架一般。他的角尖愈伸愈進，最後總於給他解鬆了。

兔子現在可以呼吸了，他的恐懼和痛苦，同時爆發。『睇！』他慘呼着。

老鹿停止了動作。『不要響！』他溫和地責備他，『不要響。』他的嘴正靠近兔子的肩膀，他的角和角又正在他那對匙鑿似的耳朵中間。看起來好像他要刺穿兔子的頭呢。

『你怎麼這樣傻，現在叫些什麼？』他和藹地責備他，『你要把狐狸叫來麼？是不是？我想不是吧。那末快不要出聲。』

他繼續工作，用盡全力做去。忽然間那圈套拍的一聲斷了。兔子莫名其妙地溜了出來，自由了。他跳一步又停下來，依然驚訝萬分。於是他跳走了。起初極慢極膽小，後來漸漸一步步加快。一下子他便狂奔而去了。

斑麋在後面望着他。『他謝都不謝你』，他訝異地說。

『他駭昏了，』老鹿說。

那圈套掉在地上。斑麋輕輕一碰，只聽得吱咯一響。把斑麋嚇了一跳。這就是他在森林裏以前從未聽到過的聲音。

『是他？』斑麋問。

老鹿點點頭。

他們靜靜地一起走，『當你走小路的時候，你要特別小心，』老鹿說，『每一根樹枝都要提防。四週都要用你的角打過。假使你聽到那種聲響，趕快就逃。當你脫角的時候，尤其要小心。我現在已經不用小路了。』

斑麋沉浸在煩擾的思潮之中。

『他不在這兒，』他極端驚奇地自己對自己說。

「不，他不在森林裏，」老鹿回答說。

「可是他還是在這兒，」斑麋說，搖搖他的頭。

老鹿一邊走，他的聲調裏充滿了憤恨，「你的哥布怎麼說的？哥布不是告訴你他是萬能，並且是萬善的嗎？」

「他對哥布是好的，」斑麋低低地說。

老鹿停下來愀然問道，「你相信嗎，斑麋？」這是他第一次喊斑麋的名字。

「我不知道，」斑麋煩惱地說，「我不明白這一切。」

老鹿緩慢地說道，「我們要不斷的學習如何生存和如何謹慎的道理。」

二十一

一天早上，斑麋碰到了意外。

灰白的黎明剛爬過森林，草原上升起了一層乳白色的霧氣，光明降臨之前的靜寂籠罩着大地。烏鴉和喜鵲都沒有醒，樅鳥還在睡覺。

斑麋在頭一天晚上碰到了菲琳，她顯得十分憂鬱懼怯。

「我現在真孤獨極了，」她低低地說。

「我也很孤獨，」斑麋遲疑地回答她。

「爲什麼你現在不再和我在一起了？」菲琳苦痛地問。斑麋看到以前活潑快樂的菲琳，覺得這種嚴肅沮喪，也很難過。

「我歡喜一個人自由自在，」他說。雖然語調儘量溫軟，可是講出來還很生硬。他自己也感覺到。

菲琳望着他問道，「你不再愛我了？」

「我不知道，」斑麋還是那個口吻。

她靜靜地走了，讓他一個子留在那兒。

他站在草原邊上一棵大橡樹的下面橫警地向外窺視，吸着純潔的清晨的空氣。這空氣很潤濕，剛從地面上，露水上，草地上，和濕的林木上發散出來。斑麋深深地吸着。抑鬱多時的精神頓然輕鬆了許多。他愉快地走到了朝霧瀰漫的草原上。

忽然一聲轟雷似的響聲。

斑麋覺得被什麼東西重重的擊了一下似的，有些站立不穩。

這一下可把他駭瘋了，他回身一跳，便竄進了樹林，向前飛逃。他不知道究竟遇到了什麼事情。他也沒有時間去思索。他祇有一個念頭，就是快逃。他盲目向前奔馳，恐懼抓緊了他的心，呼吸都快停止了。接着一陣不能忍受的刺痛。他覺得左肩有一股熱的東西在流。好像有一根發燙的細絲，從刺痛的地方鑽出來。他不得不放緩他的步伐。這時候他發現他一隻腿跛

了。他倒了下來。

倒下來休息實在太舒服了。

『起來，斑麋！起來！』老鹿站在他旁邊，輕輕地推動他的肩膀。

斑麋想說：『我不能起來，』但是老鹿不斷催促，『起來！起來！』聲調中充滿了迫切和慈愛，使斑麋不敢抵抗。就是身上的刺痛也似乎停止了一下。

老鹿焦急地說道：『起來啊，你非逃命不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這個稱呼好像是他不蓄意中滑出來的。驟然間斑麋站了起來。

『好！』老鹿說，他重重地透了一口氣，嚴重地說道：『現在緊緊跟着我來吧。』他迅速地向前走去。斑麋跟着他，但是他一心只想睡下來，睡下來休息。

老鹿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他一邊走一邊不斷和他談話。『現在你得忍受一切痛苦。你千萬不要想躺下休息。這個念頭都不要去想牠。你這樣一想更會減少你的力量。你得救你自己，你明白麼？斑麋！救你自己，否則就沒有希望了。你要知道他正在你的後面，你懂嗎，斑麋！他會殘酷地把你殺死。來吧。緊緊跟着我。一下子便平安了。你一定得平安渡過這個難關。』

斑麋實在沒有餘力去思索。他的傷口動一動就痛一陣。這痛楚使他害怕，使他失去理智。肩頭上那一股沸燙的熱流，燒灼着他的全身。

老鹿兜了一個大圈子。這須要相當時間。斑麋在痛楚昏迷之中，忽然發現他們又從那棵大橡樹旁邊走過。

老鹿停下來，在地下嗅了一陣。「他還在這兒，」他低聲告訴斑麋。「這是他，這是他的狗。來吧，趕快！」他們又跑了。

忽然間老鹿又停下了。「你看，」他說，「這就是你剛才倒下的地方。」斑麋看見一塊壓皺了的草，一汪從他身上流出來的血，浸濕了一大片土地。

老鹿在血漬四週疲倦地聞了一遍。他們都在這兒，他和他的狗，「走吧。」他說。他一面嗅，一面慢慢地向前走去。

斑麋看見灌木葉和草莖上閃着一點點的血斑，「這地方我們剛才已經走過的了，」他想。但是他說不出來。

「哈！」老鹿高興地說，「現在我們在他們後面了。」

他在原路上走了一陣。於是突然回轉身去，又開始一個新的圈子。斑麋搖搖抖抖地跟在後面。他們又走到老橡樹跟前，可是這次卻在橡樹的另一邊。他們二次經過斑麋倒下的地方。這時候老鹿又換了一個新方向。

「吃這個，」老鹿忽然停下來命令他，把四週的草踢開了。他指着貼近地面上的兩片短小深綠色的葉子。

斑麋聽了他的話把兩片葉子吃了，味道極苦，並且極難聞。

『你現在覺得怎麼了？』老鹿隔了一會兒問道。

『好些了，』斑麋很快地回答。他忽然會說話了。他的知覺清楚了一點，他的疲乏也減少一點了。

『那末，我們再走一陣，』老鹿停了一停吩咐他。斑麋又跟着他走了好久。後來他說『好了！』他們才停下來。

『血止了，』老鹿說，『傷口裏的血已經停止了。牠已經流完了。現在再不會洩漏你的行止了。他和他們的狗，再也找不到你了。』

老鹿的樣子極度辛苦困乏，可是他的語氣很愉快。『來吧，』他說，『現在你可以休息了。』

他們走到一道很寬闊的深溝旁邊，這道深溝的對面，斑麋始終沒有去過。老鹿先走了下去，斑麋跟着也下去了，但是要爬上對面那座峻陡的斜坡，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傷口又在痛了，痛得很利害。他且躡且行的掙扎着，結果還是跌倒了，他累得祇喘氣。

『我不能幫你的忙，』老鹿說，『你得自己起來。』斑麋好不容易爬到了頂上，他覺得肩項上的熱血又在流了。他覺得他的力量在二度衰落下去。

『你不流血了，』老鹿說。『我知道還會流的，但是流得不多，』他自言自語地說，

『現在沒有什麼關係了。』

他們緩緩地走過了一座高大的橡樹林，那兒的地很平很軟。他們很舒適地在上面走着。斑麋祇想躺下來，伸直了四肢靜靜的在這兒睡一下。他再也走不動了。他頭痛，耳朵作響，神經震顫，熱度猖獗，眼睛發黑。他除了渴望休息和驚異自己生命的重大變動和毀傷之外，什麼感覺都沒有。他記得當天早上他還是好好的在林中散步。這祇是一小時以前。事情，現在看起來，卻像是一個遼遠而渺茫的回憶了。

他們穿過一座茂密的橡樹和山茶莢的森林。一棵巨大的山毛櫸的樹幹橫在他們面前，擋住了他們的去路。這樹幹裏面是空的，四週密密層層長滿了灌木。

『到了，』斑麋聽得老鹿說。他走進了橡樹洞，斑麋走在他旁邊，差一點又跌倒在前面的洞裏。

『就是這兒了，』這時候老鹿說，『你就在這兒躺下吧。』

斑麋躺了下去，再也動不動了。

這個洞比橡樹幹要低得多，恰好像一個小房間，上面厚厚的蓋滿了灌木，所以躲在裏面是最安全的。

『你在這兒是沒有危險的，』老鹿說。

日子便這樣一天天過去。

斑麋睡的是溫暖的土地，蓋的是倒下的樹幹的朽木。他覺得他的創痛一陣陣加緊，於是逐漸減輕，逐漸停止了。

有時候，他爬出來，虛弱地搖搖幌幌站一會；有時候，他僵硬地走幾步，找點東西吃。他現在吃一些以前不注意的植物。並且覺得牠們那種特別刺激的辛辣味十分可口。凡是以前憎惡的，或者偶一不小心吃到嘴，一定要吐掉的東西，都變得怪開胃的了。有好些小葉子和粗短的嫩芽，他還是不喜歡，但是他都勉強吃下去，這樣他的傷口復元得快一點。他覺得他的力量也恢復了。

他好了，但是還沒有離開那個洞，他往往在深夜裏出來走一下，但是白天祇靜靜地躺在他的床上。在夜熱度完全退消之後，斑麋才開始回想遭次的遭遇。於是一種不可抵禦的恐懼抓住了他，從內心發出一陣震顛。他沒有方法擺脫這種恐懼。他再不敢站起來和以前一般奔馳了。他躺在那裏不動，心裏卻十分煩惱。他不斷在恐懼，羞慚，迷惑，和煩惱之打轉。有時他感覺到完全絕望，有時又覺得很快活。

老鹿時常和他在一起。頭幾天他日夜不息地陪着斑麋。後來有時離開他，尤其在他深思的時候。但是他卻從不走遠。

一天傍晚，雷電交加，大雨傾盆之後，天氣清朗可愛，夕陽照遍了整個樹林，山鳥在附近樹巔上唱歌，梅花雀婉轉輕啼，田鼠躲在灌木林中啾啾，草叢和茂林深處，野雉不時送來一聲

一聲粗厲的鏗鏗然的呼聲。啄木鳥笑得真興奮，白鴿的求愛充滿了熱情。

斑麋爬到洞外。生命是美麗的。老鹿正站在那兒好像在等他似的。他們一路走着，從此斑麋和老鹿都沒有再回到這個洞裏來了。

二十二

一天夜裏，正當晚秋天氣，空氣裏充滿了颼颼的落葉聲。貓頭鷹躲在樹枝中間銳利地叫了一聲，於是悄悄等待着。

但是斑麋早就從稀疏的樹葉中間看見他了，他停了下來。

貓頭鷹故意飛近一點，使勁又大叫了一聲。等了一會兒。斑麋還是不響。這下貓頭鷹可忍耐不住了。『你不怕嗎？』他很高興地問。

『喔，』斑麋說，『少許一點兒。』

『噢，』貓頭鷹可生氣了。『少許一點兒，你平常不是很怕的嗎？看你那時吃驚的樣子真是怪有趣的。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現在你不過少許一點兒怕。少許一點兒。』他越說越生氣起來。

這隻貓頭鷹現在老了，所以他比以前更自大更敏感了。

斑麋想告訴他，『我從來就沒有怕過。』但是他決定保守這個秘密。看着貓頭鷹坐在那兒

生氣，他心裏覺得不安，他安慰他說，「也許是因為我正想着你。」

「什麼？」貓頭鷹又快活了，「你真的想到我？」

「真的，」斑點說，「當我一聽到你的叫聲，我便想起你了。不然，我豈不要嚇一大跳。」

「你說的是真的嗎？」貓頭鷹柔聲問道。

斑點不忍心再否認。這究竟有什麼關係呢？讓這個老孩子開心一下吧。

「當然是真的，」他說，「我真歡喜在不提防的時候驟然聽見你一叫，我遍身都會興奮緊張起來。」

貓頭鷹聳起了他的羽毛，成了一團灰褐色的毛團。他真開心了。「你真好，還時時想起

我，」他溫柔地說，「你真好。我們好久不見了。」

「很久不見了，」斑點說。

「你現在不走從前那條小路了，是不是？」貓頭鷹問他。

「不，」斑點說，「我現在不走小路了。」

「我現在對於世故也比以前深得多了，」貓頭鷹誇張地說。他可不提起他怎麼樣被一個兇狠年青的對手把他從老窠裏趕了出來。「你不可以在一個地方住得太久，」他說了這句便停下來，聽斑點如何回答。

但是斑麋已經走開了。現在他完全學會了老鹿那種無聲無息驟然隱沒的方法。

這太使貓頭鷹難堪了。『笑話……』他自己對自已說。他抖抖羽毛，嘴尖伸在胸膛裏，默默的發着牢騷，『你不要想和大人物做朋友。他們好的時候滿嘴都是蜜糖，可是不耍你的時候，他才不理你呢，你祇好一個子坐在這兒發呆，就和我現在一樣……』

忽然間他和石子一般從樹枝上掉了下來。他發現了一只老鼠，老鼠在他的鐵爪之下祇叫了一聲。貓頭鷹正當一肚子怒氣無處發洩，他立刻把老鼠撕成幾塊，一塊塊往嘴裏塞，吃得比平常更快。吃完之後，他又飛了上去。『你們這班大人物對於我有什麼用處？』他問，『一點用處沒有。』他開始銳利地大叫了一陣，一對睡着的鴿子，嚇得拍拍翅膀飛了。

森林中一連幾天大風雨，把樹上的葉子完全吹落了。樹木精光的屹立在那兒。天才發白，曉色微茫，斑麋在回去的路上徘徊，想回到樹穴裏和老鹿去睡覺。

一個清脆的聲音急促地喊着。他停下來。接着看見一隻松鼠從樹枝上匆匆忙忙爬了下來，在他前面的低枝上坐着。

『真是你嗎？』他驚喜欲狂地叫着。『你走過我面前，我就認出來了，但是我再想不到……』

『你從那兒搬來的？』斑麋問。

這張愉快的小臉立刻佈滿了憂色，『那棵橡樹沒有了，』他開始悽惋地說，『我那株華美

的老橡樹，你還記得嗎？太可怕了。他把他砍了。」

斑麋悲哀地垂下了頭。想起那株老橡樹，心裏不禁一陣難受。

「這件事發生之後，」松鼠報告他，「住在樹上的人便一齊飛開了，看着他一個巨大發亮的牙齒在樹幹上鑿了進去。橡樹負痛大聲哼了一聲，於是牙齒不斷地咬，他不斷呻吟，聽了實在可怕。結果這株可憐的橡樹往草地上倒了下去，大家都哭了。」

斑麋默然。

「所以，」松鼠歎息着說，「他什麼都做不到。他是萬能的。」他豎起了兩個耳朵，瞪着一對大眼睛對斑麋望着。但是斑麋還是一言不發。

「從此之後，我們都無家可歸了，」松鼠接下去說。「我不知道別人分散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搜到了這兒。可是匆促間再也找不到一棵和以前那麼好的樹。」

「那株老橡樹，」斑麋自言自語地說，「我從小便認識他的。」

「噢，」松鼠說，「想不到今天真會碰到你，」他又快活了。「大家都說你一定早就死了。當然有些人有時還說你還活着。有一次有人還說看見你的。但是誰也得不到證據。所以我也一直不敢相信。」松鼠質問地對他看了一眼，「因為你從來沒有回來過。」

斑麋明白他是如何地疑惑，並且如何急切地想得到一個答復。

斑麋一聲不響。不過他心裏也隱隱地激起了一陣好奇。他想問關於菲琳，伊娜姨母，羅

諾，凱洛斯，和所有那些小時候同伴的消息。然而他總於忍住了。

這松鼠還坐在他面前，又把斑麋觀察了一番。「多麼好的角！多麼好的角！整個森林裏除老王子之外，再沒有比得過你的了。」

以前斑麋聽到這種讚賞，是會感覺到無上的快慰高興的。現在他祇淡淡的說了一句，「恐怕你是對的。」

松鼠連忙點點頭。「可是，」他驚奇地說道，「你的頭已經有點灰白了。」斑麋又走開了。

松鼠知道這次談話已經終止，他在樹枝上一面跳過來，一面叫道，「再見呀，再見。我很高興今天碰見你。假使我遇到你的熟人，我一定要告訴他們你還活着。他們不知道會多高興呢。」

斑麋聽他如此說，心裏又起了一陣激動。但是他什麼都不說。當他極小的時候，老鹿便告訴他要獨立過活，從此之後，老鹿傳授給他許多智慧和祕密。而一切傳授之中，這一點卻是首要，你得獨自過活。假使你要保全你自己，假使你懂得什麼叫生存，假使你要獲得智慧，你得獨自過活。

有一次斑麋曾經反問過，「但是，我們現在卻常常在一起呢？」

「這不過是暫時的，」老鹿很快地回答他。這祇是幾星期以前的事。現在斑麋忽然想起老

鹿第一次和他說的話，也是教訓他要獨立。記得那一天斑麋還是一個小孩子，喊着媽媽，老鹿跑過來問他，『你一個子不會過了嗎？』

斑麋深思地走着。

二十三

森林披上了厚大的白外套，又是雪季了。祇有幾隻烏鴉在互相招呼，喜鵲斷斷續續地吱吱談天。田鼠的啁啾也是細弱無力的。雪愈下愈重，於是一切聲音都靜止了。空中吼着一陣陣的冷風。

一天早上犬吠聲打破了這林中的寂靜。

這一連串急促的吶喊迅速地傳遍了全林，急迫，響亮，夾着一聲聲狂驟。

斑麋睡在樹幹底下的洞裏，抬起了頭，他望望躺在他旁邊的老鹿。

『沒有關係的，』老鹿回答他的凝望，『不關我們的事。』

他們諦聽着。

他們躲在洞裏，上面蓋着那株老樺樹的樹幹。地面上的厚雪擋住了寒風的侵入，而洞口那叢雜亂的樹枝把他們嚴密地遮住，任何好奇的眼睛也看不到他們。

犬吠聲愈來愈近。忿怒，急切，而殘酷。好像是一隻小獵犬的呼聲。他一步步在過來。

這時候他們又聽到另外一種急切的喘息。在忿怒的犬吠聲中，他們聽到一聲悲痛的咆哮。斑麋有些慌張，但是老鹿安慰他說，「我們不用怕的。」他們靜靜地躺在洞裏窺望着。

足音從樹枝間一步步走近，樹枝上的積雪受震落了下來，地上的雪也飛起了團團的雪花。一隻狐狸從雪堆，草莖，和樹枝之間，且逃且隱的溜了出來，他們猜得很對，後面跟着一隻短腿的小獵狗。

狐狸的一隻前腳受了傷，一塊皮肉掛了下來。他舉起受傷的前腳，血往下直流。他劇烈地喘息着。驚惶方盡地呆在那兒。他恐怖憤怒，似將發狂。情形危險萬分，而且也疲敵不堪了。

他不時回過頭去咆哮一下，獵犬一驚便退後幾步。

後來，他坐在他的後腿上。他沒有力氣再走了。他舉起了那隻割裂的前腿，張大了口對着那隻狗嗥叫。

可是這隻狗的叫喊卻一直沒有停止。他尖銳的吠聲越叫越響。「這兒，」他叫道，「他在這兒了！這兒！這兒！這兒！」他並不在詈罵狐狸。他也不是對他講，他是在催促遠遠的後面的人。

斑麋和老鹿都知道他喊的是他。

狐狸也知道。他傷口裏的血沿着前胸一路流下來，雪白的地上顯得格外鮮紅，於是又緩緩

地流開去。

狐狸實在支持不住了。他的前腳無力地跌了下去，可是冰冷的雪刺激着他的傷口，一陣陣痛，他掙扎着又把牠那巍巍的舉了起來。

『放了我罷』，狐狸開始懇求，『放了我罷。』他實在沒有辦法了。

『不！不！不！』狗嗥着。

狐狸哀求道。『我們是同種的，』他說，『我們差不多是兄弟。放我回去罷。至少讓我死在家裏。我們差不多是兄弟。』

『不！不！不！』狗恨恨地說。

狐狸筆直地坐了起來。漂亮的尖嘴擱在流着血的前胸，睜大了眼睛望着他的臉，用一種沉痛的聲調罵道，『不要臉的東西，你這個奸細！』

『不是！不是！不是！』狗叫着。

但是狐狸接下去罵道，『你是個叛逆，你是個流氓。』他那殘廢的身子氣得發抖。『你這探子』，他叫道，『你這壞蛋，他找不到我們，你卻會追了來。你出賣我們，出賣你自己的骨肉，出賣我——你的兄弟。你站在這裏卻不知羞恥！』

一下子有許多聲音從各方面叫了起來。

『奸細！探子！流氓！壞蛋！』屋烏，喜鵲，鼯鼠，和雪貂一齊叫了起來。

每棵樹上都充滿了嘈雜的詈罵和呼喊。樹頂上烏鴉在罵『奸細！奸細！』大家都從樹枝裏或者地面上藏身的地方衝了出來，看着外面的爭噪。狐狸發洩的忿恨，激怒了他們。雪地上那灘鮮血，使他們看了發狂，因此把平時訓練有素的謹慎小心，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狗望着四週的詈罵。『你們這些是什麼？』他叫道，『你們要怎麼樣？你們懂些什麼？你們講些什麼？世上一切都是屬於他的，都和我一般。而我，我愛他，我崇拜他，我服從他。你們以為可以反抗他麼？你們這般可憐的傢伙！他是萬能的。他是至高無上的。世上的一切都是他的賜與。』這隻狗興奮得震顫不已。

『叛逆，』松鼠尖銳地叫着。

『對了，叛逆！』狐狸罵道。『世界上祇有你是一個叛逆，祇有你一個！』

這隻狗正熱狂於忠愛的情緒之中。『祇有我一個？』他叫道，『你胡說。他身邊不是有很多的隨從嗎？馬，牛，羊，雞，和許許多多你們本族的人都在崇拜他，服事他。』

『他們都是賤種，』狐狸不勝蔑視地咆哮着。

這下子狗再忍耐不住了，他對準了狐狸的喉嚨口撲了上去。狐狸咆哮着，狗猶猶叫着，在雪地上打滾。兩方面扭成一團，他們身上的毛片紛紛落了下來。雪花夾着血花四面飛濺。最後狐狸打不動了。他仰面躺在地上。抽了幾下便死了。

狗把他推幾下，於是讓他倒在踏滿了足跡的雪地上。他站在他身邊，挺直了四條狗腿，用

一種深長而高亢的調子叫道，「這兒！這兒！他在這兒！」別的人都駭極而逃了。

「可怕，」斑麋在洞裏面低低地對老鹿說。

「最可怕的是一般的狗都相信剛才這隻獵犬所說的話，」老鹿說。「他們真相信，他們自己一生也充滿了恐怖，他們憎恨他和他們自己，可是他們執迷不悟，爲了他死也願意。」

二十四

仲冬時候，森林裏來了一陣熱流，把寒氣衝散了。地面吸進了大量的溶雪，一塊塊的大地露了出來。山鳥還沒有開始他們的歌唱，但是當他們從地面上起飛，或者在樹枝間上下跳躍的時候，他們常常吐露出一兩聲深長愉快的嘯鳴，和歌唱一般悅耳。啄木鳥偶爾也高興說說話，烏鴉和喜鵲卻已經在吱吱喳喳絮聒不休了。田鼠也起勁了。一羣野鷄，從窠裏撲了下來，站在一起，整理着他們的羽毛，叫着一聲聲粗獷的喉音。

這樣的一個清晨，斑麋照常在漫游。天將黎明時，他走到了那條深溝的旁邊，在這條他曾經居住過的深溝對面，他發現有什麼東西在移動。斑麋躲在樹林裏看着。一隻母鹿在緩步徘徊，找那沒有雪的地方，吃任何透了芽的小草。

斑麋想立刻回身走開，因爲他認出來那是菲琳。他的第一個衝動是想跳過去招呼她，但是

他卻生了根似的站着不動。他很久沒有遇見菲琳了。他的心開始急劇跳動。菲琳的行動如此遲慢，大有不勝疲憊憂鬱之態。他現在長得極像他的母親。斑廐訝異而沉痛地發現她已經和伊娜繞母一樣的老了。

菲琳抬起了她的頭，朝這面凝視着，她似乎也感覺到斑廐在那兒了。斑廐又想跳過去，但是他又停住了，躊躇不動。

他看見菲琳衰老灰白了。

「活潑伶俐的菲琳，她以前多麼可愛嘞，」他想，「多麼豔麗！」他的整個青春忽然間在他眼前閃動着。那片草原，那些和他母親一塊兒走着的小路，同哥布和菲琳一起玩的種種游嬉，可愛的蚱蜢和蝴蝶，對凱洛斯和羅諾的格鬪，終於把菲琳搶到了手裏。他覺得一喜悅，同時他又一陣震顫。

菲琳走了，垂着頭在極度迂緩極度憂鬱和疲乏的步伐中走了。在這一剎那，斑廐不勝感動地愛着她。他想跳過這條使他 and 外界隔絕的溝溝，他想追上去和她談話，談些他們年青時候的事情和一切別的遭遇。

他看她走遠去，一直穿過那些赤裸裸的枝幹，便不見了。

他呆站在那兒遙望着。

忽然間轟然一聲。斑廐嚇得縮了起來。這響聲就在他站的地方爆裂，正在他的旁邊。

接連又是兩響。

斑麋一跳跳進了一個小樹林，於是站下來聽着。什麼動靜都沒有。他偷偷的逃了回去。

老鹿已經先在那兒了。他還沒有躺下去，正站在樹幹邊等待。

「你在那裏耽擱了這樣久？」他嚴肅地問斑麋。斑麋卻不響。

「你聽到了沒有？」隔了一下老鹿又問。

「聽到了，」斑麋說，「三聲。他一定在樹林裏了。」

「當然，」老鹿點點頭，接着他換了一種特別的音調說道，「他在樹林中了，我們一定要

出去。」

「到什麼地方去？」斑麋不禁問他。

「到他那兒去，」老鹿莊嚴地說。

斑麋聽了一嚇。

「不用怕，」老鹿說，「放大了膽子跟我來。我很高興可以同你去看。……」他遲疑一下，溫和地接下去說，「在我離開你之前。」

斑麋訝異地望着老鹿。驟然間他發現他的樣子是多麼蒼老啊！他的頭完全灰白了。他的臉憔悴不堪。眼睛裏那兩道深沉光芒消失了，變了一種虛弱的綠光，好像瞎的一般。

斑麋和老鹿沒有走多少路，便聞到了第一陣使他們驚心動魄的辛辣味。

斑麋停了一下，但是老鹿卻一直對着那股氣息走前去，斑麋不安地跟着。

這可怕的氣味一陣陣加重。然而老鹿依然向前走去。斑麋祇想潛逃。他整個身心都被這個念頭激盪着。但是他竭力自制，緊緊地隨在老鹿旁邊。

後來那陣惡味重得把一切別的氣味都蓋住，呼吸都十分困難。

「他就在這兒，」老鹿說着轉了過去。

斑麋在樹枝隙縫裏看見他蹲在前面一堆踏亂了的雪地上。

一陣遏止不住的恐懼襲擊着斑麋，他向上一蹶，預備逃走。

「停住，」他聽得老鹿在叫。斑麋回過來，看見老鹿靜靜地就站在他的旁邊。斑麋實在太迷惑了，爲了順從老鹿的命令，爲了滿足自己無窮的好奇和期望，他走近了幾步。

「走近一點，不要怕，」老鹿說。

他倒在那兒，慘白沒有毛的臉向上，他的帽子跌在旁邊的雪地上。斑麋從來不認得帽子，還以爲他那可怕的頭被砍成兩半了。這個強盜胸前的襯衣被一個鮮紅的傷口打破了，血往外流着。他的頭髮和鼻子上全是血漬。地上也流了一大塊，雪受熱都在化了。

「我們可以站在他身邊而不用害怕了，」老鹿說。

斑麋望望倒在地上的尸體，他的四肢和皮膚是這樣的奇形怪狀和可怕。他望望他那沒有光向上呆望着的死眼睛。斑麋不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

「斑麋，」老虎說，「你還記得哥布和狗所說的話麼？他們的見解是怎麼的？你還記得嗎？」

斑麋不能回答他的問題。

「你看，斑麋，」老虎接下去說道，「你看他躺在這兒死了，和我們的遭遇一樣！記好，斑麋。他並不是他們所說的萬能的。世上的一切也決不是他的賜與。他並不比我們高明。他和我們是一樣的。他也同樣有他的恐怖，需要和痛苦。他也會和我們一般被殺，也和我們一般毫無辦法地躺在地上，正和現在你所看見的一樣。」

停了一下。

「你明白我的話嗎，斑麋？」老虎問。

「我有一點明白了，」斑麋低低地說。

「那末把你的意思說出來，」老虎吩咐他。

斑麋一陣感奮，他震抖地說道，「另外有一個他在我們之上，在我們和他的上面。」

「現在我可以離開你了，」老虎說。

他回過去，他們在一塊兒散步。

一會兒，老虎在一株高大的橡樹前面，停了下來，「不要再跟我走了，斑麋，」他鎮定地說，「我的時候到了。現在我要去找一個安身的地方了。」

斑麋想說話。

『不要，』老鹿阻止他說，『不要再說什麼。在這個最後的一刻，我們都是單獨過去的。再會吧，我的孩子。我愛你。』

二十五

夏天，一早就很熱。沒有一絲風，也沒有一點清晨的涼氣。太陽好像比平日升得更快。牠一起來便和一把火炬似的射出了無數閃爍的光線。

草原上和枝葉上的露水一下子都被他吸乾了。整個大地乾燥得開了裂。森林中一大早就變得靜無聲。祇聽得啄木鳥在斷斷續續地鎚擊，和鴿子那無休無止的求愛。

斑麋站在叢林深處一小片空地上。

一羣小飛蟲在陽光之中繞着他的頭飛舞。

斑麋身邊那座樺樹的葉子裏起了一陣營營聲，一隻很大的小硬殼蟲爬了出來，慢慢地飛了。他在那羣小飛蟲當中飛着，漸漸飛高，一直飛到樹頂上，預備去睡覺了。他的硬殼把他包得緊緊的，翅翼振顫着。

小飛蟲在他飛過的時候散了開去，等他飛去之後又集合攏來了。他那深褐色的身體上飛轉着一對玻璃似的發光的翅翼，在陽光中一閃便不見了。

『你們看見了沒有？』小飛蟲互相在問。

『就是那隻老硬殼蟲，』別的老說。

其餘的小飛蟲說道，『他的子孫都死了。祇剩他一個。祇有他一個活着。』

『他可以活多久呢？』有些小飛蟲問。

別的回答道，『我們也不知道。他有幾個子孫也很長壽的。他們差不多看見了三四十次太陽呢；究竟多少，我們也不得而知。我們的壽命也算長的了，可是我們至多只看見一二次日出。』

『這隻老硬殼蟲到底活了多久了？』一隻極小的飛蟲問道。

『他是全家最長命的。他是一個老古貨了。他所看見的事和所經歷的事情，決不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

斑樂走開了。『真是小蟲的驚見，』他想着。『小蟲的驚見。』

他耳朵裏聽到一聲細弱驚惶的呼聲。

他靜聽一下，朝着那呼聲走近去。用他那早就學會了的幽寂的步法在茂密的林木中移動。呼聲又繼續了，迫切悲慘。小鹿在悲鳴，『媽媽！媽媽！』

斑樂隨着那呼聲穿了过去。

兩隻穿着紅衣服的小鹿並肩站在一起，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孤苦無依，徬徨若失。

『媽媽！媽媽！』他們叫着。

他們什麼都沒有感覺到，斑麋卻已經站在他們的面前了。他們莫名其妙對他默望着。

『你們的母親現在沒有功夫來管你們。』斑麋厲聲地說。

他對準了哥哥的眼睛看着問道，『你一個子不會過了嗎？』

小哥哥和小妹妹都嚇呆了。

在這兩個小東西還沒有清醒以前，斑麋一回身又穿枝度葉地不見了。他向前走着。

『我很歡喜那個小傢伙，』他想，『也許等他長大一點，我還會碰到他的……』

他繼續前進。『這個女孩也不錯，』他想。『菲琳小時候便是這樣的。』

他一直走着，漸漸地隱沒在森林中便不見了。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安圖字第八七〇號

371215

